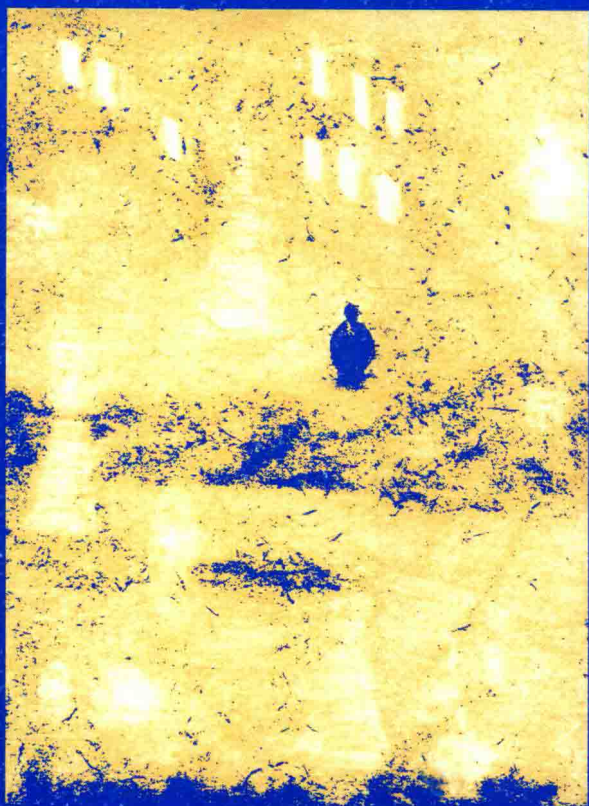


黃碧雲

烈佬傳



有一天，
你會發覺你一無所有。

黃碧雲



烈佬傳

智慧田 103
黃碧雲◎著

烈佬傳

出版者：大田出版有限公司

台北市 104 中山北路二段 26 巷 2 號 2 樓

E-mail：titan3@ms2.hinet.net <http://www.titan3.com.tw>

編輯部專線：(02) 2369-6315 傳真：(02) 23691275

【如果您對本書或本出版公司有任何意見，歡迎來電】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 397 號

法律顧問：甘龍強律師

總編輯：莊培園

主編：蔡鳳儀

編輯：蔡曉玲

企劃統籌：李嘉琪

行銷統籌：蔡雅如

校對：蘇淑惠、黃碧雲、蔡鳳儀

視覺構成：好春設計、陳佩琦

承製：知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：(04) 23581803

初版：二〇一二年(民國 101)十二月三十日 定價 250 元

總經銷：知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：15060393

(台北公司) 台北市 106 羅斯福路二段 95 號 4 樓之 3

電話：(02) 23672044/23672047 傳真：(02) 23635741

(台中公司) 台中市 407 工業 30 路 1 號

電話：(04) 23595819 傳真：(04) 23595493

國際書碼：978-986-179-268-2 CIP：857.7/101021280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

目錄

此處

0
0
5

那處

0
5
1

彼處

1
1
3

黃碧雲



烈佬傳

智慧田 103

黃碧雲◎著

烈佬傳

出版者：大田出版有限公司

台北市 104 中山北路二段 26 巷 2 號 2 樓

E-mail : titan3@ms22.hinet.net <http://www.titan3.com.tw>

編輯部專線：(02) 2369-6315 傳真：(02) 23691275

【如果您對本書或本出版公司有任何意見・歡迎來電】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 397 號

法律顧問：甘龍強律師

總編輯：莊培園

主編：蔡鳳儀

編輯：蔡曉玲

企劃統籌：李嘉琪

行銷統籌：蔡雅如

校對：蘇淑惠、黃碧雲、蔡鳳儀

視覺構成：好春設計・陳佩琦

承製：知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：(04) 23581803

初版：二〇一二年(民國 101)十二月三十日 定價 250 元

總經銷：知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：15060393

(台北公司) 台北市 106 羅斯福路二段 95 號 4 樓之 3

電話：(02) 23672044/23672047 傳真：(02) 23635741

(台中公司) 台中市 407 工業 30 路 1 號

電話：(04) 23595819 傳真：(04) 23595493

國際書碼：978-986-179-268-2 CIP：857.7/101021280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

此處



在車衣位我望著衣車有多久，我都不知。先生叫我，我立即推褲頭入去車，先生說，要見阿一。我說又開邊瓣，我又沒賭錢，火機個個都有，沒理由因個火機召我入房。

第一車衣期成班所員望著我。

入到房我就記得，明天要放我出冊。阿一還是那個大哨，頭髮白了不少，人好像縮小了，沒以前那麼惡死。

他見到我居然笑，說，有個職員來接你，你出去住宿舍。我說，住哪裡都一樣。大哨就說，周末難，你知道嗎，你不知道我提提你，你六十歲了。我說，這又怎樣。大哨說，你自己想，你要怎樣。

每次出冊都急不及待，這一次，我離開阿一間房，行得好慢。

監房四四方方，白裡帶灰，沒甚麼好看。

很少抬頭望天，叫我走，即我隨時可以看見天。

但天也沒有甚麼好看，藍藍灰灰。

我問先生，我人工有幾多錢，先生說，會幫你計。你出去住院舍，社工會幫你申請綜援，都不用甚麼錢。

阿牛死了，大佬死了。阿爸我沒送他終，阿妹沒聯絡。

* 為編輯說明
◎ 為作者說明

* 出冊：
出獄。

灣仔修頓那班兄弟，行正的行正，老的老，一身病，斷手斷腳，死的死一個少一個。後生的我都不認識。

在漆咸道公園如果沒識到阿生，沒和阿生去踩單車，我沒去到灣仔，我留在尖沙嘴，不知我會不會和阿爸一樣，做裁縫，上海師傅。

和我一起玩那個大衛仔，我識到阿生後，沒跟我們去踩單車，後來他阿爸送他去巴黎，學剪頭髮，後來在中環開了間飛髮舖，一定收得很貴，那些地方。他住在灣仔星街，有一次我在灣仔碰到他，他還認得我，叫我小難。阿爸來公園接我回家，大衛仔見過阿爸，聽到阿爸這樣叫我，他跟著叫。

我在柯士甸道漆咸道口那間言教小學讀書，留級再讀一年級，第三天上學，無法坐得定，便逃學，回到漆咸道公園玩。這時阿生從澳門偷走回香港，在公園和我打波子，他晚上在公園睡。

一天阿爸給我和阿妹五毫子吃飯，我和阿生兩份，一個麵包兩個人吃，一支汽水兩個人飲，到下午三點幾便肚餓，賭波子我輸了給阿生，阿生說，我們去天星碼頭開車門，賺到錢，你還我。

有班小孩在開車門，開車門是要打的，我走過去將帶頭那個小孩推開，扭在地上，打了一陣，阿生在叫，走吧走吧，警察來了。其他的小孩聽到警察來了，都散走。

有個金髮鬼婆，見我們打交，很好人，每人給我們一元。

有二元，買個麵包兩毫，還有錢租單車，一元按金，五毫一個鐘，要留下證件，阿生偷走帶到兒童證，就放下給單車舖。我們在公園踩幾踩，阿生帶我坐渡海輪，過海一毫，兩個人推一架單車，坐樓下，好大風，海好藍。去到灣仔，阿生識路，他阿叔有個兄弟，在灣仔搵食，有條嘍叫阿牛，去酒吧搵到阿牛，阿牛說，不如跟我們搵食。那晚我便和阿生阿牛，在酒吧睡，沒有回家，回家阿爸都是睡，不知我有沒有回家，阿妹好乖，天天返學，聽阿爸話，放學便在房間做功課。單車也沒有還，以後有單車用，阿生兒童證掉在單車舖不要。我身上還穿著言教學校的校服，白衫藍褲，那年我十一歲。

在上海已經讀到二年級，來到香港，不會講廣東話，沒讀書。到學會廣東話才返學，讀一年級，但我不喜歡返學。

* 打交：
打架。

阿牛說，入得酒吧，要見大佬。跟大佬搵食，有班兄弟，有吃有住，有錢賺，有人一齊玩。阿牛說要收我三十六個六，給大佬的入門利是，我說和阿生兩份行不行，我們哪裡有錢。阿牛就給我和阿生各一個利是封，說，你們出糧要還，小姐會給你打賞的，一個月總共會有六七十元。原來可以賺那麼多錢，怪不得還有一個阿物，不知他哪裡玩的，都要入會。

酒吧黑漆漆，無日無夜，阿生說，你們打開門掃地。大佬今天下午會回來。

掃完地沒甚麼做，阿生教我玩啤牌，酒吧檯很高，我們坐在地上，拖一個紙皮箱玩，沒錢，玩火柴，每人分五十開始。

阿牛踢我們紙皮箱，說，大佬回來了。我卻見到兩個人走入來，不知哪一個是大佬。

原來兩個都不是。這時有個男人，頭髮長長，穿一件花恤衫，頸上戴一條粗金鍊，一個金牌，手上又戴另一條粗金鍊，戴著一個金絲太陽眼鏡走進來，酒吧黑漆漆，那個人眼鏡也不除。阿牛說，叫大佬，我和阿生便叫，大佬。那個人望一望我，說，做乜還著一套校服，阿牛你去和他買套恤衫西褲，買對皮鞋，就從褲袋掏出一個銀包，抽出一張紅底。阿牛問，

*也：
什。

買一套還是兩套。大佬又抽多兩張紅底，指著阿生，說，也給他買一套，你不是說想買牛仔褲，大佬將錢給阿牛，說，你也買條新褲。阿牛說，多謝大佬，又拉我，說，你站在這裡粒聲不出做乜，我講乜你講乜，我便說，買一套還是買兩套，大佬便笑了起來，說，醒啲喇，講啲乜話，不是上海仔。

在灣仔他們就叫我上海仔，我真名都沒人知。

後來還有一個大上海，見習騎師。

那場大戲，好恐怖，有個壇，有個壇主，著件白袍，頭縛紅結繩，似茅山師傅，幫死人打齋。

在酒吧做了幾個月，開門關門，有人打交，一地玻璃便掃地，日頭睡覺，睡到下午兩點，出去吃碗麵，回來拉個紙皮箱，開檔玩十三張，五點鐘酒吧便開門，小姐七八點才返工，有個灰嫂，看收銀機，她回來便叫我們做乜做乜，又洗廁所，又抹杯，總之不讓我們白坐，說你們收人工的，又後生。大佬不是天天回來，回來也沒有定時，有時下午，有時大佬回來我們已睡，酒吧關門，我們開張帆布床，推開高檯高凳，睡時已天光。

一天阿牛叫我，明天要穿大佬給錢買那套衣服，去飛個髮，叫師父要吹好，落髮蠟，阿生阿物都一樣。原來是要做大戲。

帶到我們去李節街，樓下士多，士多裡面好多人躺著，滿地針筒錫紙，果汁樽，穿過去可以上二樓，二樓空蕩蕩，有幾張摺椅，有個神位，紅色燈膽，有個關公，有香爐，點著香，供有生果，生果不知放多久，皺皮又褪色。壇上掛著對聯，寫著「有忠心方可入門 無義氣請勿拈香」，祭壇中間有個木斗，桌上有燈有紙，有個紅盤，裝著花生，有針，有木籤筒，籤筒裡有黃紙。阿牛問過我生辰八字，我說我怎知，他說不知便亂寫，反正有幾個字，戊子年八月五日，阿牛說會叫秋哥寫，黃紙寫有我名，字，生辰，壇上還有單刀，筆墨，紅燭，荷包，剪刀，鏡，木拍板，念珠，有酒有糖，堆到滿一滿，壇後掛旗，還掛著藍燈籠，壇下縛著一隻雞，咯咯叫。

阿牛叫我們三個，穿白袍，著草鞋。

那個主持叫秋哥，瘦瘦小小，穿一件黑袍，阿牛說，他叫你做甚麼便做甚麼，沒事的。

那個秋哥，叫，傳新人，其實我們都在房間裡面，使乜傳，果然是做

* 士多：
商店。

戲。

還有一個，阿牛後來說是紅棍，叫灰哥，黑黑實實，頭髮長長，用刀背拍我三個背脊，點了香，燒了蠟燭，叫我們拜教主。這時秋哥開口唱詩，他唱一句，「義板橋頭過孟君，左銅右鐵不差分，朱家設下洪家過，不過此橋是外人」，我們唱一句。又叫我們發洪門三十六誓「自入洪門之後，爾之父母即我之父母，爾之兄弟姊妹即我之兄弟姊妹，爾妻我之嫂，爾子我之姪，如有違背，五雷誅滅」，「兄弟貨物，不得強買爭奪，如有恃強欺弱者，死在萬刀之下」，「立誓傳來有奸忠，四海兄弟一般同，忠心義氣公侯位，奸臣反骨刀下終」。最得人驚是大刀斬雞頭，公雞沒頭，身還在跳，血滴在酒杯，灰哥又燒黃紙，刺我們指頭，滴血入聖杯，一人喝一口，又腥又苦。

我頭暈身熱，幸好飲完血就做完。

大佬叫我們脫下白袍，說，以後大家是兄弟，你們不要成天在酒吧睡覺打啤牌，要出去賣嘢。原來賣那啲「嘢」，是白粉。

阿牛給我食煙，說有嘢，我就接過來食，不到幾分鐘就天旋地轉，想

嘔，我就走到廁所去嘔，又沒甚麼嘔出來。出來還是好暈，阿物說，第一次是這樣。

暈完好輕。好像自己是孫悟空，大鬧天宮，成個世界都在我腳下。

阿牛也沒騙我，當初沒甚麼癮，食又得，唔食又得，白粉都不用錢買，大佬有時會醒阿牛，有我就食，沒有就不食。

李節街那層樓，即我們上去做大戲那一層，樓下有間士多，有個豬頭婆在看檔，那個豬頭婆問大佬拿貨，貨在士多賣，賣一元一粒，那時一個巴士司機賺幾十元一個月。打完針會口渴，豬頭婆問士多，買白粉送果汁，士多裡面又有地方畀人烏眉，所以士多生意很好。豬頭婆還有個女，讀中學，放學穿著校服在士多幫手賣白粉。廚房在大坑，阿牛比我大幾年，有十五六歲，又長得高大，他去大坑廚房拖貨，拖到豬頭婆樓上，拆家打電話來訂貨。錢是秋哥收的，阿牛還小，大佬信不過他。

一拖拖十幾公斤，用個帆布袋袋著，坐電車，坐電車比較安全。

阿牛都不識死，後來我知，十幾公斤四仔，可以判二十年。

我就去李節街拿貨回來酒吧，有客就在酒吧賣嘢，酒吧的貨賣得貴，賣給鬼佬，一粒賣五元。

*畀：
給，被。

*烏眉：
打瞌睡。

◎帆布袋袋著：
廣東語法，第一個
袋是名詞，第二個
袋是動詞。

阿牛沒去拖貨送貨，就落來酒吧，酒吧未開門一樣拖個紙皮箱出來，賭十三張，現在我們有錢，賭錢。

有個阿公，我們見過，做大戲那個壇主，行來行去，見到我們賭錢便叫，有客了，還不做嘢，日光白白，哪裡有客，食白粉的人，睡到下午，阿牛爛賭，出去賣嘢，照舊和阿生阿物和我一起睡在酒吧，睡醒臉又不洗，牙又不刷，便叫派牌。

阿公走後，我問阿牛，阿公是大佬邊個，爲甚麼大佬還要跟大佬。阿牛說，阿公是大佬世叔伯，大佬阿爸以前是坐館，也就是阿公。他不想自己個仔行黑道，送個仔去英國讀書，大佬在曼徹斯特讀書時，已經開一架開篷寶馬。大佬還有一個家姐，也送到英國讀法律，現在是大狀，還有一個阿哥，跆拳道黑帶，現在在油麻地開了一間武館，他卻無心教拳，自己成日去外國參加比賽，打到成身傷。大佬阿哥也不肯行黑道，說自己只會用拳腳打人，用武器，見血，他說髒，沒道沒格。阿牛說，那些學武術的人，有武德的，師傅教不能隨便打人。我問這大佬爲甚麼後來又肯出來行，阿牛說，我不知道呀，啤啤同花筍，殺晒，快點畀錢。我顧著問，都無心擺牌，其實我啤啤吐，如果擺無吐吐，可以贏他一注，即輸少一注。

* 大狀：
大律師。

那天酒吧被人拉大鬧，啪嘯啪嘯的進來好多人。我們四個還在睡，嚇

到阿生立刻彈起，躲在阿牛身後，阿牛立刻叫大佬早晨，的哥早晨，又叫我，還不去倒茶，大佬舉手，意即不用了。這時門又推開，進來了秋哥，那時是冬天，他穿一件深藍絲綿襖，一條藍棉褲，著一對白襪，一對灰布鞋，戴著一對金絲眼鏡。灰哥也來了，那天在大戲場看不清楚，原來灰哥年紀也不大，二十歲左右，右手前臂紋了一隻老虎，左手前臂就紋了一個濃眉大眼，頭紮白巾，身搭白布，兩掌張開見五指，身染梅花血的好漢，寫著「武松」。灰哥天寒地凍，只穿一件白恤衫，胸前打開，見到胸口紋有一朵玫瑰，真是粗中有細，肩上縛著一件毛衣，西褲皮靴，小腿處有點脹鼓，他彎下身來，在皮靴裡抽出一把呎長牛肉刀，報紙包著刀鋒，大佬說，你傻的呀，帶著架生通街走，灰哥笑了笑，將刀收回。阿生阿物和我，端凳給他們坐下，圍了一個圓圈。大佬在銀包裡抽出一百元，給阿牛，說，你帶他們三個出去吃東西，吃完就回來。

我們出去盧押道大牌檔，叫小菜，但太早了，平日這個時候我們還在睡，沒胃口，吃不下，大碟大碟，我叫了京都骨，阿生叫了魚腸蒸蛋，都

*架生：
工具、武器、家
伙。

吃不下。

那天晚上阿牛打爛了三個酒杯，我說，灰嫂已經盯著你，你不要再打爛杯，阿牛說，又不是她出人工給我，我管她。到酒吧打烊，不見了阿牛和阿物，阿生說，他們出去斬人，都沒你和我的份。阿生和我，都長得矮小，阿牛比我們高足足一個頭。阿生說，阿物好驚，他說如果他死了，去找他阿媽通知她，地址寫在杯墊上，阿生在酒吧檯上找，不知那個杯墊掉到哪裡去了。

我和阿生，也不是想等阿牛阿物，但開了帆布床，還是睡不著。

阿牛回來了，我們沒落闌，阿牛推門便向廁所跑。我和阿生大家互望一眼，起身。

阿牛開著水喉，水流著，有一把刀，刀柄還有點血漬，刀身已經沖洗乾淨了，阿牛還在洗手，我見他那雙手，一直在發抖。阿生叫他，阿……牛。阿牛學大佬一樣，舉起手，即叫我們不要出聲。

他這樣一舉手，好像他已經是大人了，我們還是小孩子。

那天以後阿牛就沒有回來酒吧睡，他在李節街睡。阿物傷了，給送進羈留病房，告傷人十九，他還未夠十八歲，最多入感化院，大佬給阿牛阿

物，介紹一個律師仔，剛出來做的，阿牛保了出來，藐藐嘴，說，那個律師收得平。

很快便到我，阿牛說，未受過都不算是出來行。

我身上有貨，就在酒吧門口，給兩個差人逗，叫我，細路，你去邊。我說，我，酒吧裡面，阿生灰嫂，還有好多小姐，我說入酒吧，一定畀他們罵死，便說，我去廁所，其實我都不知道哪裡有廁所，我指指前面，茶餐廳。差人叫我雙手拍牆，一左一右夾著我，這時我見到大佬行過，好像不識我，推門入酒吧，我叫，大佬，門已經關上，灰嫂行出來說，阿哥，個細路有時幫我們開門，賺啲客界少少錢，我們和他，不很熟。我們和你們那個鬼頭麥堅倫，很熟，灰嫂說，你知喇，我們老闆留學英國的，和你們老細，算同聲同氣。酒吧有派片的，有個收租佬，幫那個三粒花麥堅倫收錢，再派。那兩個差人便拍開我雙手，推我入酒吧，說，下次小心些，我們都要交差。

很快便有下次，那次衰打交，灰嫂都保不住我。在盧押道大牌檔同個夥計打拳頭交，我說他菠蘿排骨飯只得三塊排骨，那夥計見過我，知我賣

* 差人：

警察。

* 細路：

指未成年者。

* 派片：

行賄派黑錢，有時

亦稱派鬼。

* 收租佬：

本身並非執法人

員，只是受僱代賣

汗集團收賄的人。

白粉，居然叫我白粉仔，你食白粉就食飽，使乜食飯，聽到我兩耳發熱，大牌檔還有很多其他人，阿生拉著我說不要搞事，我將一碟飯推下地，說我食白粉關你乜燃七事，你是我乜親，就打起來，有差人巡過，斷正，兩個都被落仔葉，帶回灣仔警署。

阿生沒事，我和那個夥計都被人告打交，我認罪，阿牛說我只有十四歲，認了都不過判感化，誰知要入教導所，那次入了十五個月，出來要守行爲三年。

阿牛阿生來馬坑接我，我都沒想到。老福叫我打電話，通知家人我出來，我說不用了，我都沒兄弟，家人又不理我。老福說，你不是有阿爸嗎，我說，阿爸當沒有我這個仔。我還是叫老福打了個電話去酒吧，找灰嫂，說是我姑媽，我出去會和姑媽住。見到阿生長高了些，我也長高了些，他還是和我差不多高。阿牛穿件黃色花恤衫，牛仔褲，穿條銅鷹扣黑皮帶，大熱天時還穿皮靴，我說你不熱，才見他成頭汗。赤柱的夏天，有蟬聲，好吵。上到六號巴士，老爺巴士，車窗都震動，也很吵。阿牛戴個太陽眼鏡，學足灰哥。在巴士上阿牛說，現在我們租了天台屋，大佬說不

*仔葉：

手銬。

◎老福：

指監房的福利官，負責犯人福利事宜，如通知家人有事等等。

要在酒吧睡。阿牛沒有說爲甚麼。阿生見阿牛在，沒講話，自己掏包煙出來抽，也沒有請我，阿牛一手搶了去，自己拿了一支，又給我一支，問我，裡面有沒有碰到熟人。我沒有答，因爲我知道，其實他都不想知道，不過沒甚麼話，找些話說說。

在灣仔落車，皇后大道東，紅磚大教堂對面，上六樓天台，一間木屋，鐵皮頂，有張碌架床，有個窗，好細，間屋似監倉，熱到頭暈。阿牛說開檔，你都很久沒開檔，其實我不特別想，那時始終癮淺。打完針好好烏，不覺熱，醒來已經天黑，阿牛落了酒吧，阿生這時才說，酒吧給人放火，藍月酒吧那邊做的。

那次他們到藍月酒吧搞的事，酒吧快打烊，灰哥帶著阿牛阿物，還有一夥人，見人就斬。

回到酒吧見到大佬，大佬說，你回來了，以後小心些。我說，知道。入了教導所後，我學會了不要駁嘴，人有人講，我有我想，要分清楚，甚麼人可以打交，甚麼人不能得罪。得罪那些不能得罪的人，自己吃虧，無謂。

講句知道，是，是，又不用死，口講而已。

出來行，誰跟你講真講心。

下星期廚房要開工，你和阿生一齊去，小心些，大佬說。

大佬坐在酒吧最裡面那張檯，檯面放一杯水，一塊象棋板，板上開了棋，卻沒有人和他捉。他跟我講話，我不知他有沒有講完，便站著等。他沒理我，自己動棋，行完紅棋行黑棋，行完黑棋又行紅棋，原來他自己和自己捉，見我站著，說，我已經說完了，你去找阿牛帶你去李節街。我沒敢問阿物在哪裡，阿牛會講。那時六七點，吃飯時間，酒吧很靜，還沒有客。大佬又揮一揮手，說，貨還未到，還是明天才去吧，你吃飯沒有。我說，我不餓。大佬望望我，說，你高了瘦了又黑了，在裡面很辛苦，我立正，幫辦和我們說話便立正，我說，習慣了。大佬便點點頭，說，好，好。見我望著棋盤，便說，你會不會捉棋，我教你，你坐。

這時大佬最像大佬，很有耐性，又很懂他要教我甚麼。

下了幾盤，大佬點頭說，不錯，很細心，記性很好。

我入來灣仔以來，第一次有人讚我，想不到只讚我捉棋好。

大佬推開棋盤，說，差不多了，你回去吧，小心行自己要行的路，記

*幫辦：

香港警隊督察。

著所有發生的事情，有一天，你會發覺你一無所有。

我不明白他說甚麼，但覺得大佬講得好悲。有甚麼好悲，大佬年輕有為，不像我們做小的，不知道前路怎樣，會不會成世都坐監。

廚房即製毒工場，在李節街近電車路二樓，還未入到去已經聞到一陣酸味。

阿牛帶到我和阿生入去，有個青雲傑，有個魷魚仔在開工。有兩個大玻璃斗，卜卜的滾著水。魷魚仔說你們初來，這裡將嗎啡磚，魷魚仔給我們一塊磚，咖啡色，有包裝紙寫著「雙獅地球牌 提防假冒」，加無水醋酸，這裡再加熱，加水，加哥洛方，再沉澱，這時還有雜質，加奎寧，土的連，阿士匹靈，成品是三仔，加梳打，再加酒精，鹽酸，最後加石灰，成品就是四仔，入焗爐焗乾，打碎，再焗乾，包裝，從頭到尾要兩日，開了工就不能出去，這裡有公仔麵和餅乾可以食，我和阿生眼望眼，原來這麼辛苦，魷魚仔說，這裡有兩張床可以睡一睡，做完一批貨可以休息，有貨來再開工。

捱了兩天我都散，成身痛，阿生說，好難捱，開完工不如叫阿牛帶我

們落舞廳玩。

我都沒有摸過女人，阿生不時給我一些鹹濕照，鬼婆來的，金頭髮，下面的毛也是金，我說我想看中國人的，阿生後來又給我幾幅，有個明星叫林莉，一幅穿了一個金色乳罩，一幅抬起手，遮著胸，我唯有將她的頭，剪出來，貼上鬼妹的身，但又好像不大襯。

酒吧的小姐，我都不敢望，灰嫂說，叫姐姐，有一次一個姐姐叫我買大姨媽巾，我都不知甚麼是大姨媽巾，叫我去藥房買，去到藥房個阿勝仔問我，高狄氏還是護士牌，問到我口啞啞。

去到新嘉美，黑漆漆，有個銀球轉動，閃著紫光。有個媽咪過來，問我們有沒有相熟小姐，那個女人，我見過。阿牛好像很識，說，你叫蘿烈坦，蒙娜麗莎，夏燕，我望著那個女人，她的背影我也見過，我說，阿生，你記得麼，那個女人是杜冰，藍月酒吧的，來找過大佬。

那時我們還在酒吧睡，那一天有人拍開，阿物轉過身又睡，阿生醒了，望著我，等我去開門。阿生就是這樣，有乜事不要旨意他會出頭，他第一個走頭才真。

我去開了門，見到一個女人，皮膚好白，嘴唇塗到好紅，戴一個貓眼

黑眼鏡，頭髮紮了一條馬尾，問我，王天瑞呢？我說，請問你哪一位找？那個女人說，你沒聽到我問你，王天瑞呢？我說，請問你哪一位找？那個女人脫下眼鏡來看看我，說，看你又瘦又小，嘿，那個女人指尖點著我的額頭，說，我再問你一次，王天瑞呢？女人挨得很近，我聞到女人的脂脛水粉味，和酒吧的小姐不同，沒有汗味，沒有酒味，好香。

我說，請問哪一位找？女人搖搖頭，說，我是藍月的杜冰。你告訴王天瑞，他不來找我，今天晚上沒有小姐可以返工。我說，如果我見到他，我會告訴他，但我不一定見到他。這樣今天晚上小姐可不可以返工？那個女人笑了起來，說，我不知你是聰明還是蠢。杜冰手裡拿著一個小手袋，她打開，找了一包煙，抽了一支出來點著，深深抽了一口，噴了煙出來才問我，你要不要？我覺得和來找大佬的女人，站在酒吧門口食煙不好，便說我不要。

那個女人又不走，我只好站在門口等，看著她抽煙。

我見她望著街上經過的幾個人，看著他們，別的人經過她又看。

一支煙食了一半，她丟在地上，煙還沒熄，冒著煙。

她沒說甚麼便走了，我看著她的背影，好像一隻麻雀，行步很細，跳跳吓。

那天晚上酒吧裡面近吧檯有條蛇，小姐嚇到大叫，全部走出酒吧，不敢再回來。灰哥堂堂紅棍，大才小用，和睇場的阿九，不用仔，和阿牛阿物，五六個人一齊打蛇，打到嘔嘔聲，蛇不知滑了去哪，我亦好驚，和阿牛說，蛇不打好，我寧願睡街。

講還講，那晚我還是在酒吧睡，街好污糟，好臭。但成晚都睡不好，怕有蛇會鑽入我耳朵。我已經去藥房阿勝仔處，問他拿了幾撮棉花，塞著耳朵。我睡著又怕蛇會捲著我的腳，突然醒。

大佬那晚回來，我沒有告訴大佬，那個女人杜冰來過。

新嘉美的小姐坐檯，一開十二，一票坐五分鐘，二元一票，小姐坐一陣便走，我又不曾跳舞，小姐又說要我請飲橙汁，我說我都不吃生果，又不飲果汁。阿生說叫你請就請，你是不是男人。我唯有收聲，坐著更加悶。阿牛出去和小姐跳舞，他又會跳，推來拉去，很好看，阿生也在跳，他生得矮，不好看。小姐說你不會跳牛仔舞，可以跳查查，霍死，我說甚

*睇場：

黑社會中，負責各個娛樂場所內秩序的人，現在用來形容負責地方保安的人。（包括警察）

麼，小姐說，狐步，好容易，我教你。我不想畀人看見，這時燈光轉暗，小姐說，四步，你拖著我手，抱著我便得。我便出去，還好，搖搖擺擺，很容易過。跳完一隻，回到檯，阿牛問我，要不要帶小姐出街，我心想那個小姐的胳膊底好臭，我大力吸氣都不敢，好容易才捱完一隻舞，便說，不要了。

下了樓還不過十二點幾，我有一點後悔，不想就這樣回天台屋，阿生說，這樣我先回去了，我和阿牛到春園街大檔賭牌九，大檔幾時都開，灣仔幾時都有吃有玩，看你有沒有辦法搵到錢。

黑起來去賭錢都會畀人拉，賭檔明明有派片，次次冚檔都是做戲，偏偏來真那次，我又在。去廚房開工，出去送貨，收工就落春園街大檔賭，阿生不去，阿牛同我落去玩通宵，玩到天光回天台屋開檔，食完白粉烏幾個鐘，又到下午。給拉到在大檔賭錢那次，阿牛沒去，他去了新嘉美，等夏燕收工。賭錢本來不過罰錢，沒事，不過原來我身上有一粒粉，賭到迷了，我都不記得。告藏有，我有監管令在身，又給拉回教導所，去歌連臣角，這次沒那麼乖，黑牌仔那時，我在飯堂打交，給人搶了我雞翼，我沒

*冚：
蓋，消滅，掃蕩打
擊，指勒令停業。

理由不打人，不打以後都會被人搶。幾個先生衝入來按住，打我心口，痛到我屙幾個月黑屎，我又不說要看醫生，怕打多幾次，慢慢又沒事，好一番。

這次出來沒有人接我。出來之前見老感，老感告訴我，你夠十八歲了，醒定些，再犯事要坐大人監了，我說坐大人監更好，早知我報大可以坐大人監，坐大人監不用操，不用做鴨仔跳，工場有工做，有人工，又有煙仔食，大人監好坐得多了。老感說不是我不想救你，是你不想救你自己。我心想你這些人怎樣做老感，但我沒有罵他，由他怎樣說。

去到駱克道，開了好多間酒吧，又滿街都是鬼佬，穿白衫，有條藍間領。來到近盧押道，宇宙酒吧換了招牌，叫「不夜天」，樣子一樣，在外面有一個女人，我問她，灰嫂呢，她問，誰？我說，灰嫂，她說，不知你說甚麼。

這時我的心跳起來，給人拉都沒那麼驚。

在裡面十二個月，外面可以成個世界不同了？還是只有我那個世界，消失了，酒吧換了招牌，人不識，人也不識我，大道東天台屋，我上到去，還未到天台，樓梯鐵閘上了鎖，望上去，門掩著，我大力拍閘，叫，

*番：

才，再，次。

◎老感：

感化官，青少年罪犯要見感化官接受評估。

阿牛，阿生，下面五樓有個阿婆打開門，說，上面那班衰人，走了好久，被人拉了。我問，一個定兩個，阿婆關了門。去到春園街，第六七個舖位，開了間士多，我再從街頭行到街尾，街尾到街頭，明明是那裡，第六七個舖位，有塊黑布掛著，日夜都有人的，春園街賭檔，咁了，沒開。行過去李節街，我的腳有點震，不會吧，大佬同我說甚麼，終有一日，我會發覺我一無所有，那麼快，上了二樓黑漆漆，又很靜，沒有那陣醋酸味，一定又咁了，我還是拍了門，沒有人答應，我再拍門，說，我找王天瑞。裡面有聲音，有個人開了門，是魷魚仔。

快讓我入去，我說，好像我的這個世界，只剩下魷魚仔一個，我還認識的人。

其實我知道，我不要旨意可以倚靠任何人，原來都是各自搵食。

魷魚仔說，你不知道嗎，你大佬在黑白酒店，被火燒死了。死時屍體還貼在門上，和他那條女，好像煎魚，全身黑。那場大火，燒到成個灣仔個天都黑了，我被火燭車嘈醒，灣仔道那間黑白酒店，我就住在斜對面，我在窗前望，都幾驚，見到啲火，從五樓燒上去。我都不知道你大佬在裡面，燒了五六個鐘頭，我都不敢落街。

我望著魷魚仔。他說廚房已經沒有做，單位現在做貨倉，賣老鼠貨，甚麼都有，雞精補酒，唱機電視機都有幾架，又有一疊毛氈，好嘢來的，飛機氈，有航空公司名字，又輕又暖，你要不要，我說，好吖。

大佬死了歸阿公，我想自己搵食，不想跟魷魚仔，再跟人稱兄道弟，呃鬼。灰嫂去了麻將館做茶水，灰哥入了冊，傷人十七，判三年。阿物在海洋酒吧睇場，阿生失了蹤，離開了灣仔，魷魚仔說，他和阿牛嘈交，斬傷阿牛。我說嘈甚麼，魷魚仔說，還不是爲錢，阿生問阿牛借錢。

在李節街睡地下，魷魚仔的飛機氈，有膠袋包著，拼起成一張墊褥，睡在上面索索聲，到半夜一嚟一嚟散開，拆了一張用來蓋，睡了一晚，第二日在街上蕩，灣仔好多水兵，到晚上飲到醉醺醺，銀包在褲袋就快跌出，我不掏他袋第二個都會掏。銀包裡面有三張十元美金，幾張二元。

那晚爬入修頓球場睡，球場都睡了幾個人，石板看台好硬，我想起魷魚仔畀我那張飛機氈。第二天上去李節街想去拿，已經沒人應門。我將美金換了，在盧押道租到一間房，海洋酒吧門口見到阿物，阿物在做睇場，我問有沒四仔，拿到貨就回盧押道房間開檔，有四仔，沒煩惱。

* 呢：
騙。

水兵好蠢的，晚上十一二時，是黃金時間，水兵飲到醉，荷包一掏便出，掏了還不知，還問我路，海軍俱樂部怎樣走，我還指他路，轉身將荷包的錢掏出來，荷包塞回他口袋他亦不知，說謝謝你，你真好人。荷包裡有證件，通常有一幅女人相，後生是女朋友，老的是阿媽，我都不要，拿了錢便將荷包掙在行人路上，有時掙入郵箱。

很快給差人盯著，有差人我就走，差人認得我，我又認得差人，大家識做，互相望著。

美國兵有糾察，穿白制服，臂上有個章，糾察等於差人。差人都驚糾察三分，見到糾察好像見到阿頭，爲了做嘢給糾察看，日光日白，我都没開工，差人拉我，說我偷嘢，我說我都未開工，未做，我沒偷，差人屈我，說想偷即是偷。那一次我不認罪。

拋了去域多利等上庭，入芝麻灣受。

受了幾個月出來又到那個街口開工，差人已經調了，又第二隊人，一樣認得我。生果檔阿雄，煙仔婆鄭弟，也認得我，一樣看住我搵食，煙仔婆眼睷睷，睷著我，我幫襯她買煙，說，大家都是同一條街搵食，煙仔婆說，我不會計平給你。

煙仔婆不一樣和差人嘈，叫她舊報紙不要擺出馬路。原來煙仔婆好粗口，罵到差人都沒駁嘴，罵完人還不是將報紙收回。成條街都在看鄭弟嘈交，我見到她阿仔，在看熱鬧那群人看著他阿媽，沒叫她不要吵，也沒有出聲。平日鄭弟個仔會下午來，幫他阿媽賣報紙，那天他看完阿媽吵架便走，我跟鄭弟說，你不要吵了，你個仔走了。

第二天我同鄭弟買煙仔，她居然送一包香口膠畀我。我說我不食香口膠。

這次出來租到一間天台屋，在石水渠街。每天都去船街豬頭婆那裡買嘢，烏完下午去開一陣工，再去一次，晚上再開第二次工，那時算搵到，一天可以開三次檔。阿物說豬頭婆李節街的士多給咗了，契家佬給她頂的罪，都坐了幾年，豬頭婆就搬到去船街，一樣開間豬記士多，賣白粉。那裡見到秋哥，老了很多，還是穿件唐裝衫，藍色舊到變灰，唐裝褲洗到好薄，布鞋鞋頭已經開始爛，見到腳趾，我叫聲秋哥，他還記得我，叫我，上海仔，出來了，我不知他說哪一次出來了，便應他，出來了。他站在士多櫃面前面，不出聲，豬頭婆個女，已經嫁了，契家佬出來就在士多幫手，士多有電視，契家佬坐著看電視，好像給電視竊死了，豬頭婆罵他，

* 架步：
場所，規模。

踢都不動，又說秋哥，你知道規矩，我已經仁至義盡，賒了兩粒給你，我便說，這時白粉已經賣十元一粒，我說兩粒吧，我請他，秋哥忙說多謝，多謝。豬頭婆說，你修到，阿公唔要你有細佬睇你，我說，不敢，我都是剛剛搵到，豬頭婆說秋哥，鬼叫你手腳不乾淨，數口不清，你又不是第一天出來行。秋哥接到貨，立刻便走了，不知到哪裡，士多沒架步，買完即走。

我沒有想到阿嬌會跟著我，她說她叫做阿喬，我以為阿喬是男人。

那天下午我在盧押道口開工，站了一陣，沒軍艦到，街上有點靜。見到有個嘍仔望著我，嘍仔著件天藍色棉布恤衫，恤衫好寬，一件灰色西褲，也好寬，著一對黑皮鞋，鞋帶已經斷了，再縛一個結縛回，頭髮短，胸前口袋袋著包良友。他向我打一個眼色，原來有個傻兵，一邊唱歌一邊往碼頭走去，個銀包快要跌出來，我走近去，那個嘍仔問傻兵，*girl, you want girl*，那個傻兵，原來不是在唱歌，而是在哭，還說好多話，我聽到個*dic*字，傻兵要回越南，大概說他要去送死。既然都死，錢都用不著，我們還活著，還要錢，趁傻兵和嘍仔講嘢，我抽出了他的銀包，立刻

袋著。

那個嘍仔一定見過我，知我做甚麼。

傻兵走了，嘍仔便過來，說，見者有份，我說，成條街都係見者，又不見煙仔婆問我拿，生果檔阿雄問我拿，嘍仔說，你不給我去找差人，告你偷嘢，我說，你找差人我說你都有份，很多人見著，煙仔婆立刻不望我，生果雄就叫途人，橙，金山橙，好靚的金山橙，嘍仔伸手過來搶，說，這樣你給也不給，我捉著他的手，他的手好細好軟，我呆了呆，就給他另一隻手，抽了銀包去。

其實我是讓他拿。如果我不讓他拿，他打死我也不會拿到銀包。

但我為甚麼會讓他拿。是感覺未過？但我已經好清醒，想開第二次檔。

他拉我入巷仔，說，嘩，他打開銀包，有幾張一元美金，一張五元，一張二十，我要碎錢，二十元給你。然後問我，你昨天為甚麼沒有來。我說，其實昨天玩大了，一次過打了兩粒，我烏到夜晚，醒來以為自己已經死了。我說，昨天睡了覺。他拉著我的手，解開我袖口，將衣袖推高，說，是因為這些。我推開他，捋回衣袖，說他，關你甚麼事。

* 途人：
路上行人。

我叫阿喬，他說，現在有錢了，你去邊？

不知他甚麼底，沒理由帶他去找豬頭婆，我說，各有各，就這樣。

不如去看戲，他說。這個世界有哪部戲，可以比得上烏眉的感覺。我推開他，自己趕去李節街。

第二天我晚上才去開工，駱克道我不會在海洋門口搵食，怕見到阿物。

在不夜天門口又見到阿喬，我說怎麼你好像鬼，陰魂不散。他說，今晚好多人，剛來了一條船。我問他，你有沒有大佬。他說，生果檔阿雄算不算，他請我食生果，又給我一張氹，有航空公司名字的，又輕又暖，我收在後巷。我見他還是穿著昨天那一身衣服，便問他，你睡街，他搖搖頭，我嘆一口氣，說，你今晚到我那裡睡，不准偷我東西，他笑，你有甚麼東西人偷呵？你搵啲錢，我都可以搵到，我笑，這麼快，教識徒弟沒師父，阿喬說，你甚麼都沒教我。

阿喬好醒目，水兵一按褲袋他便退開，但醒目有甚麼用，還不是在街上做小偷，遲早被人拉。

阿喬瘦瘦小小，到我耳朵那麼高，我已經長得不高。他站在水兵面前，就像小孩子。

那晚做了兩三單生意，有幾百元美金，好開心，速速走。

我拿起三百美金，問煙仔婆，有沒有舊報紙，煙仔婆望一望我，在雜誌堆攞到一個有點髒的雞皮紙袋，給我，說，用舊報紙包不好，始終是錢。

煙仔婆個仔後來就沒有幫煙仔婆賣報紙，煙仔婆從早上六時開工，開到半夜十二點，她說回到房間都是睡覺，很多阿婆都是睡覺，睡著便死。

三百美金塞在褲頭，用皮帶束緊，分了兩百給阿喬，阿喬問，還有五十，我說，這些錢我有用，你當孝敬阿哥。阿喬笑，你認是我阿哥嗎，這你是甚麼哥。我說，我叫阿難，兄弟就叫我上海仔。他叫我，難哥。

我肚餓，阿喬說，我們去大牌檔吃宵夜。

我們有白粉癮的人，不會肚餓，時間久了，對甚麼也沒有很大興趣。

阿喬說要請我食飯，我說你口袋裡的是美金，怎找數，還不是要我找。

他跑去跟生果雄換，換了一疊港幣，說，我有錢。

他叫了京都骨，油爆田雞，茄汁蝦碌，我吃很少，只想快點去開檔。夥計來白飯的時候，我起身走，實在很難忍。阿喬拖著我的手，又是那雙，又細又軟的手，我問，阿喬，你是不是女人？他放開我。

癮發起來，六親不認，更何況阿喬不是我乜親。

那晚不知他一個人怎樣吃三個餸，他晚上又不知睡在哪條街。

那晚以後沒有再見到阿喬，或許他有錢了，就走了。

我又被拉了，這次入壁屋。

沒人擔保我，一直拋。石水渠街那間房，我的雜物又會被包租攪了。

包租也無所謂，知道我們這種人出出入入，不見了就是入了冊，又租界第二個，租可以隨時加。

出來豬頭婆沒做了，她那個舖頭頂了出去，新老闆將個「豬」字去「冚」，變成「者記士多」。時間尚早，中午都沒到，海洋還沒開門。

只好去修頓，見到以前在豬頭婆那裡買嘢的阿寬，問他在哪裡買嘢，我剛出冊，急開檔。

阿寬給我高佬文的電話號碼，他送貨。沒地方只好去公廁，我不喜歡

* 艇菜。

公廁，又臭又髒，還是快點搵錢，租間房。

好暈，在裡面九個月，監房白粉好貴，我戒了，身體已經乾淨了，不大受得起原來的份量。

但感覺已經沒有當初那麼勁，是不是我記得的事情，總比眼前見到的好些。

阿寬說阿牛出來了，在不夜天睇場。

醒來到下午，不知幾點，還有陽光，但光線已經微弱，修頓球場的樹，看起來有點紫色。

有幾個後生仔在踢足球，我都不認識。

我從來都沒踢過足球。

我坐在看台上看他們踢足球。阿寬過來問我拿煙仔，我說我怎會有，他便問我，有沒有十元，我說，有也不會借給你，借等於畀，我沒錢畀人。

等到天黑，行入駱克道盧押道口我想起阿喬。煙仔婆見到我，望著我，沒甚麼表情。她那張臉，老了，甚麼都下垂，甚麼都看不過眼的樣子。我有點口渴，去生果雄那裡買一杯橙汁，生果雄說，你條女給人拉

* 你條女：
你的女人。

了，放出來沒多久。我說，我條女？他說，你不是和她一起搵食嗎，那個阿嬌。

我見到阿嬌，站在對面馬路，還是穿一件藍色寬恤衫，一條灰色西褲，頭髮長了些，到耳朵，臉有一點腫，看清楚可能又不是，長胖了些，好像也長高了。我揮一揮手，她過馬路，車子在她面前，她站在馬路中間，不知哪一個窗口，反映著落日，不見日頭，只見光，照在她臉上。她用手遮著臉，她的手掌連腕，縛著繃帶。

我問，你怎麼了。她說，不要問，我都沒有問你。

我們又去春園街大牌檔。在裡面生活正常，又戒了那鋪癮，監房的飯，沒甚麼味道，我都吃清光。

阿嬌又叫了京都骨，油爆田雞，茄汁蝦碌，一瓶啤酒。我不喝酒，但菜可以食，又吃了一碗白飯。這次倒是阿嬌，吃得很少。她那碗白飯，碰也沒碰，我拿過來，想吃，不過已經吃不下了。

你叫阿嬌，我問。她笑笑，說，你知道了。

大廚的鑊鏟，咯落咯落響，我和阿嬌望著那個大鑊，那紅火。夥計來

問，饑到齊了沒有，還要不要啤酒，阿嬌說，好，再來一瓶。我說，你學會了喝酒。阿嬌說，你都不識我，你怎知我以前不喝酒。我看著她，隱隱可以見到胸，說，你有幾多歲人，她說，有十七了。她笑，我遲發育，到十五歲還甚麼都沒有。

那一晚我們上公寓。我問你在哪裡睡，她說，那裡沒有辦法回去了。我也沒地方住，包頭還有一點錢，我想用完再說，沒理由兩個一起睡街，阿嬌始終是女人，睡街不好。

男女之事，老實說，有了那味嘢，食白粉的人對這些事都沒興趣。

我說，你有你睡，我有我睡。明天各有各搵食。她說，你讓我試試好不好。她好像知道我可能會誤會，便說，那味嘢，你食了白粉不是很快樂，甚麼都可以忘記。我說女人不可以，阿嬌拉著我，說，爲甚麼。我說，因爲你是女人。她將頭埋在我大腿上，頭髮搞到我好痕，像一個小孩，說，你讓我試試，你可以，爲甚麼我不可以。我說，因爲我是個甚麼都沒有的人。說完便很後悔，好像說了雖然是真的，但不應該說的話。

好像我說了這一句，我的一生便定了，再不可以是別的樣子。

阿嬌便坐起來，抬起手，說，我有甚麼，你以爲我有甚麼。她用手腕

*好痕：
好癢。

手背敲著我的手臂，一下一下，不很痛，我捉著她的手，說，你不是有傷口嗎？她笑，說，我和30527，你知道灣仔警署第一巡邏小隊的林負，我和他打架，我用吉打刺到他嘴唇崩了，他縫了五針。不過我不敢再去差館找他，他會打死我，或拉我。她沒有看我，好像自己跟自己說，在差館識到林負，在房仔落口供，房仔只有他和我。

你不會想知道房仔發生甚麼事。阿嬌靠著我的肩，拉著我，說，你讓我試一試，好不好，我不想記得那些事。我說，那些事情會過，你還小。那味嘢，你要想清楚，你開始了，很難甩身，你條路以後會很難行。

她搖搖頭，頭枕著枕頭，睡著了。

我望著她，眼睫毛長長的，不知她有沒父母，她父母有沒找她。

女人要的，不過是找個老公，有個家庭，有子女，為甚麼都好像那麼難，看阿嬌。

林負有老婆的，老婆大肚，和林負鬧交回了娘家，阿嬌說了兩句，不知是發夢，還是跟我說。

我睡了一陣，天還未亮，我在櫃檯打電話給高佬文，叫他送貨到公寓樓下。拿了貨，上來公寓我再加了一天的錢，我包頭所有的錢都用清光。

不知這樣有否累死阿嬌。大家萍水相逢，我也不過請她一次，她還可以決定，她要行一條怎樣的路，她還後生。

我覺得我做甚麼都太遲，其實我也不過是二十一二歲，在灣仔，出入入入，有十年，好像半世長。

還是去海洋，找到阿物，問他有甚麼做，我不再想在街上開工，見到阿嬌。阿物說，阿牛出來了，現在在不夜天睇場。不夜天，我說，不是以前宇宙嗎，阿物說，都一樣，還不是酒吧，還不是有些小姐，有些客，有人打交，有人飲醉酒，我說，這樣你又不回去做，阿物說，灰哥出來了，不夜天現在灰哥睇。我說，哦，你不想跟灰哥。

藍月酒吧那單案，灰哥，阿物，阿牛，還有一個阿狗，都被拉了，告傷人，刑事毀壞，阿牛的證供不入，警察打人，甩了，阿物的証供在羈留病房拿的，入了，阿物不知被誰斬傷，入了院，釘了還要在監房睡醫院，阿物說好悶，受傷不慘，坐監還要入監房醫院最慘，阿狗被差人毆掂了，認罪，做污點證人指灰哥。阿物說，你都沒聽到那個阿灰，在法庭的證

* 逃掂：

討好，收買成功。

供，乜都不關他事，乜都是我們做。我說，他始終都是兄弟，阿物捏著我的臉，說，你這樣痛不痛，我說，你放手，阿物說，不是捏著你的臉你就不知道痛。你都沒被人篤過，你又沒被人斬。我唯有說，你在這裡做，這裡阿大對你好不好。阿物舉起拳頭說，我肯賣命就扮晒兄弟，做阿大的邊度有好。我亦不知再說甚麼，只說我走了。

在不夜天門口有兩個嘍，見到我便攔著，問我找誰。我都没理他們，就推門進去，阿牛這時行出來，見到我，很大聲說，你出來了，又拍著我的肩，拍得很大力。我望著他，他左邊臉上，眉骨眼臉，多了一條疤痕，疤痕已經見青。我不禁問他，阿生呢。

阿牛收了笑容，拍我那隻手也垂了下來，說，我不知。我說，不是說是兄弟，搞到這樣。

又搬去和阿牛一起住，灣仔道板間房，他睡床，他比較大隻，我睡地。

睡了一些時期，他說，你睡床，我睡地，我說，為甚麼，他說，沒為甚麼，我起床的時間長些。

* 邊度：
哪裡，哪兒，何處。

我在房間聽電話，阿牛幾百元，校了一個電話，重摺摺，黑色。沒人打電話來我便睡，有人要買嘢我去送貨。阿牛中午烏完便落修頓，看人打波，拉客，沒貨就到北角拖貨，老細個廚房在北角，每幾個月搬一次，轉來轉去，馬寶道，書局街，英皇道新都城大廈都有。拖貨風險大，阿牛說讓他做。

這個老細阿牛在赤柱監房裡面識，我說這不是過底，阿牛說，搵食啫，大家互相利用。

阿牛在不夜天見到我，拉我入去，說，你看，這不是和從前一樣。灰嫂站在收銀機後，那個收銀機還是以前那個，她見我，叫，上海仔，你回來了，我說，是，酒吧裡面做酒保那個，望著我，我說，怎會和以前一樣，以前吧檯那個華仔，阿牛說，華仔沒做了，我望著最角落的一張檯，好像看到那個長頭髮的，戴墨綠金絲太陽眼鏡的大佬，坐在那裡，我這時才想，當年我見到大佬，他可能不過是阿牛這時的年紀，二十五六，並不老，我覺得他已經是做了很久大人的人。我站著，望著那張檯，灰嫂這時走過來，說，來來來，上海仔你隨便要喝點甚麼，將我拉到酒吧檯前，叫水吧那個，阿邊個，你倒杯茶給這位哥哥仔喝。我說，不用了，我跟阿

* 搵食啫：

混口飯吃。

* 老細：

老闆。

牛說，我還是走了。阿牛說，你不等我收工。我搖頭，他便說，我們去開檔，你跟我回家，我請。我說，你在這裡還要開工，阿牛跟灰嫂說，阿大回來你說，我明天不回來開工了。

那晚就跟阿牛回他的板間房開檔。阿牛的手臂都花了，要打大腿。

阿牛的小腿做了新的紋身，單色，在監房做的吧，一隻藍鷹。

他自己畫的，阿牛手畫，好靚。

但阿牛跟從前，不同了，不是很不同，還是那個人，但好像，好像啲貨摻了雜，雜到一個地步，你懷疑不是原來啲貨。

從前阿牛好多話，知道的他添色添水，我們在酒吧的帆布床，睡著之前都聽到他那把聲音，講這講那。不知道的，他會到處去打聽，聽到多少便自己作，大佬怎樣一個人去藍月酒吧講數，他叫灰哥不要跟著去，文有文攻，武有武鬥，他說如果我講不過他們，不能全身而退，是我能力不逮，我要承擔後果，阿牛說到他在現場一樣，福義興那個大黑，怎樣叫大佬睇住啲細，即灰哥不要再弄他的場，要賠三萬六千六百六十六，大佬說，好，我回去考慮，你給我三天，那個大黑叫大佬放下信物，大佬將手

放在檯上，說，這夠不夠做信物，大黑臉色一沉，左右哄上去，大黑揚手叫停，說，就脫下你手上那隻錶。大佬說，我不會除這手錶，這是我阿爸給我的舊手錶。左右就按著大佬的手。那個大黑，望著大佬的手，說，畀面你阿爸，三日之後我等你封利是。三日之後我們成班人衝入藍月，啲客雞飛狗走。我說，如果大黑來真，大佬咪蝕章？只聽阿牛講，也不知這事有沒發生。不過阿物後來說，大佬死了，大黑都有去行禮，放下了帛金，灰嫂說大佬家姐收的，問她這是誰，帛金做了三千六百六十六，再加另一封一元帛金，做夠單數。我問阿牛呢，阿物說阿牛都有去，和阿生，秋哥，和一班兄弟，坐第一行，喪禮差人多個唁客，雜差個個穿件飛機恤，兄弟阿公叫落，個個都要著套黑西裝，不能失禮，黑西裝口袋還要袋條白手巾，阿物說，我成世仔第一次著西裝。阿牛都沒有講那個喪禮，我想如果他講，他一定比阿物講得好聽。

阿牛夜晚和我開完一次檔，不知他烏了還是睡了，第二天我醒來他已經走了，這樣可以幾天，我們都不說一句話。

有一次畀阿嬌刮到我，阿牛返上來沒多久，有人拍房間門，我們還未開檔，如果烏了，就不會應門。

阿牛去開的門，不知爲甚麼他會知，他說，有條女來搵你。

阿嬌可能在修頓刮到阿牛，那班人知道阿牛和我住，跟阿牛上來。怎樣也好。

阿牛開了門便落樓，說，你們慢慢。

回來阿牛也沒有問，好像沒有見過阿嬌。

阿嬌上來問我借錢。

友聯愛麗思和依娃，都是我們的客，媽咪李秋打電話來，我或阿牛就送貨到友聯。送貨送到熟，依娃住北角，阿牛去友聯接她放工，上她北角家睡，依娃還有一個阿媽，亦知她做小姐，知她吸毒，成日問依娃拿錢，家嘈屋閉。

阿牛甩了藍月那單，又衰第二單入了冊，出去新嘉美關了，夏燕不知在哪裡做。阿牛識到依娃，這個伊娃和夏燕樣子差不多，長頭髮，四方臉。阿牛識到依娃後我更加好少見阿牛。

我沒帶愛麗思回板間房，男人竇，不方便。而且我怕阿嬌會上門。

愛麗思在金國大廈租到一間房，我送貨上去，一齊開檔，留過夜。

中午回到灣仔道，包租公說你們人又不在，電話又成日響，十萬火急，不肯收線，又有個道友婆天天上來按鐘，你們都不回來，不要租了，要租就要加租。

那天見到阿嬌嚇了一跳。她穿女人衣服，黃色大花，喇叭袖，穿一條黃色長裙，一對黃色膠拖鞋，頭髮長了，蓬蓬鬆鬆，可能很久沒洗，打了結，有一陣舊油煙味。她的臉已經浮腫帶灰，十八九歲人，看起來很老，那對眼，好像死貓眼，望著人，定一定，說話九唔搭八，你開不開心，有沒有錢，有沒有心，講錢定講心，嘻，我望著她，一點都笑不出，給她一粒貨，一百元，叫她走。

在愛麗思身邊，醒來會想起阿喬，是不是我累了他。

不關我的事，是她自己要走這條路。但如果當初我沒有給她那支煙，我都不敢給她打針，怕她受不了，只給她半粒四仔，混在煙仔裡，其實那天她只吸了一半，便說好暈，好開心。

這種快樂，要付上一生做代價，我知道的，我警告過她。

愛麗思好，可能因為做小姐。她做小姐已經有幾年了，有甚麼人未見過，有甚麼事還嚇得倒她。她說，我們是江湖聚散，將來相遇，你不認識

我，我也不認識你。我說，你不是想嫁人嗎，她說，我絕不會嫁一個道友，黑社會。我嫁人我會戒掉這鋪癮，在屋企，煮飯，生仔生女，教好仔女，將來做一個有用的人，不要學我。我伸手搭著她，說，你很好，很夠義氣，又生得靚。我請愛麗思開檔，她從來沒有問我拿過錢。她細眉尖臉，返工穿一件旗袍，幾多客追她，我亦不知她爲何會鍾意我。她只說，和你一起，沒甚麼會想。做人甚麼都不想，就快樂。

過去我們忘記，亦不會有將來。

我在修頓找到阿牛，拉著他，說，沒有人打電話來，房間亦沒貨，我都沒錢了，這樣下去不行，你不做，我要做，阿牛說，好呀，那晚就回來過夜，第二天又拖了貨回來，只得很少，我知道阿牛沒錢，老細不肯給他貨。

我沒去找愛麗思，她也沒找我。沒有甚麼嘈交，之前見亦跟以前一樣，我去等她收工，她肚餓我陪她去吃宵夜，然後一齊上金國大廈她房間開檔。如果她有客，她會叫我，自己回房間等她，她天光之前就回。愛麗思陪客，不過夜。

*屋企：
家。

阿牛在友聯打交，在灣仔差館打電話回來，叫我保他，我說我都沒錢，怎保他。他說保金二百元，他在等我。

窮途末路，我去哪裡找二百元，唯有又回街頭搵食。

日光白白，灣仔街頭沒醉酒傻兵。

有個老細，西裝筆挺，打到他荷包，原來是空心老倌，只得十元。我想用他荷包掙死他，如果他行番轉頭。那個空心老倌，果然行轉頭，在地上找荷包。地上有一篤狗屎，我嗙嗙聲將荷包掙在狗屎堆上，讓他找。

我手腳都沒以前那麼快，也不知是否當時心亂，沒看清楚，落手的時候，那個人一手捉著我，一拉一按，我立即知衰，如果不是學過功夫，便是差人，會擒拿手的人，那種力道，重中有輕，剛中帶柔，給他擒著，愈抽愈鎖得緊。我立刻認衰，阿哥，高抬貴手，畀次機會，不知他甚麼人。他鎖得緊我便推他，想走。

結果又是回灣仔警署，在臭格見到阿牛，最入那格，第二天阿牛會上庭。

一頭一尾，我大聲叫過去，阿牛，現在好喇，誰也保不得誰，你不要說我不夠兄弟，阿牛說，你被人告乜。差人叫過來，不要傾

* 行番轉頭：

掉頭走，回頭走。

* 傾偈：

聊天，談話。

傷。中間還有幾個犯，那晚臭格滿人。

我都沒告訴阿牛，被人告也。唔通說他累我。

告偷竊，襲警，我打荷包那個，是雜差，斷正。那個空心老倌，被人扒了十元都去報警，認人認得我，話我將他銀包掙入狗屎堆。雜差叫我認埋，最多判多幾個月。

二條偷竊我認，襲警我不認，我都沒襲他，我又不知道他是警。

三條罪都入，十八個月，入赤柱。

入完赤柱後，好像坐監的日子愈來愈多，一出來又入去，在裡面的時間，多於在外面。

確實我又不知，我沒數。

在監房出出入入，受多幾次，在裡面好像沒那麼難受，但出來再開檔，白粉都沒當初那種感覺，不知點解，做人再也沒有甚麼刺激，贏錢又沒以前那麼開心，女人更不用說。

一世人流流長，日子怎樣過。

那處



灣仔警署以前木檯木凳，竟是籐織的，監房木工期造。

入去有幾張凳，有張寫字檯，有個當值警員在落簿。經過報案室再入去便是臭格，一邊四格，每格有一張石板床，一個黃色桶，用來裝大小便，好像我小時，上海用的馬桶。

口供在房仔落，差人自己寫，寫完叫我簽名。我認不得所有字，但沒告訴差人我不識字，都一樣，照簽。口供說我打雜差，上到庭我說沒有，我都沒看過口供紙。

每張口供紙都要簽名，好麻煩，我好怕揸筆。

上完庭沒擔保就要拋，我在赤柱出來以後，再拉，就沒有人保我。

阿牛那次打交，判了入芝蔴灣幾個月，出來依娃跟了那個和阿牛打交的人。阿牛出來後，就來赤柱探監，都算風雨無改，每兩個星期一次，他又起得晏，來到已經下午四時，不過幾時來，都是見半個鐘。

他都來了有大半年。

阿牛的黑眼圈愈來愈深，眼肚又大，我說你是不是成年都沒睡覺，他都沒答我。

來探監也是沒甚麼話講，但他會幫我入毛巾，魷魚絲，三角朱古力。

* 揸筆：
拿筆，寫字。

一次來探我，說，差不多，你都差不多出來了。我說你打算怎樣，他也沒有答我，只說知道日期通知，他會來接我。

阿牛沒有來接我。我坐六號巴士出來，到灣仔，去修頓看看有甚麼人，見到阿寬，幫豬頭婆買嘢那個，在芝麻灣又見到，原來是飛天螞蟧。我問有沒見阿牛，他說他沒告訴你，他去了開的士，娶了一個弱智女，還擺酒。

我霎時間不知說甚麼。阿寬拍拍我，說，也不要怪他，他可能不知道怎樣和你說。我只好問，這樣他還有沒食白粉，他說有，他跟高佬文買嘢。

我去問高佬文有沒嘢做，高佬文說，現在搵保，看來會釘，我釘了生意給你做，你給我點頂手費，我說，剛出來，沒錢，他說，你會賺到。

這樣接了高佬文的客，問雞佬借了五百，一星期起釘，三分息。雞佬在赤柱放數，出來原來也在灣仔，在灣仔道街市有個雞檔，以前我都不知。借到錢去拿貨，五粒嘢一公克，一粒賣四十元，賺個對開，很快還到錢給雞佬。賺到我給高佬文五百元，入他戶口，算是頂手費，其實我不給他，他亦奈何我不得。他判七年，一套即七百克四仔，被差人攞到。不過

我想，出來行，留條後路給自己，他日好相見，都沒人教我，做人不要做到絕。這樣阿寬，蛇皮阿重，做正行的阿鉅，有個法奇仔，一個九叔，以前做見習騎師那個上海仔，年紀比我大有六七年，灣仔的同道人都叫他大上海，都是我的客。

我住了去高佬文間房，在金國大廈。電話號碼是他的，有人打來我問，要幾多，哪裡交貨，報了價對方說好，便去送貨。送去到修頓，或船街，或灣仔道街市，哪個是客，我一見便知，上去問，你是不是叫一粒嘢，個客才問，高佬文沒做了？我說，高佬文入了冊，我叫上海仔。

接到阿牛的電話，我認得他聲音，我不知道他認得不認得出是我。他說，我車牌AX2235，在電車路，修頓球場外，我說，阿牛，你做正行就不要再食白粉，他停一停，說，是你，就掛斷線。

我拿著貨到修頓球場等，阿牛沒有來。

入得差館房子，拋得入臭格，孖葉落得自己雙手，人有權我們身有屎，官字又兩個口，就不要和差人嘈，他罵你死道友，賤格，人渣，也不要駁嘴。

我不是賤格，我不是人渣，不由你們這些穿制服或不穿制服，袋支炮就有支嘢，個個月等出糧的人來決定。

我行這條路，我一樣有付出。

蛇皮阿重就是在差館畀差人打死，邊間差館不用說。

修頓班兄弟見到蛇皮阿重被藍帽子圍，沒人敢出聲。

之前我見過蛇皮阿重，已經成日暈吓暈吓，行路都歪歪斜斜。打完針就在滷味站外面，坐在診所門口，烏眉瞌睡。

他在老荔惹到的皮膚病，全身生癬，好似條大蛇。

看政府醫生免費，兄弟叫他去睇醫生，他又不看。

阿傷皮膚敏感，去鄧志昂看的皮膚科，蛇皮又偷人家的藥吃，阿覓罵他，你不要慣了壞手勢，甚麼都偷，自己兄弟又偷。搞到阿傷在滷味站外面貼張紙，懸紅十元，請人交出他那一個月藥，他痕得很，又沒錢去藥房買藥，有錢都拿去買藍仔，不會浪費金錢去買藥。

蛇皮在超級市場高買，偷些雞精，維他命丸，賣給街市那間陳仔記雜貨，賺些少白粉錢。

他睡街，睡鄧肇堅醫院門口，灣仔海傍那些新大廈，銀行門口，打風

*烏眉瞌睡：
睡眠不足，打瞌
睡。

下雨就到有仔記對面那間露宿者之家。

都有十幾年的事，那時灣仔都算有地方睡。

阿重成天拿著一個超級市場背心袋，裡面有一條牛仔褲，兩條底褲，兩件T恤，一件長袖，一件短袖，還有毛巾，牙膏牙刷。

街市的阿姐，衣服爛了或污糟了，賣不去，會給蛇皮阿重一兩件衣服，說給蛇皮換季。

蛇皮有時幫街市阿姐阿哥摘些爛菜，拖吓垃圾，搬吓貨。

蛇皮時常說，做人有乜所謂，人家用得著你，是你的造化。

他說做人是來受苦的，講到好有佛味。

蛇皮阿重在差館過了一夜，出來時行得走得，膠袋隨身，阿覓在滷味站見到他，說他雙眼紅似兔。

他問阿覓有沒粉，阿覓問他有沒錢，他沒答就睡下了，阿覓叫他亦不醒，阿覓也沒有理他，自己和啲兄弟吹水，去了趟廁所回來，見到有個仙姑阿細，捉著阿重隻手，見到阿覓說，他的手好冰凍，最好叫白車。

阿細兩鋪癮，又賭又毒，有乜辦法不死。阿細本來開小巴。開小巴這些工作不是女人做的，司機成日賭錢。阿覓說阿細，紮起頭髮，捋高衫袖

*吹水：
吹牛，講大話。

賭十五糊。錢輸晒，又染了鋪白粉癮，白粉沒錢買，只好來滷味站飲滷味，美沙酮，她飲到去一百度，還叫醫生加度數，說頂不住，醫生不肯，說危險。

阿寬叫到白車，和修頓班兄弟，見著白車的護士檢查完叫警察，蛇皮已經死了。

沒人見過蛇皮阿重有家人，他時常自己一個。

條屍入了公眾殮房，亦沒人去領，修頓班兄弟又不是家人。

阿寬和阿傷，在街市買了幾炷香，在滷味站外面，蛇皮出事現場，鞠個躬，拜幾拜，算是送蛇皮。

這次之後阿細跟了阿寬，一齊搵食，雌雄大盜，飛天螻蛄，入屋行劫。

我說阿寬，這樣危險的事，你還同一個女人一齊做。他說，兩個人，做甚麼都有四隻手四隻腳，等於舞獅，你一個人舞有甚麼意思？

蛇皮阿重，都算成全了阿寬阿細這一對。

就當蛇皮阿重是月淨菩薩吧。

域多利我不知拋了去多少次，第一次去拋了三天二夜，當時阿一是加拿。

加拿後來做了監獄署長，正式譯名叫簡能。

域多利是百年監獄，麻石好像人那麼大，日本仔時期又囚過政治犯。

在銅鑼灣裁判司署釘了，就拋入域多利，等派入監房。一架豬籠車，裝著幾個犯，入到域多利，落車直行便是指模房。

入到指模房交出隨身物品，打包頭，驗身，見兩粒，問犯乜事，判幾耐，啲家派你去芝麻灣。

每人派一套囚衣，淺黃色，斜布衫褲，夏天短褲，冬天長褲，後來一段時期，又穿自己衫。監房規矩，不時變。

在指模房做完手續便去大笪地，再落地牢有幾張檯，在那裡等夠鐘食飯。

在地牢有幾份報紙，那時沒有電視，人亦不識。我又不看報紙，坐在地牢，等時間過。

試過碰到灣仔的兄弟，不很熟，問做乜事，坐幾耐，也沒有甚麼好傾。

*耐：
年。

食完飯去大笪地點名踏喺度。後來講人權，不用踏，可以站著，等先生點名，分倉。

指模房上面有八個倉，都是大倉，每個倉睡幾十人。大倉對面是正式監房，定了罪的犯人住的，睡房仔，一個人，三個人，聽講好細，又黑，我都没住過。

第二日去阿一房見阿一，又是問，犯乜事，坐幾耐，現在送你去芝麻灣。

那個監頭，鬼頭加拿，三粒花，頭髮啡色，眼睛似我們中國人，淺啡色，中等身材，肥肥啲，梳個花旗裝，戴眼鏡。

都沒話問，不知為何，阿一個個犯都要見一見。

加拿在監頭樓，拿個望遠鏡，看先生有沒有打人，他不准先生打人，先生偷偷打。

六七年見過一次，拉到幾十個左仔，拋入域多利，有的白衫藍褲，有的不是，不是左仔的，人燒嘢他燒嘢，又打爛店鋪玻璃，乘機偷嘢，搞亂香港。

我還在指模房，那班左仔進來，先生便揮棍打。

*踏：
蹲。

去到大笪地，踏低等叫名上倉，又見到那班左仔，畀先生打頭打背脊。左仔抱著頭，打到成頭血。

那時簡能未做署長，我再拋域多利，犯人有雞蛋，麵包食，有奶水，有生果。

又派到有灰色襪。每次都派一張抹布，寫著犯人號碼，那個號碼，只用幾天。

後來赤柱監獄暴動，又是簡能去監倉和囚犯講數。

不過我聽先生罵他，說簡能好無能。那個先生又時常說，簡能給我一張嘉獎狀，都沒有扭記得過這張嘉獎狀。不知嘉獎他甚麼，這個扭記，叫做do re mi，編號一二三，得把口，其他先生都叫他不要和犯人講話。他從來沒打過人，可能嘉獎他沒有打人。

後來在赤柱又見到這個do re mi，他見到我，還認得我，指著我，說，我坐一世監你又坐二世監，我有退休金，你沒有。你不要再回來。

我再入赤柱沒有再見到do re mi，聽說退休了。

後來收押拋荔枝角，域多利要收越南船民，偷渡犯。

荔枝角好得人驚，好吵，好污糟，啲氹好拈。

正式監房派三張氹，一張做枕頭，一張蓋，一張墊，老荔兩張，不知甚麼陳年老氹，從來沒洗過，蛇皮阿重，大上海，魷魚仔，都是老荔惹到皮膚病，不知是甚麼真菌，啲菌好惡，醫來醫去醫不好。

蛇皮死了，真菌還在，每逢春天，天氣潮濕，大上海的皮膚病便發作，大上海說，蛇皮阿重是老荔真菌的老祖宗，春天都要發一發，讓真菌傳人，紀念一下老祖宗。

老荔幾時都那麼多人，入去是探訪室，指模房，個個監房收押，指模房都一樣，有幾張檯，幾個職員在做嘢，打包頭，登記，問犯乜事。我們有癮，犯毒品有關罪行，全部都入醫院，大便都要拿走，怕犯人吞入毒品。

醫院要住三幾日，等確定沒毒癮才轉入倉。

入醫院那幾日最辛苦，吊癮最慘是睡不著，幾天都沒法睡，作嘔，頭暈，頭痛，全身痛，又想行又想走，沒時停。睡醫院要縛床。幾日之後便沒事。

葛仔上來的不可以食私家飯，地院高院收押的，等上訴的，全都可以

*拈：
衣服纖維粗硬扎人。

去外面叫外賣，老荔人好雜，鬼佬又有，阿差又有，白差又有，黑鬼又有，越南仔湖南仔更多，成個聯合國，鬼佬食牛扒薯仔，阿差食咖喱，白差不食豬肉，還要向西方祈禱，黑鬼多數沒錢，跟我們食大鑊飯。

倉有一座禁閉隔離倉，在老荔犯事的所員住，等上庭。普通倉分ABC座，樓高八層，每層有倉仔和大倉，住倉仔的是高院收押，等上訴，高院要等好耐，有人要住一兩年。我住大倉，睡幾十人，收押我們這些短刑期的犯人。

在醫院時見過隔鄰床那個，條頸一環黑。他不講話，眼也是黑。

老荔好多人自殺，自殺不死的更多，沒甚麼方法，只能度頸。

度頸的都在倉仔，高院犯人。晚上鎖倉後，先生要巡倉篤鐘，每十分鐘巡經過一次，在倉頭有個鐘，巡到就篤一下。要吊頸只有十分鐘時間，先生經過，立刻將長褲上衫繞成的布條掛上窗，十分鐘後巡回來，如果未死，就要送來醫院。

所以所有犯人都要去見心理，每個見一兩分鐘，問，點呀，心情點呀，情緒有沒有問題，有沒有想自殺？

想自殺的當然不會告訴心理想自殺，不想自殺的自然會答沒問題。

收押好無聊，不用開工，成日在飯堂看電視，電視節目好無聊，嘻嘻哈哈，又教煮餸，啲麻甩佬照睇，女人戲就喊苦喊忽，明星我都不識，也沒留意。

在老荔時，看過一個電視劇集，有個范麗麗。

很多年後，一次我在外面，每次在外面都不會超過一年，幾個月又入監房，那一次我住金國大廈，同個雜種仔叫阿白，阿白在赤柱監房識，差不多時候出冊，他說不如一齊住，我說隨緣喇，不答應也不拒絕，那時我都有四十幾歲，坐監坐到甚麼都無所謂，同邊個住都一樣，出來灣仔，在修頓居然第一個就碰到阿白，和他一個兄弟叫羅米度，葡國仔，結他佬，他兩個住金國大廈，十七樓，說賀我出冊，請我開檔。

我說好喇，其實都沒以前那麼大癮，那些三六神合體，必理痛，十字架，葡萄糖，咖啡因，藍仔，玻璃粉，甚麼都溝進去，足足有十三種，沒甚麼感覺，又傷身。

原來金國大廈後樓梯，一地針筒，還有幾個人烏了，一個針筒還插在
大腿，好恐怖。

我不會和其他人共用針筒，不食冰，不食藍仔，不會學那些上了冰癮的，四處屙尿。

阿白和我在期數賭錢，一齊畀保安冚，一齊加監，那時在赤柱，赤柱阿一是一拖二陳俊仁，最憎人賭錢，我就第一次在赤柱被人捉，阿白都說第一次，即捕即解，上午被人冚，下午便去見阿一，說告我在期數賭天九，認不認罪，通常認罪加監七日，不認有排煩，又排期，又給口供，還不一樣加監，起碼加多一倍。誰知這個陳俊仁，說加監三十日，還警告下次，再捉到加監六十日，加倍。平日賭錢都不會被人捉，莊有個嘍睇水，誰知雞佬這個嘍，叫阿簡，喺度看公仔書，被保安一衝入來，按住啲牌，沒得郁。阿白在赤柱，和我同期數又同倉，幸好不是同寢室，不然被他煩死。阿白好爛賭，賭到沒煙，問雞佬借，都欠十幾包煙，外面他阿媽又沒幫他交租，雞佬已經不肯再借給他。沒煙阿白問我借，我說沒有，費事答他，他就同我講賭經，你有沒有拿過雙天至尊，有個豔星叫做白妮，當年那個功夫明星就死在她床上。她去九龍塘一間會所賭，當時她開一架賓士去的，派到一手牌，她擺到，沒開牌，那架賓士的車匙已放低，她起身就走。她走了其他人開她牌，原來是雙天至尊，天下無敵，這種絕牌，不能

贏。你說，如果你揸到雙天至尊，你贏不贏？問到我都有點空，都要想，這麼絕，好在我這世人沒有甚麼運，我不記得我贏過雙天至尊，沒理由，賭了幾十年都沒贏過，一定是我贏過，但是記不得，我說，如果那一手牌我不覺得絕，我可不可以贏？阿白又說，不知哪個環頭有個差人，就贏了雙天至尊，後來在差館吞槍自殺死了，我說，他輪到被人逼上門吧。阿白說，不如你借我一包煙，一齊去玩幾鋪，可能你會拿到一手絕牌，我說，長衫六，大頭六，高腳七，加一隻板凳，頭密十尾三，輪到你木的牌，就有得你拿。

做人怎會那麼好運。那麼好運就會在外面，怎會在這裡和你一齊賭，我說。

這樣和阿白、他兄弟羅米度，三個人睡一間房，我和阿白睡地，在監房慣了，鋪張氈便可以睡，羅米度去馬會場外投注站拾投注飛，好多人中了都不知，掉了飛，羅米度記性好，記著那一場跑出幾號，拾到飛去領彩金，都可以搵食，還請阿白開檔，中四重彩的飛都試過執到，贏到成萬元，請我和阿白開檔，幾日幾夜。

都不能成日等運到，等人請開檔，買飯盒一齊食。我到修頓問兄弟有乜撈，大上海說，賣私煙，不過好辛苦，一早去拿貨，在滷味站外面，要站五六個鐘頭。我朝早去上環煙竇拿貨，坐電車回灣仔，去麥當勞食早餐，早極都成十時，麥當勞收銀的阿姐都認得我，知我要食個薯餅加粟米。食完晏早餐便開工，一個大袋，袋滿條裝，沙龍，總督，長好彩，紅萬，醇萬，一包我又賣，街客我又賣，一眼收錢，一眼看著有沒差人，等於做無牌小販。

羅米度搵到請開檔，我便不開工。一兩個星期都有一兩日。

不開工那天，烏完有點口渴，阿白說去飲茶。電梯打開我們三個都沒入去，見到個女人，好熟面口，一頭白髮，眉高眼深。等她出來，我們入去，你等我等你，沒人按幾樓。阿白按了開門掣，門打開，見到那個女人，開門入屋，就住在我們對面。阿白問，你知道她是邊個。我說我見過她。阿白說，就是當年靚絕五台山那個范麗麗，《第一爐香》裡面做葛薇龍那個。原來阿白是電視精，女人戲他都睇。那個女人，聽到了，門開著但沒有進去，走回來，按著電梯門，一手便刮了阿白一巴掌。

女人走了，阿白按著臉，說，沒法子，鬼叫她是靚女人。

阿白份人，給女人刮一巴，反而心思，見他經過對面單位，都眼望望，我說你不如去按鐘，他說，人家又不是一樓一，她出來，又畀她再刮一巴，我說，雙天至尊，大雞細雞，好事要成雙，打多一巴，好閒啫。

阿白看到雜誌，說范麗麗啲丸啲到癲，有個老律師看她，給她錢，後來老律師見她癲過癲雞，不肯再給她錢，可能這樣住進了金國大廈。

其實我覺得她比做電視劇時更靚，臉好灰，嘴唇帶紫，眼又黑，好似一朵夜蓮。

有晚烏完，醒來，天還未光，見到阿白坐在地上，點著支煙，我說你做乜撚嘢還不睡，啲煙好臭。阿白按熄了煙。我說你還有這鋪癮，女人你都有興趣。阿白說，那不是興趣，那是感覺。

感覺。我說，哼，感覺。我和你去按她包租的鈴，阿白搓著雙手，說，這，這。

在她門口等吧，我說。阿白說，我見到她，我說甚麼。我笑，你甚麼都不用說，站著等她刮你一巴。他說，刮完我她會怎麼樣。我說，她會按電梯，等電梯來，便落樓囉。

* 乜撚嘢：
甚麼鬼（粗口，髒話）

我那天早上出去開工，見到阿白坐在對面門口走廊睡了，我踢一踢他，說，回房間睡吧。他才睜開眼問，天光了嗎。

一天又再在樓下見到范麗麗，我一於眼觀鼻，鼻觀心，灰嫂敦落，見到小姐，不要亂望，男人最怕心亂。到了十七樓，我等范麗麗先出去，誰知她不出去，望著我，按著開門掣，說，你爲甚麼不望我。我便望她一眼，她笑起來，說，你不怕。她放開開門掣，這時電梯門關了，又開始向下降，電梯在十樓停了一停，沒人在七樓又停了一停，沒人，到了樓下，我行了出去。

有一晚打風，有人按鈴我便立刻醒了，但沒有人應門。門鈴再響，都沒有應。阿白睡在我外面，靠著門口，我說，有人按鈴，門鈴又再響，這時包租拖對拖鞋去開門，一邊罵，仆街，現在幾點了，哪一個醉酒佬，竊線婆。其實我和阿白，都知道是誰。

聽到女人的聲音，很濁，好像給人用布掩著口，很微弱，聽不清她說甚麼。

包租嘍嘍的敲我們房門。羅米度睡床，轉一個身，抱著頭，向著裡面。

阿白一下將范麗麗拉入來，掩上門。范麗麗靠著門，望著阿白。

聽到風和雨打在窗門上的聲音，照進來的燈光，有點黃，有點藍，有點搖動。

男人睡覺，只穿一條白底褲，阿白在找他的牛仔褲，在我身旁，床底，我扔給他。我也穿回我的牛仔褲。

我睡不著，范麗麗說，今晚好大風。阿白說，這裡已經有三個人，你又是女人。范麗麗笑起來，我說要在這裡睡嗎。阿白說，你說今晚好大風。

范麗麗退開，在她身後將門拉開一條縫，包租在門口供了一個土地，亮了一盞紅燈。房間這時有一陣紅光。

她的臉靠在門邊。她說，陪我出去走走。阿白就在放雜物的生果箱上，摸了一串鎖匙。范麗麗望著我，說，你也來。我說，雨好大。

不知她拍了丸還是甚麼，她整個人都很弱，和那天刮阿白一巴那個惡女人，兩個人。阿白扶著她。阿白生得高，鬼佬身材，范麗麗靠著他，就像一個孩子。

入到電梯，她頭撞在鍵盤板上，啪啪的亮了好多層樓層。電梯轟隆隆

隆的移動，金國大廈的電梯，好老爺。停了兩層，又開門，門開了又關，又轟兩層，又停，門開了又關。

阿白說，還是不要出去，你都不舒服。范麗麗伸手摸阿白的臉，說，我從來都不舒服，出來做時只得十六歲，怎會舒服。阿白捉著范麗麗的雙手，按在他胸前。范麗麗將手抽回去。

我不會想捉著一個失去魂魄的人的手。

這時停了電。電梯好靜。風扇都停了，電梯內黑漆漆，連外面的風雨聲都靜了。

蛇皮阿重說過有阿鼻地獄。

一會燈又亮了，風扇吱吱響。顯示板指著G，門打開了。一陣風捲進來。我給吹到退一小步，我說，我不去了，你們去吧。阿白看著范麗麗，又看了看我，說，我也不去了，范麗麗不知聽到了沒有，迎上前，好像撲火一樣，向著橫風橫雨的馬師道跑。她大概也不知道我們沒有跟著她。她甚至不知道我們是誰，叫甚麼名字。我說，不要想了，回去睡吧，不要管人那麼多，管不來。阿白按了17字。

第二天我下樓去開工。大風已經停了，地面還有點溼，還下著小雨。

樓下天井，有一個黑色篷罩。我問看更，有條屍嗎。看更說，你那層跳下來的，你對面那個，靚絕五台山的范麗麗。

阿白還在睡。他下樓時可能屍已經移走了。

有兩個工人在點香，猛唸喃嘸阿彌陀佛。

阿白問我，如果我們沒有走，范麗麗會不會跳下去。我說，你不要問我。

那晚我和阿白在修頓球場，坐到球場關門，熄燈，十二點。

回到房間，羅米度已經在，他買了一個電視，在看。見我們回去，問，有對女人拖鞋，嘩晚那個女人留低的嗎，扔回給她。

我執起看一看，一對紅色繡花拖鞋，穿到很舊了，昨晚都沒有見到她赤腳。

她不要的了，我說。我拿著拖鞋，走出走廊，將拖鞋扔到天井下面去。

回到房間，阿白坐在羅米度床上，兩個在看電視，我望一望，又是那些女人戲，有個靚女人，在喊苦喊怨。

* 嘩晚：
昨晚。

羅米度衰了，給告偷竊，一個賭仔扔了張飛，羅米度去執，賭仔要拾回，突然發覺自己張票中了，羅米度說，你不要的，我才執，賭仔說，我跌下的，你偷我，兩個吵了起來，報了警。羅米度上庭不認，自己搵來衰，認八個月，不認十二個月。

我賣私煙太辛苦，拿到貨，有生意又照舊賣白粉，個底花到要印幾張紙，我認罪，判我兩年，葛仔當盡。

我入去後沒有阿白的消息。十六個月坐完出來，聽灣仔班兄弟說，阿自信了耶穌，羅米度出冊，同往時一樣，立即開檔，賀一賀，可能羅米度年紀大了，以前食一粒四仔，溝藍仔，他照打同樣份量，阿白叫他都不聽。這樣就出事。幾個人開檔，阿白都烏了，醒來見到羅米度，還是那個姿勢，針筒還在手裡，身都冷了。羅米度死後，阿白好像受了好大打擊，自己去福音戒毒。戒毒時有班兄弟姊妹，那些耶穌兄弟姊妹很惜他，兄弟說阿白一世都沒被人惜過，有人噓寒問暖，又有住家飯吃。阿白說自己是白俄，其實他阿媽是吧女，同個美國水兵生到個阿白，他很小她便將他送這個親戚，那個朋友，周圍住，兩年轉三次校，小學都未讀完便學壞，

他阿媽可能覺得，他學壞更好，不用煩她，不過他入冊，阿媽都有入去拜山，又替他在外面交租還賭債，算是這樣，可能女人都心軟，自己做阿媽，做到個仔學壞，始終都會內疚。

我最怕人講耶穌，後來見到阿白，他改了名叫做恩賜，我都避開他，怕他那些恩賜。見到他便運路走，慘過避債主。

阿白後來開了一間運輸公司，不知他阿媽，還是教會的弟兄姊妹，給他打本買了一架車，幫人運貨，有時兄弟搬屋，他都幫手，當然不忘傳耶穌。還請到一兩個後生的兄弟，跟他車，阿白畀份工啲後生做，希望幫人戒毒。一次和跟車落貨，差人來嘈他，要抄他牌，他先講數，講數不成就和差人頂撞，打人收場，打到差人跌落地，擦損流血。他本來已經搵一單緩刑，之前那單呢公援，這次一齊坐，共九個月，回芝麻灣。聽說他在裡面，在飯堂讀聖經，聽到飯堂有人賭外圍起哄，自己忍不住又賭一份，被人笑他，一手拿聖經，一手拿馬經。

人的路是一步一步行過來的，哪有坐摩天輪，一轉轉到天那麼高。再轉還不是行落地，好運的話，路繼續有得行。

我知道了，不過都不會同阿白有偈傾。那天晚上，如果我沒有走，如

果阿白沒有走，范麗麗那天晚上可能不會跳下去。她遲早會跳下去，但已經不關我們的事。

人生的不幸，不過在於那極少的偶然。其他的事，理所當然，知道會發生，無所謂幸與不幸。

我第一次坐大人監，在芝麻灣，五倉。

在銅鑼灣裁判署釘的，我說過的，我還未偷，差人屈我偷，我不肯認。不認就判十二個月。不認罪好麻煩，又要拋去域多利，又要上庭，坐豬籠車，被人落仔葉，解來解去。

其實坐大人監，刑期比較短，有工開，有錢賺，有賭檔，我第一次去芝麻灣那個年代，還有白粉食。廉署成立以後，監房就好難有白粉食。

上完庭，解到去北角皇家倉上船，一個鐘頭，到芝麻灣碼頭，有一條斜路，上去監房。

芝麻灣有六個倉，都是大倉，每個倉睡幾十人。

入到指模房等叫名，有個二粒花，問犯乜事，坐幾耐。問完打包頭，打指模，入去有醫務人員叫除衫，問有沒食白粉，最後一次幾時食，搜

身，檢查，看有沒有紋身。

我沒紋身，紋身好痛，又流血，不知爲甚麼啲人要紋身。

在宇宙做時，有時啲水兵會問我哪裡有紋身，我帶他們上「力奇」，老闆會給我幾十元，好多錢。啲水兵喜歡做好大的紋身，雙手雙腳，有玫瑰又有魔鬼。

阿牛在監房，就畫紋身公仔，他找到報紙雜誌，有甚麼靚女仔，李小龙，傅聲，靚仔又好打，兄弟喜歡紋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漢，龍，虎，豹，佛祖明妃，四大護法，阿牛的眼記性好，他見過的，就會畫得出。阿牛在監房畫的紋身圖，可以賣，成十支煙都有人買。那些人買了就去找師傅紋，監房有人幫人紋身，用原子筆的墨，針頭用電鬚刨，紋身可以收到一包煙，所以監房做的紋身，好易認，是原子筆墨那種藍色，有啲有紅色，紅筆的墨。

監房甚麼人都有，啲人很聰明，有物料的話，飛機我信犯人都做得出來。

我在監房見過自製的東洋刀，在期數偷到的鐵，打成刀賣，有火水爐，用鐵罐做爐，底衫撕爛，搓成棉芯，火水問做廚房的所員買，有人

買到火水爐，就可以在倉裡面煮食，不用食飯堂的大鑊飯，有自製麻將，一百四十四張紙牌做齊，公仔畫得好靚，一索畫一隻鳳凰，天九牌九三十二張，啤牌五十二張，都有人造出來賣，一次搜倉，搜出來的違禁品，可以拿去擺地攤，賣幾日都賣不完。

辦完手續出去空地等食飯，五點鐘食飯，派一隻橙。食完飯等叫名，七點鐘返倉。鎖好倉便自由活動，十點鐘關燈。

返到倉都沒人同我講話。第二日去到期數，才有人問我哪個社團，叫乜名，我說灣仔單義，跟王天瑞。那個人去告知老總，那個老總，過來看一看我，說，上海仔，唔，你跟王天瑞，他說，王天瑞死得好慘。我說，他都死了，他都不知道喇。那個老總說，你們單位有個老總，在木工期。我在車衣期開工，有個穿白衣的師傅教車衣，車衣我一望便識，小時去找阿爸，在裁縫店會見到師傅車衣。我阿爸只裁不車。

在飯堂有個人來看我，眼大大，頭髮剪到好短還是覺得有點髻，原來是青雲傑，在李節街廚房一齊開工。他說你第一次入來，我說是。他說，這裡沒甚麼事的，有人打架，不要走埋去，不要和人吵。

星期日還有軍隊來放電影，那些水兵，金毛又大隻，年紀比我們還小，我記得看過「六壯士」。

受了幾個月，先生帶我們十幾個所員上山，上鳳凰山，剪草，搬石，種樹，每人早上出去時派一堆樹苗，背著，有台灣相思，松樹。早上未種完，到一點鐘派粥，休息後再種。山頭時常都很大風。鳳凰山好高的，可以望到天，望到海。那時候的海和天，都很藍。

走之前一日，去見阿一，說你明天走。到走的那一天，去到指模房，換回自己入來那套衫，認領包頭，點算物件，有個沙展和叔，帶我們上山的先生，叫我們做甚麼都叫「拍硬檔」，叫我，醒啲，不要再畀人拉。其實怎會不被人拉，不做就不會被人拉。

自己行落斜路，坐大船去中環港外線碼頭。坐大船我都坐在艙裡面，我怕吹風。

阿妹來芝麻灣探過我，這是最後一次我見她。

我阿妹叫周末滿，奶奶說，我阿媽生阿妹的那一個晚上，月蝕。

入來探監的，要爬一條好長的斜路，行成十分鐘。

阿妹來那時是夏天，監房都聽到蟬聲，叫得好響。阿妹穿一條短袖黃色花裙，戴一對黃色大圈塑膠耳環，對眼塗到又藍又黑，入到探訪室，坐著還流汗，說好熱。我說監房就是這樣，不知冬天冷不冷，到冬天我都走了。

她問你在裡面怎麼樣，我說，沒怎樣，坐監都是這樣。

沒有甚麼話說，我問，阿爸怎樣。她說沒怎樣，跟從前一樣。

我和阿爸打過一次交，爲了阿妹。那時我離家已經幾年，一次我回去，他和阿妹都在房間，我們住在柯士甸道，近漆咸道，三樓一個單位，一間房，單位還有另外四伙人。

房間好細，客廳包租又在。我行出去，去天井食煙。聽到房間裡面，阿妹在哭，那時阿妹還在讀中學，格致書院，都讀到有英中三。

我走入去，見到阿妹躲在五桶櫃旁邊，床尾那一個角落在哭。

來到香港時已經住這裡，阿爸買了碌架床，我睡上面，他和阿妹睡下格。阿妹大了，她自己睡上面，我行一張帆布床。

我走了以後，帆布床還挨在床尾。但我從來沒有再回來睡。

我見到阿妹在哭，我說我阿爸，你打阿妹做乜，阿爸說，阿拉打伊又

怎樣。我說，你要打就打我，你不要打阿妹。阿爸說，這好，阿拉就打儂。阿爸抽起帆布床棍，一棍便毆過來我雙腿，打得好應，我立刻納起圓摺椅擋他，圓摺椅一拍拍在他頭上，都怕拍到他爆缸，我好驚，立刻放下椅便走。阿妹哭得更大聲了。

後來都有再回家看阿爸和阿妹，放下錢，阿爸不肯要，說我的錢不乾淨。我就給錢阿妹，叫她買點東西給阿爸食。

你有沒有回阿爸那裡睡，我問阿妹。她說，沒有，我和一個姊妹，在漢口道租了一間房住。我說這麼近，你爲甚麼不回家住，阿爸又自己一個。阿妹說，又不見你回去陪阿爸。我說，他都當沒有我這個仔。阿妹說，這你也怪不得他。我說，我怎怪他，他始終都是阿爸。

兩個人又靜下來，有個先生在後面巡，那對皮鞋嚓嚓響。

阿妹說，我不能再來看你了，我說，好呀，你自己小心點。阿妹說，我識到個美國佬，我要跟他過去美國。我說，那個男人有沒老婆。阿妹搖搖頭，不知是不知道，還是沒有。我說，你要和他結婚。女人不結婚，好蝕底，阿妹說，我有分數的了。我問，那個男人，年紀很大？阿妹停了一陣才答，比你大。我比阿妹大一年，阿媽剛生了阿妹，便和阿爸走落來香

*蝕底：
吃虧。（蝕底這詞
語用法很廣，其意
義因事而解。）

港，阿媽後來去了台灣。我們從來沒見過阿媽，連照片都沒有。

這樣我走了，阿妹說。我看看後面的鐘，還有十五分鐘才夠鐘，阿妹來了只十五分鐘。我說，你去了美國，寫信給阿爸。阿妹說，得了。

塘福我只是去過一次，那次判兩年。

我入去後一年發生暴動，之後阿一白臉仔被人調走，降職，我出冊後十個月，塘福監獄關了，做了戒毒所，所員還未走的，要調去其他監房，去赤柱，去大欖。

塘福有十三個倉，山頂是指模房，飯堂，大笪地。暴動那時，大署長加拿，坐直升機來見犯人，在大笪地下直升機，行樓梯落來監倉。

我入塘福，塘福才開了沒多久。我做過洗衣期，又做泥工，去開山，抬石，我沒力，要兩個到四個人抬到一塊大石。開了山，做一個足球場。我不踢足球，從來沒有踢過足球。

大石做足球場的石壘。

出事之後，這個還未夷平的足球場，好多人帶白粉來。足球場在一個山坡，下了山便是馬路，街上人可以在馬路行上來。裡面的人，叫出冊的

去約人，幾時幾日，去足球場交收。

在足球場買白粉好平，二十元一粒。平常要叫先生帶，即是賄賂，賄賂好貴的，白粉賣到一百元一粒。

我住一倉，對面是二倉，中間隔一道大樓梯，然後三至十三倉，二至十二倉，在樓梯的兩邊。每隔十幾級樓梯，有一個倉。倉兩層，大倉，全部碌架床，一個倉有幾十人。

塘福阿一是白臉仔。白臉仔好惡，成天大聲罵人，你做乜嘢，做乜唔做嘢。他臉好白，是個半唐番。他沒打人，不過任先生打人。有時我見到他巡足球場，我們開山那個地方，我縮在一邊，免給他看到我。

那時我還有幾個月便走。那個星期好嘈，日日都操倉，職員入倉打人，打到嘍嘍聲。我不記得因為甚麼事，好像有職員在飯堂被所員噓。

四倉住了三個老總，十四號的小楊，四大的阿虎，潮州的烏記，老總說，這樣操倉打人，要做點事。

那天早上六點半，我聽到五六個職員，操向四倉，大家都知道會有事。成個倉都起來，擠在窗口面前看，我們一倉可以看到四倉。

七點開倉，平日只有一個職員開倉，這天有五六個，老總即單位話事

人，都知道職員又預備操倉，第一個職員開倉，已經將他拖入倉內，那個二二，嚇到跪地猛求班所員，他都折墮，平日做白臉仔先鋒，係威係勢，現在被人拳打腳踢，所員用床頂著倉門。

白臉仔一頂皇冠，幫辦林繼三粒花，和成班職員操落去四倉，但四倉老總不肯開倉，那個二二又在喊救命。

防暴隊又開入，十三倉全部鎖，如果這時火燭我們一定死。

老總要見加拿，那時加拿一拖二，是監獄署第二把手，當時署長是大笨象碧基。大笨象一拖三，一粒皇冠，拖三粒花。犯人覺得加拿好人，要和加拿講數，不肯和白臉仔講。

等到十一點，聽到直升機聲，知道加拿到了。他在四倉前面，和老總都傾了有七八個字，四十分鐘。傾完四倉便放人，那個二二，還可以行，都不是打得他好傷。

犯人雖然好鬻，但還是有理智，不會打死人，這個二二乞人憎，他都是打工，不算仇人。

那天搞到下午兩點幾才開倉食飯，在倉外點人數，再逐個倉上飯堂。我住一倉，第一個倉上去飯堂食飯。平日食十一點。

* 折墮：
倒楣，悲慘。

暴動之後，白臉仔調走，塘福監獄陷入無政府狀態，沒人管。

平日六點半要起身，七點開門，所員已經要摺好氈，坐正等叫名。暴動之後，七點鐘先生來叫起身，所員還得喇得喇的照睡。

賭錢沒人理，在期數不做工又沒人理，入到白粉，打針追龍，乜都得。飯堂與廚房打鑼的老細，中意食乜又可以買。

白臉仔後來在赤柱見過，被人降級，在寫字樓做工，見到犯人，都沒聲出。

塘福監獄改了做戒毒所，人走了，地方變了，都沒人證物證，這件事便沒人記起。

我想最記得這件事的人，是白臉仔。

赤柱是大監房，祠堂，以前有笞刑，打籐在赤柱打，有死刑，度頸在赤柱度。

聽大碌鬼講，打籐好得人驚，打到皮開肉裂，有個醫生看著，不要打死犯，看判多少籐，最多十八籐，打完痛到行不到，睡覺都要屁股向天。後來說不人道，取消了。

度頸房在H座，有幾間房，死囚犯等行刑。大碌鬼說行刑都在朝早六點左右，死囚不知幾時死，當日到時才叫醒你去死。度頸房有個桶，被人吊死大小便會流，這個桶用來裝大小便。有個大碌鬼最中意講這些。

大碌鬼又話最後一個死囚，六幾年，當時還有幾個住在死囚倉，一個一個輪著度頸，有一個輪到他，突然話特赦，變終身監禁，那個死囚驚到暈低。大碌鬼話，死就話驚，原來要死突然不用你死，一樣得人驚，你說，做人是不是很得人驚。我知大碌鬼不過想嚇我，我當然不出聲。

大碌鬼判二十年，三十年，打爛十幾二十碌，刑期快滿就會落六倉。Cala犯出入要上鎖鍊，落仔葉，好嚴。

最長命老終也在赤柱，關公三十三，編號三十三號。七幾年赤柱發過新號碼，從一號排起。關公三十三，先生叫他寫信入覆檢會打品，終身可以改有期，關公不寫，說我為甚麼要走，你們要我走，我出去犯事，再入來。

坐監坐一世，他出去沒人沒物，關公都算精。小欖一號阿爺，殺人，判醫生期，即無刑期，終身又得，幾年又得，小欖開那麼久阿爺在那麼久，也幾十年，阿傷入過小欖，說放了小欖阿爺出去，他住老人院，不到

幾個月，吊頸自殺。

阿傷說小攬阿爺，阿一巡期數見到他，都會叫阿爺早晨，身體見點，職員見到阿爺亦客客氣氣，還有一兩個犯人，在阿爺身邊，扶出扶入。

出到去老人院，普通人一個，鬼理你。

赤柱關公三十三，行街時見過，他行B河。後來沒有再見到他，可能死了。

香港先生何乜乜，在赤柱監房度頸自殺，他殺人，判終身。他兒子又殺人，又判終身，住同一個寢室，又度頸自殺，幸好我不知道是哪一個倉，哪一個寢室，知道嚇死我，不知有一條乜舊路，等著我。

一次出去沒錢，人工都買了煙仔，在監房輪晒，包頭只有幾百元，出來一開檔使用晒，又沒地方睡，阿牛去了開的士，阿傷說，你個兄弟阿牛，個白癡老婆連同個女，個女幾個月大，走了去那些和諧之家，不肯回家，說阿牛打她。阿牛自己一個，又食番白粉。我問，這樣他還有沒開的士？阿傷說，不知道，他不搵食哪裡有白粉錢，那份公援，就算你忍得住，死慳死抵，一天食一粒，只夠食一星期，跟住三個星期你食風，幾十

歲人，還當街老笠？不畀事主打死，都自己心臟病發死。阿傷說，你去找天成喇，那裡有食有住，阿牛有時都會去天成吃個餐包，飲杯奶茶。天成的奶茶不錯。

天成在駱克道，行人天橋底，門口放一大堆瓦煲，晚上賣煲仔飯。

天成就是當年塘福十四號那個老總小楊，叫楊天成。他當然不識我這些小人物。

站在收銀機後是一個女人，四十上下，臉圓圓，頭髮一大束紮起，穿一件豹紋T恤，有個肚臍仔，手甲塗到紅一紅，我一推門進來，她便說，你找天成？他在廚房同夥計傾嘢，你坐這張檯，等一陣。她指著收銀機前的一張圓檯，自己推開收銀機的門，去水吧，給我倒了一杯清茶。我起身，說，謝謝阿嫂。女人說，你坐下，現在行正，我是老闆娘，不是阿嫂，我說，謝謝楊太，她笑了笑，說，都幾乖，你幾時出來，我說，今天，她看一看手錶，問我，開完檔烏完了？我唯有說，烏完了。我沒有多說，始終是阿嫂，叫甚麼也好，像灰嫂，阿嫂等於家姐，等於大佬，問甚麼答甚麼，不要多講。我沒講我第二粒粉問阿傷度的，在修頓球場烏了，球場人多，我不喜歡，我想找個房間住。

*老笠：
打劫。

這時天成出來，穿一件胸前開鈕的白丁恤，見他紋有的一對青藍色雙鷹，穿一條淡藍爛牛仔褲，腰間掛一串銀骷髏鎖匙鍊，手戴骷髏戒指，頭髮剪到好短，眼下一粒紅痣，手指尾又紋了一朵藍玫瑰，反而當年在塘福，我對小楊沒有甚麼印象，在足球場見過，沒有講過話，不記得他的聲音，原來他聲音沙啞低沉，說，你叫甚麼名字，我說，真名還是花名，天成說，你在我們這裡，忘記外面你是甚麼人，我說，我叫周末難。天成說，這好，你就叫阿難。

蛇皮阿重會有話說，佛祖有個弟子叫阿難。

我們這裡的規矩，天成帶我行入廚房，廚房濕漉漉，你先做洗碗清潔，源哥是大廚，你不必識，不知你做多久，劉華仔是廚房仔，廚房最小是他，有甚麼你問他。人工每小時二十元，你洗六個小時才賺到錢，買到一粒粉，你賺錢賺得辛苦你便心痛，食白粉好貴，你要心裡想戒，白粉才可以戒得甩，當然你入來做，這不是一間普通茶餐廳，我不理你甚麼底，食乜粉乜丸，你來開工便有人工，收工老闆娘會給你出糧，我帶你上樓上，有個單位是貨倉也有床，你們可以上去睡，還有廁所，可以沖涼，被單枕頭都有，你們要多謝老闆娘，請個收銀不會幫你們換床單，但你們沒

有鎖匙，入了去就乖乖地睡，沒有反鎖，但出了去回不來，除非有人開門給你，第二朝你喜歡出去亦可以，在房間做乜都得，不過一樣，出了去回不來，到晚上十一點老闖娘會給你們開門，茶餐廳做埋宵夜，收三點，阿全會給你們編更，你做洗碗清潔每天最少做四小時，你要做長點亦可，跟阿全說。我說這幾時開工，天成望望我，說，你要換一套制服，雜物櫃有水鞋，揀到合穿的，廚房好滑，六點鐘開工，開始有客。

原來已經有個喜姐在洗碗，天成是夾硬給一個位，那個喜姐說，現在還沒有甚麼做，你去將男女廁洗乾淨。

辛苦過所有在監房的工，我成世人從來沒有這樣辛苦，兩個鐘頭後，餐廳開始好多人，我又不好行出去，跟楊太說，我不做了，唯有死死地氣，跟著喜姐，她叫我將收回來的碗碟的餘菜倒淨，水杯的汽水啤酒倒掉，原來啲人好浪費，剩下很多食物，很多杯收回來還是滿的。最慘是煲仔飯的煲，餘下好多飯焦，要浸要撈，煲底要刮。

都不知道我怎樣捱到，可能因為老闖娘。她晚上拿著鎖匙，開門給我返貨倉，在餐廳隔鄰，上二樓，樓下鐵門很窄，我開著門，搭到她的手，

讓她先入去，她入了去，轉身來看我，說，阿難，你甚麼也不要想，我隨手關了門，說，我想要多謝你，煲湯給我們飲，她說，沒甚麼，我都要煲給一對子女和我老公飲，煲多一點，你們也喝不了多少。

楊太給我們幾個，都剛出冊的孤兒仔，一人一個熱水瓶，叫我們喝完湯還她。我很久很久沒有飲過住家湯，以前過年過節阿牛會帶我返家，阿牛住香港仔華富邨，他阿爸石鐘，香港仔十四號，後來在屋邨開了一間五金舖，還請了兩個夥計，阿牛細佬阿不，很小時就跟阿媽走了，阿媽改嫁，阿牛還有一個細佬，讀理工學院的，畢業出來幫人整電腦，搞到成屋都是舊電腦，堆到上天花板，阿牛和他沒三兩句，開口便鬧交打交，石鐘罵他兩個，再嘈交一個搬走，一個不准回來。石鐘會煲湯的，一個大男人，過年一樣整得一檯過年餸，又白切雞，又髮菜蠔鼓，清蒸石斑，年初二又開年，食齋，阿牛帶同我和阿生上去，和他細佬，一檯都有五個人食飯。石鐘死後，阿牛和細佬都沒來往，我和阿生再也沒有住家飯食了，也沒飲住家湯。

做了兩個月，我都日日有返工，真的沒錢開檔就去飲滷味，美沙酮。那時都要飲三十五度，飲一次可以頂三十六小時，最慘是美沙酮也有癮，

不飲會吊癮，一樣好辛苦，結果有兩鋪癮，又要食白粉，又要飲美沙酮，又要開工，我日日返去都想唔做，見到老闆娘不知怎樣開口。

天成不常在餐廳，那天我入來找到他，純粹好運。我升了上去做樓面，沒客晒席我站在門口，看出去望街景，楊太就會叫我，你坐，就是在她面前那張圓檯，我第一次入來，坐下那一張。

她叫我甚麼也不要想，我也不能想。不想返工時，知道返去可以見到她，就容易叫自己返工。其實返到去，有客時我都沒望她一眼，只是叫，三號埋，或，開來十號。餐廳只得十張檯，如果返夜，餐廳外面加幾張檯，一抬頭有幾隻手招我，這時我走近收銀位，楊太會叫我，慢慢來，客可以讓他等，一個一個做。

有一天下午見到阿牛。我走埋去，問，要點甚麼，他說，奶茶，菠蘿油包。我說，蛋撻剛出爐，他說，好，要一個蛋撻，我問，這樣菠蘿油要不要？他才望一望我，說，你在這裡做。我說，幾個月了。他說，這好。

阿牛樣子差不多，頭髮掉到差不多光了。奶茶我出給他，他拿起奶茶喝那隻左手，有點震。我說，你怎麼了，你不是用左手的，他說，右手關節硬了，左手又震。我說，這樣你沒開的士了？他說，有。我心想，你不

是遲早撞車，你的客真是保你大。真的是多年兄弟，阿牛好像知道我想甚麼，說，個個客上車前我都幫他祈禱唸經，有神拜神，有佛唸佛。我們笑起來，好像我們還是十幾歲，他還是那個講這講那，一頭黑髮，拿刀去斬人，又畫得一手靚畫的新紮兄弟。

哼，阿牛說，不是兄弟不過你一戙。我心想，對口對面，你不是說我吧。阿牛望著我，說，我說阿生。我說，哦。

我在電視新聞見到，阿生做了議員，幾十年沒見，那時阿生還小，長相會變，不變是他的聲音，好像一路都沒轉過聲，尖尖的，像老鼠叫。聽到阿生把聲還是有點毛管戙。但阿生已不是我們這個世界的人，他好運，沒有人摸到他，黑社會底，他沒入過社團罪，都沒證明。況且他也走得早，和阿牛打交後，斬傷阿牛，阿牛都沒有告他，自己去醫院，醫生都不信，醫院有差人，也不信他，阿牛說自己不小心，用刀斬傷自己，阿牛只叫醫生幫他消毒縫針，縫完便走，止痛藥都不必給他，他不會吃。其實白粉可以止痛，醫生都知。

那時阿生已經搬了去和魷魚仔住，去酒吧叫阿牛還錢，阿牛說都沒有欠他。兩個吵起來。阿牛不理他，自己行出街，阿生追著，去到盧押道大

排檔，阿生拿了大牌檔伙頭的菜刀，追著斬阿牛。

打完交，可能阿生覺得做黑社會沒前途，沒再回魷魚仔那裡，也沒有落灣仔。

他有個盲阿哥，阿生父母一齊，在黃大仙木屋區被火燒死，阿哥燒盲了，阿生只得二三歲，前一晚他發高燒，阿媽帶他去看急症，他入了醫院。到阿生從醫院出來，沒父沒母，有個阿叔，帶了阿生過澳門，當兒子，阿叔回來香港，辦阿哥阿嫂喪事，沒有帶阿生去，阿叔說他太小，盲阿哥還在醫院，也沒去。阿生盲阿哥，出院就住院舍，在院舍大。阿生九歲時給阿叔送了入寄宿學校，阿叔在澳門也是撈偏，在賭場睇場，怕阿生跟他會學壞。阿生在修士學校寄宿，住了一年便偷走到香港，他說我阿叔都不是我阿爸，以後沒聽過他回澳門去探阿叔，阿叔其實都算養他育他，供書教學，他不讀書是他的事。

我亦不知阿生為何會做到議員，議員不是都要讀書，不知阿生有沒讀書。

可能他會講，議員不是得把口。

我問阿牛，你去找阿生？他說，唉，那次老婆走了，老婆傷殘，連個

*撈偏：

靠歪門邪道，違法勾當掙錢。

啤啤，份公援好大份，夠一家人食，她走了，我自己搵自己食，又撞了車，好需要錢。

我大概都知道發生甚麼事。

阿牛說，他扔了兩千元給我，說，以後不要來找我，現在不方便。阿牛說，他見我不走，又扔多兩千元，他還好像出來行，銀包有這麼多現金，說，夠你烏眉烏幾口。其實那時我已經戒了。

我說，這樣你又食番那味嘢？阿牛吃蛋撻，沒作聲。

我說，我要做嘢，你坐坐，我去招呼第二個客，再回來，阿牛已經走了，檯面放下一百元，我收起，其實那張單，只是二十元零五毫。

第二天我很早便醒了，早上九點，打電話給高佬文買嘢，平日我收工才開檔，可以在貨倉烏，這天我出去，就沒有再回天成了。

後來行過駱克道，都過對面馬路走，不敢經過天成，其實我又沒做甚麼。

再入去一次，出來天成已經關了，那個鋪位做了第二間茶餐廳，沒有賣煲仔飯。阿傷說，楊天成移了民，他做了兩張假的良民證。我問，為甚

麼要做兩張，阿傷說，他老婆呀，你不知道嗎，他老婆未嫁他之前是黑市醫生，專幫小姐落仔的，紅葉阿爸是大陸醫生，診所在九龍城寨，城寨拆了紅葉就在旺角做，結果有個小姐，做完手術，流血不止死了，她被人告誤殺，無牌行醫。我說，那麼大件事。阿傷說，判了四年，在大欖時天成時常去拜山，出來便結婚。我說天成怎會去探她，阿傷說，那個小姐是天成條女，天成一直想甩她，條女死纏，天成又搞大條女個肚，他不肯認，條女成日問他拿錢，他甩不掉，不知是不是同紅葉，整死那條女，大家都這樣說，不過差人都沒證據，天成沒事。我都沒甚麼話說，天成扮到那麼正氣。

可能其他人傳來傳去，可能是真。都沒所謂。

我都不想知道那麼多事。

過去是會返轉頭找人的，走不掉。

赤柱我去過四次，每次都幾個月，最後一次坐監，在太陽谷，過界到赤柱，也是坐了幾個月。

中間卻隔了有三十年。

赤柱以前是有第四期的，後來赤柱的所員不再出外圍，以前的第四期起了新的監房，就是現在的東頭。

第四期養豬，種菜。都養有十隻八隻豬，豬大得很快，小豬好像燒乳豬那麼大，到我走時可以長成一條大豬，成百斤。豬大了就送走去割。每天要煮豬餛，飯堂吃剩的廚餘，會送進來，第四期有個廚房，有大鑊煮豬餛，下午兩點幾，煮好便餵豬，豬肚餓時，叫到好嘈的。其他時間種菜，有個幫辦，有個師傅帶著，所員要淋肥，澆水，種生菜，菜心，菠菜，芥蘭，唐芹，西芹，番茄，每天割了菜，賣給監獄職員，監頭，二粒三粒，種了菜我們也偷來吃，在廚房焗。

在赤柱做廚房最搵錢，要坐兩年以上才有資格做廚房，我只在大欖做過廚房。和先生關係好，先生覺得你聽話，就會給你做廚房。廚房做可以賣饊，豬肉牛肉，雞翼，青菜，老細可以訂饊，自己回倉炒，不過自己要私爐私鑊。老細又可以去廚房訂私菜，豬肉炒蒜頭辣椒，生炒牛肉飯加幾粒青豆，咖喱雞翼，炒到香噴噴。

赤柱廚房，有個伙頭將軍，我坐那期有個勝仔，後來有個肥龍。將軍有四個手下，飯，肉，茶，西餐，叫飯王，肉王，茶王，西餐王，每個王

手上都有自己的客，每個月收錢，將軍一個月可以賺幾萬元，煙仔計數，外面交錢。

監房裡面很多錢可以搵，期數人工只得幾百元。有人幫人做工，車衣，做木工，師傅見你有貨交便算數，不理你請人做出來。幫辦沙展在期數巡一巡，便回辦公室，所員在期數做乜，都不理。請到人做工交貨，自己便賭錢，看報紙，聽收音機，看小說，寫信，睡覺都沒人理你，但每晚十點鐘熄燈，早上六時才開燈，其實都睡夠，日頭哪裡睡得那麼多。

兄弟入去，通常都會肥。戒了那味嘢，生活有規律，睡覺又定時。

又有老細開賭，有好多檔，外圍檔開馬開波。監房報紙通常會抽起馬經，後來香港賭波合法化，報紙又有波經。所員可以訂報紙，東方，新報，明報，蘋果出了以後，又可以訂蘋果。報紙送到監房外面報紙檔，報紙檔送報紙入監房。老細要給錢收買先生，就入到馬經波經。賭檔又開十三張，大D，天九麻將就比較少人賭。飯堂期數都有人賭，返到倉跑夜馬那天就開收音機聽賽馬消息。做賭具又可以搵到錢。

有人賭就有人爛賭，有人爛賭就有人放數。老細開賭又放數，雞佬就是在赤柱放數，借一包煙，一個星期還一包零五支，二個星期就要還一包

零十一支，三星期都不到兩包，息口不算高，外面借錢，都要九出十三歸，借一百，一星期還一百三十。監房開賭放數的大佬，通常又有幾條嘍，負責收馬波纜，打荷，睇水，一個賭檔都養好多人。

* 打荷：
偷錢。
* 睇水：
把風。

每個人過時間的方法都不同，但後生時時間過得慢，老了時間就過得快。

最後一次在赤柱，我真的不記得，時間怎樣過。

晚上七時鎖倉，赤柱有個六個倉，一二倉住白手，即沒有犯過事，第一次坐監的人，犯過事的就叫黑手。一二倉連同三倉，行A河街，四五六倉行B河街，五六倉住越南仔，越南仔和我們隔開，好少見。暴動時期，一、五、六倉住左仔，聽說都有百幾人。六個倉對面是期數，車衣，木工期，過去是飯堂，後面是洗衫房，球場。1、2、3是水飯房，住犯了事的囚犯，都可以住幾十人，以前在監房犯事，罰單獨囚禁，一天只給一撮飯，一撮鹽，一碗水，所以叫水飯房。後來囚犯都說有人權，就取消了水飯。倉與期數之間，有一條長通道，所員叫「長堤」。當年左仔被拉入赤柱，全部踏在倉外面，署長是大笨象碧基，手一揮，警棍就打，打到成地血，

所以叫「血洗長堤」。後來赤柱又有一次暴動，不過我不在。當時署長已經是那個簡能。

赤柱暴動，大碌鬼說爲了先生在飯堂罵老總潮州德，打起交來。搞到好大件事，所員放火燒倉，以前倉門是木門，暴動之後，倉門全部改了鐵枝門。

六個倉分A河B河，輪著行街，A河行上午，B河便行下午，上午行街行好早，七時出倉，行到八點，食飯，下午行街行四時，在期數開工到四時，行街行到五點，便沖涼食飯。行街到球場，打排球，籃球，足球。我不打球，用張報紙墊著地，坐著食煙。在球場可以見到天。倉裡寢室有窗，但窗好高，又有鐵枝，只透光，看不見天。啲人度頸，就掛在窗口這邊鐵枝上吊，不在走廊那邊的鐵枝，不知點解。食完飯，先生點完人鎖倉，鎖上倉就自由活動，赤柱是高設防監獄，沒大倉，老終及CIVA犯有自己倉，住單人寢室，其他倉住兩個到三個人一間寢室，一層樓有八十二間房，兩間做士多房，人逼時就住三個人，一個睡地，兩個睡床。每人派一個膠盆，雜物就放在盆裡，出倉時推入床底。

外面可以入食物日用品，沒人入，都可以用賺到的人工，去監房合作

社買，買零食有朱古力餅，嘉頓威化餅，花生，薯片，蠶豆，魷魚絲，飲品以前沒有，後來才有，有菊花茶，清涼茶，維他奶，橙汁，日用品有毛巾，牙刷，牙膏，收音機九十幾元一架，煙一個月可以買兩條。

晚上返倉有人看小說，通常看金庸的武俠小說，圖書館有得借，倚天屠龍，神鵬俠侶，看報紙，聽收音機。每逢星期日晚六點半，電台有個節目，讀囚犯寄入電台的信，又有點唱，寢室個個都聽這個台，成個倉播同一把聲，同一首歌。

羅米度在監房練結他。我見過他叫阿白幫他寫信入監房，問他的band友有沒練結他，阿白問我「練」字怎寫，我說我怎知，咁上下喇，我寫「練」，阿白識很少字，羅米度不識中文，但識寫他的中文名。

我又見過一個阿通，越南兵，問先生拿疊舊紙，自己剪成一本簿，用繩穿著，在倉裡密密寫，不知他寫甚麼。

阿牛死了。那時我在太陽谷，見到阿傷。我問，幾時死的，阿傷說，都有幾個月，雞佬送他去醫院，叫人打齋，送他上山，雞佬算有義氣。在太陽谷受那次，我判一年半，在木工期數，見到阿傷。

我阿爸死我都沒去送他。那時我拖著貨，好緊張，在灣仔碰到一個老兄撈鬆，上海佬，見到我就用半鹹淡廣東話問我，是不是周末難，我不知道他甚麼人，只問他，你是誰，他說，你阿爸不是周亦高，他這樣說，我便有點印象，這個人我見過，很可能就是那時向我阿爸通風報信，說你個仔學壞了，在灣仔偷東西，賣白粉，不知他怎知，不過如果不是他，阿爸怎知我做乜，我說我在酒吧做工，搵到食，阿爸都沒有問我。那個人在阿爸做事那間洋服店做行街的，通街走，他說你阿爸死了，我問，幾時死的，他說，後天在香港殯儀館。我都不知誰葬我阿爸，我學壞，阿妹又去了美國，可能是他老闆，可能阿爸後來結了婚，有個女人，我都沒問，也沒有答那個人，拖著貨，急急便走了。

不知道我爲何不去，我不想去。

阿牛的喪事做得好，阿傷說，有個靈堂，好多兄弟都去鞠躬，又劃輪送了花圈，雞佬叫埋老婆，兩個仔女，坐前面，兄弟來鞠躬，雞佬便家屬謝禮，當是阿牛阿哥。阿牛那個細佬，搬走了，醫院找不到人，老婆和女醫院社工找到了，白癡老婆不肯去醫院，說都已經離婚了，不是阿牛甚麼人。阿牛最後在醫院，都是雞佬去看他，自己不得閒，叫啲嚟去，帶點

煙仔，扶阿牛出去醫院樓下花園食煙。阿牛喜歡吃脆皮花生，雞佬又叫啲嘍，去街市買到脆皮花生，給阿牛食，去了兩個星期，阿牛還未死，雞佬就沒再去，嘍也沒去，阿傷說，真的久病無孝子，兩個星期啫。兩星期不去，雞佬又突然去探，一去，阿牛便死了，可能要等到他去，有人會幫他辦喪事。阿牛那個死人妝都算化得好，沒塗到紅堂堂，阿牛好瘦，肝癌死，骨頭好現，臉灰灰，樣子都似死人，不過不算很恐怖。我問阿傷，你去了？阿傷說，我還給了帛金，那日我都沒錢開檔，要去飲美沙酮。阿傷說，大家一場兄弟，很快又輪到自己。那時阿傷和我年紀差不多，都有五十幾。又說我們這種人，最煩就是做喪事，我說你想那麼多，你死了，你條屍爛到幾臭，燒到幾燻，你都不知。

我不怕死，我也不怕沒人送終，最好火一燒，甚麼都無。

我不想麻煩任何人。在太陽谷，我咳了幾個星期，去看醫生，醫生要我入院，懷疑我肺結核。那日剛食完飯，在飯堂還未返倉，誰知有直升機，我不知發生乜事，先生叫我，等了五分鐘，就落仔葉，上了直升機。原來要送我去九龍醫院，隔離病房，有兩個先生在外面看著。一天換四次

更，一共八個職員侍候，懲教署天天打電話去醫院問醫生，問我幾時出院，想我快點出去。

喜靈洲是個島，以前是痲瘋病院，病院在半山，現在做了戒毒所。山腳是勵新懲教所，太陽谷在山頂，如果從碼頭行上去，要半小時，好在沒有人來探我。

香港沒船去喜靈洲，要去長洲或坪洲轉船，我們入來就坐懲教署的船。

我在九龍醫院住了十幾日，驗血，照X光。那時我好瘦，本來已經瘦。

照了幾次X光，驗血報告出來了，沒有肺結核，不過有糖尿病，以後都要食藥。

太陽谷有六個倉，放碌架床，每個倉住三四十人。我判了入去年半，坐了幾個月，從九龍醫院出來，就過界到赤柱，赤柱的醫院大些。

在九龍醫院有床褥睡，比在監房舒服。成天睡在床上，好悶，我想快點返入監房。

我隔鄰床有個阿伯，患哮喘，每一下呼吸都好辛苦，好大聲。

他有蛋糕，說畀蛋糕我食，我說醫生說我糖尿病，我不食。

人死了，不過在這個世界上消失。

很多人都消失。

我在北角馬寶道街市碰過愛麗思，都有十幾年前的事情。

我去馬寶道找房間住，見到有街招，貼著有房租，那時剛出來。馬寶道街市，下午有很多女人，在買鞋，買衫，買手袋。

有個女人站著在望我。那時是夏天，她穿一件白色的，女人的衣服，一條牛仔褲，手裡拿著一個白膠袋。她見我望她，說，是你。我說，是我。

大家站著，沒有走開，又沒說話。我問，買餸。她說，是，買點東西。我問，你在這裡住？她穿著一對白色涼鞋。她說，是。

她望一望街邊的檔口。我說，不阻你了。她說，好。但她又沒走。

她說，我嫁人了。我問，有沒有小孩。她說，沒有。然後她說，我走了。

我沒有再繼續去找街招貼那間房間，後來都沒有在北角住過。

我不想再回去灣仔，不想再見到那班人。

阿覓出了事，在大廈擲水渠，想入人窗口爆竊，失手在六樓跌下，阿細本來在樓下接應，等他入屋開門，等不到他，聽到嘍一聲，知道出事。

算他阿覓好命，跌他不死，不過雙腿雙手都骨折，一隻手接到骨，鑲了螺絲，另一隻手駁骨手術失敗了，在醫院住了有四個月，右手接假手，右腳截了肢，骨頭太碎，斷口過高，無法接義肢，以後要坐輪椅。阿細開頭天天去醫院看他，幫他抹身，後來又沒去，阿覓說阿細偷他錢，兩個散了。

阿傷有去過，說阿覓瘦到好像一袋骨，頭跌在胸前，好像隻爛公仔，阿傷說，叫阿鉅去幫他剪頭髮。阿鉅以前做正行，船公司職員，自己留一把長頭髮，不肯剪，上了白粉癮，船公司便沒做，他還有家姐阿哥，不時給他一點錢，他又識整鋼琴，幫過聖羅蘭士會的姑娘整鋼琴，姑娘會叫他幫教會的鋼琴校音，一次整壞教會的琴，就沒再叫阿鉅去，阿鉅就沒在教會的露宿者中心住。阿鉅又會剪頭髮，有時就在街邊拿把剪刀幫啲兄弟剪頭髮，收二十元，有時都會有街客，街市賣嘢的，在修頓等開工做苦力的。阿覓不肯叫阿鉅剪頭髮，說不想見到阿鉅，原來阿覓爭阿鉅錢，不知爭幾

多，阿鉅聽到阿傷說，便說沒所謂喇，我可以去幫他剪頭髮，但可能阿覓不想阿鉅見到他，沒手沒腳，所以阿覓幾個月在醫院都沒剪頭髮，成隻鬆毛狗。

不過阿鉅都沒法幫他剪頭髮，他都出事，說肚屙，當時又睡街，兄弟叫他去睇醫生，他不肯，說去涼茶舖喝一劑茶便沒事，誰知當街暈低，送入院。

送入院就沒有再出過來，一個月，原來是腸癌，阿鉅已經屙血屙好久，他不理，也沒說人聽。不說就沒人知他不舒服。

阿鉅時常說，我們這種人，一早已經知道這條路，走到尾會是怎樣，有甚麼好醫，死就死。

青雲傑也是在醫院，自己要走，不肯醫。他血管壞死，他好死不死，打膀胱，說快到，打到發炎，發高燒，又腫又痛，他亦不理，他住板間房，結果痛到下不到床，打電話給大口。大口比我們後生，三十幾歲，右手有點癱，中過一次風，拿傷殘綜援，連房租都有六千幾元。大口本來有個肥老婆，兩個一齊拿綜援，有過萬元，肥老婆很惜他，甚麼都幫他做，

洗衫煮飯，白粉針筒都幫他去藥房買，叫他回家烏，不要在外面亂和人共用針筒。肥老婆沒這鋪癮，不知怎識到大口，又肯要他。但好景不常，肥老婆死了，睡著覺窒息死的，大口還和肥老婆條屍，睡到第二天早上，肥老婆原來已經全身冰凍，原來肥老婆不知有甚麼遺傳病，很容易窒息死。大口攬住肥老婆條屍，不肯起身，不過癮發起來，還是要起身，不理肥老婆條屍，自己下樓去開檔，鎖著房門，跟著也沒回去那間房，寧願睡街，等到條屍開始臭，同屋住客才叫包租報警，叫消防車，破開門入去，工人抬條屍走。肥老婆死後，大口就日日坐在修頓球場，眼濕濕。識到青雲傑，青雲傑不時請大口食支煙，開解幾句。幾十歲人，哪有得開解。青雲傑都有五十幾，又是拿一份公援，不時去高買，搵多少。大口上到去板間房，見青雲傑全身像龍蝦，發高燒，立即說要叫白車，青雲傑說要坐的士去瑪麗醫院，他還有錢。東區醫院的醫生很憎道友，東區醫院又有精神科，好容易給人縛入精神科病房，他們見你有毒癮就當你竊線。青雲傑說瑪麗醫院的醫生和姑娘先生都比較有同情心，始終是教學醫院。

入到醫院，醫生說要做手術，青雲傑說要出去銀行辦一辦事，一會便回。醫生立刻將青雲傑縛床，怕他走。

* 竊線：
神經病。

原來他右腿肌肉血管已經全部壞死，要截肢。

青雲傑不肯簽紙做手術。醫生說，你不做手術，你已經受到感染，病菌再進一步感染其他重要器官，你便會死。青雲傑問，會有多久。醫生說，很可能，一個月之內。

青雲傑說，好，我就要這個月。醫生說，你要想清楚。青雲傑說，命是我的。醫生說，當然。

青雲傑將那个月的公援拿出來，請修頓的兄弟開檔，大家還不知，這是青雲傑的告別宴。大上海有去，後來告訴我。

我最後在灣仔見到大上海，他頭髮白透，自己去找不知甚麼染料，染到橙色。他拿個身分證出來給我看，說，六十五歲，坐巴士可以有老人優惠。你們有幾多人可以食到六十五歲。我說，你有六十五歲嗎？他說，沒有，去考見習騎師那時，報大的。

大上海在沙田雞記騎術學校學的騎馬，他哥哥和他一起學，兩個都考到入馬會，做見習騎師，住在馬會宿舍。做見習騎師，有份人工，未有資格出賽，沒有其他正式收入，大上海跟一班人出去玩，開始食四仔，不知他還有甚麼癮，有沒賭，結果為搵錢，幫一班人造馬，被人告兼炒魷，當

時很哄動，案件審了一年，釘了大上海，坐兩年。聽說騎師一直有界錢給大上海，大上海在那單案，替騎師搯了，乜都認。他入芝麻灣受的。一直到幾年前，騎師都退休，沒錢畀大上海，大上海發爛渣，在騎師屋企樓下打護衛，護衛說屋主交帶，不准讓他上樓。

其實那騎師都照顧了他幾十年，還照顧大上海那手嗜好，乜人情債坐監債都還清。他阿哥一直都做見習騎師，做了二十年都沒升，阿哥不做，移民去加拿大，開間唐餐外賣店。大上海在騎師那裡拿了錢，會請兄弟開檔，他對人不錯，有兄弟情。

這幾年大上海都只靠份公援，有個阿饒，跟著他，一起住，見過他兩個拾紙皮，拾舊報紙，拿去賣。阿饒也很久沒有犯事，也是拿一份公援。兩個還見義勇為，見過他兩個在地鐵站口罵個後生仔，說他罵派宣傳單張的阿姐，說後生仔不是男人，欺女人，兩個也不怕被後生仔打。

大上海那臉，一撮橙白頭髮跌下，我身上有貨，在滷味站外面斷正，給差人拉，他望著我，我又望見他，原來他已經一臉老人斑。他揮揮手和我講再見。

◎交帶：

與「交代」不同，「交帶」亦留下指示的意思，說人「沒交帶」是指那人沒留下甚麼指示便走了。

這幾年在大欖，在麻埔坪，出冊前一個月左右，就有機構的社工來見，老福問我見不見，我說不見。

在赤柱那次，我問老福，社工要見我做甚麼。老福說，幫你們找工做，給你們地方住。我說我這個年紀，我們這種人，哪裡會有人請。老福說，就知道你們沒人請，沒地方住，沒親人，才要機構找你們。我想了想，說，好喇，聽他有甚麼講。

馬坑收少年犯，以前叫赤柱教導所，那年我十四歲，判六至十八個月。

入去是黑牌仔，即零至三個月，黑牌仔最慘，守足規矩，日日畀先生訓話。

在銅鑼灣裁判署認的罪，在盧押道同大牌檔夥計打交。老感報告話我離家出走，沒家庭支援，不宜感化。

當時在域多利拋。從域多利上庭去銅鑼灣，釘了又拋域多利，過兩天到馬坑。

馬坑又是在半山，綠油油。

去到一個指模房，叫我等。先生問我，幾多歲，犯乜事。又派牙刷膏，毛巾，番梘，茶杯，有個大人給煙我食，我不知那個大人是所員還是先生，他高我一個頭。

我十二歲開始食白粉，就沒長高，在宇宙做時，下午同阿生過海，扯衫尾跟人入，去油麻地戲院看戲。阿生和我差不多高。後來在電視上見到阿生，還是瘦瘦小小，像我們同道人。

等到五點到飯堂食飯，然後上倉，我住三倉，一個倉二十人，上下格床，給我睡那張床在倉中間，我睡下格。夜更六點半到，數人鎖倉，之前訓話，不要喧嘩，不要打交，不要非法行動。

那晚都沒人和我講話，我很快便睡著。

入到馬坑開始長高，條褲愈來愈短，到紅牌仔即第四個月，條褲變吊腳褲。

新人要剪頭髮，剪個陸軍裝。

剪了陸軍裝，個個所員樣子差不多，又曬到黑一黑。

每天要操一小時，立，威，立威立，站要直，眼望前，和先生說話要

講 yes sir, thank you sir.

*番梘：
肥皂。

操完去讀書，每天上午上三堂，中，英，數。我最憎讀書。

十二個月我才轉綠牌仔，即將出去，可以留個花旗頭，不用早操，幫先生帶人，先生畀煙頭我食。堂要上，號碼仍然一樣，用一塊黃色布掛在胸前，我是∞∞。

在教導所十五個月，沒人來探我。坐過監不能探，阿牛坐過監，阿生這個人，有事他第一個閃開。阿妹還小，阿爸最好不知道我入教導所，知道他也不會來探。

阿爸做過軍人。阿媽我沒有見過。

我第一次見阿爸，落到來香港，我已經八歲，阿妹七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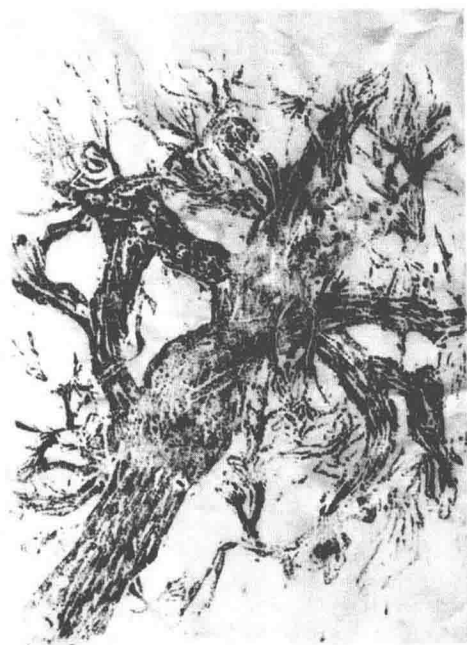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上海出生，我妹妹出世那年，我父母都要走共產黨，怕殺頭。爺爺奶奶，爹叔叔姑又不怕。

爺爺說，共產黨未來時，日本仔來家裡捉你阿爸，你阿爸從屋頂逃走。爺爺住閣樓，上海話叫二房閣，有個小窗。爺爺返工，我偷偷從他二房閣窗口翻出去屋頂，屋頂瓦面，走上去嘞嘞聲。上海的屋子，一間連一間，我在屋頂爬來爬去，不知走到去哪家房子，望下去便是街，六合路，有個女人見到我，在屋裡叫，有賊，嚇得我立刻跳下去，弓身著

地，我一拐一拐的逃回家，跑上樓奶奶見到我，便罵我，又去哪裡玩到一身泥，我才見到，褲子又黃又濕，血混了泥，不覺有紅色。我不敢出聲，奶奶叫我去沖涼，已經燒好水。我說，來。拉上花布簾，有個大木盆，我洗好身，穿上奶奶給我的乾淨衣服，爛褲子帶回房間，收在床下底，再爬到床上去睡，也睡著了。奶奶叫我起來吃飯，大姑姑二姑姑小姑姑和爹叔爺爺都回來了。血沒有再流，但還有點痛，忍著出去吃飯。吃完飯要將爛褲子塞入書包，明天上學拿出街掉。

第二天不用上學。奶奶說，你要去香港。

彼處



出了大鬧，林先生在迴旋處的巴士站等我，我只見過他一次，他們這種人，樣子個個差不多，戴一個眼鏡，陰聲細氣，不似男人。

我問是不是等了很久。他說，沒所謂。問我，你的東西呢。我包頭只有我穿進來那件T恤，牛仔褲，舊襪，波鞋，都穿著身上了，一包紙巾，兩條鎖匙都沒用，一個銀包，裡面有身分證，這次住過醫院，我連賭錢都沒興趣，只是買煙，每月兩條，也沒買甚麼零食，有糖尿病，又掉了幾隻牙，一個月有四百幾元人工，我已經去了最高人工級數，F S級，住醫院的時間拿A A級，都有人工，很少。坐了十二個月，有四千幾元人工，買完煙每個月剩幾百，包頭有五六百元。其他我甚麼都沒有，其實我也不需要甚麼。我說，沒有了，出去再買幾件衣服，買多條褲，還想買幾條內褲。林先生說，宿舍在沙田，屋邨有店舖的，你安頓了可以去買，我問，我不知夠不夠錢，政府有沒有津貼，林先生有點不好意思，說，如果你真的沒有錢，我可以想辦法去救世軍找點舊衣服給你，我說，我不穿人家的舊衣服。我解釋，我從小就不穿人家的舊衣服，我阿爸不准的。

搭六號巴士出市區，林先生問我，要不要坐樓上。我們坐樓上，林先生讓我坐裡面。

巴士經過灣仔皇后大道東，大教堂對面，我和阿牛阿生住過那座天台樓，拆了，李節街舊樓拆了，春園街舊樓也拆了。灣仔有好多地盤，好多新樓，新樓好高，反光的，好靚。

林先生說，金鐘落車，我們坐地鐵。

我說，林先生，我還是想回灣仔。林先生說，但已經過了站。

巴士已經到了金鐘。香港好乾淨，好靚，從前金鐘還是軍營。

我還是跟了林先生去坐地鐵。在地鐵車廂裡我看著地鐵的路線圖，金鐘下一站是尖沙嘴，佐敦，油麻地，旺角。我離灣仔愈來愈遠。

在九龍塘轉車，車站不很多人，星期一的早上十點多，十一月，還是有點熱。

我有點腳軟，不知是不是餓，平日監房這時食午飯。但我想是別的，我想出去大角嘴找阿華，阿華又是開的士，問他有沒有貨。

阿華原本是我的客，後來他搬了去大角嘴，我又入了冊。我銀包裡面有一張舊紙，有阿華的電話。

我問林先生，宿舍有沒電話，他說，你可以來職員辦公室借，我說，這不用了。

宿舍在一個公共屋邨，穿過一個小公園，公園有幾個阿伯坐在那裡，林先生和一個打招呼，原來那幾個不是阿伯，林先生說，是宿舍的舍友。遠看像阿伯，但其實年紀不大，三四十歲。

宿舍在三樓，入去一條走廊，兩邊房間，林先生說，你沒有東西要放下，我帶你看一下地方。

走廊中間有一個電視房，有一張康樂棋檯，一張乒乓球波檯，幾張梳化，三台電腦，檯連椅，有一個報紙架，一個雜誌架。對面有個大房，放有幾張方檯，林先生說，這是飯堂，走廊轉進去，林先生說，這是廁所，浴室，衣服要自己洗，宿舍提供洗衣粉，番梘毛巾自備，帶我去浴室對面的窗口，說，衣服洗好晾這裡。

走廊盡頭便是職員的辦公室，林先生說，我是這裡的主管，有甚麼事找我，或找我們的職員，又介紹職員給我識，一個阿強，一個肥妹阿歡，一個年紀大些，阿駒。

最後帶我去一個房間，房間有四張床，林先生說，最裡面那張是你的。

我出去屋邨的商場的店買衫，賣嘢的問我，先生要買啲乜嘢，我嚇一跳，很久沒有人叫我先生。又買了牙膏牙刷，毛巾番梘。

自己出到去屋邨，就可以打電話。問阿華，你現在有沒食，有沒有電話買嘢，阿華給我一個電話號碼，叫我抄低，我說我在街打公共電話，我成世都唔揸筆，點抄低，他說，這樣你記著喇，92667056，我說，9266，幾多話？入一元可以講五分鐘，電話講到斷線我都未記得個電話號碼。

又沒散錢，又跑去賣衫那間店叫賣衫那位姐姐換散錢，那個姐姐賣完衫就不認人，望也不望我，說，沒。

搞到我很沒癮，行上樓回宿舍，等開飯。

那一晚吃栗子雞，蒸水蛋，炒菜，有一盤水唧唧的淮山瘦肉湯，我吃了半碗飯，沒胃口。

在監房掉了幾隻牙，口裡就有幾個洞，吃甚麼都卡在洞裡，我告訴林先生，我要去看牙醫，鑲假牙。

吃完飯，那班人在客廳看電視，我不想看，又不看報紙雜誌，心思，只好去沖涼。沖完涼坐在床上等關燈。

坐在床上想，爲乜呀，我放了監一樣，行又不是，睡又睡不著。

十時關燈，也和監房一樣。很快我便聽見另外三處鼻鼾聲，呼嚕呼嚕好似火車站。房間有窗，可以看到街外有燈，昏黃色。監房的燈青白，原來我很久沒有見過昏黃色的燈。

看著看著，聽到鼻鼾聲停了。原來靜是會令人醒的。一會鼻鼾聲又響了，我便睡著。

第二天食完早飯，便落樓去打電話，這次拿了紙筆，問林先生拿的。

阿華叫我落大角嘴，送貨不會送到入沙田那麼遠，你叫賣嘢那個袋住粒貨，從大角嘴入到沙田？現在的人很惜身，不會幫你冒這個險。我行到去火車站，十一月了，還是有點熱，流了點汗，入到火車便很冷，冷氣凍到我全身震。去到九龍塘出來，轉地鐵出去太子站，身還是一直震，沒停。要從太子站行過去大角嘴，好麻煩，我又不知在沙田怎樣坐巴士去大角嘴，又不敢問職員，宿舍那班人又不熟。

去到大角嘴打到電話畀阿華，我覺得好麻煩，開一次檔要坐好遠車，又冷又熱，搞到成身震。

阿華在塘尾道見到我，將電話按了按，說，叫阿軍，你跟他說。我說完阿華又找到一張宣傳單張，我說我有筆，阿華便寫低阿軍電話號碼給

我，說，你以後直接找我，我不方便。阿華又問我幾時出來，住哪裡，說烏完打電話給他，他開車送我到太子站彌敦道，我可以坐81巴士入沙田。我說不用，太麻煩。阿華說，這你慢慢，等阿軍，我要開工。

那個阿軍，好後生，好瘦，好像我當年個樣，不知有沒二十歲。

大角嘴我又不熟，找個球場公廁都要四處問人。身上有粒嘢又驚被差人逗，不知是不是赤柱那個阿一大哨，最衰是他，說我六十歲了，我本來都不覺。

我實在不想再坐監，也不想回灣仔。

烏完醒來，我躺在一個球場看台，褲袋硬硬尖尖，我還袋著針筒。有個阿姐在清潔，掃看台樓梯，一把大掃把掃到我身上來，我說，阿姐，你看著，阿姐沒望我，繼續掃，我站起來，大聲說，阿姐，你看著你把掃把，那個女人，好大隻。她雙手握著掃把棍，預備還拖，但我沒有動手。阿姐見我沒做甚麼，便不理我，繼續掃地。

我不想再在球場烏，被人當垃圾掃。

啲四仔純度好低，沒甚感覺，不值得。

天黑了，有點冷，我身又有點震，衣服穿不夠。

好在現在還有地方住。

回到宿舍，已經過了晚飯時間，他們在看電視，林先生放了工，阿駒當值。他見到我回去，問我，食飯未。我說，不食了。他拍拍我。他那張臉有點歪，好像畀人打過，打壞了。

他說，我都是過來人。那鋪癮，很難戒。

我說，我出去看看朋友，沒甚麼。阿駒說，你說甚麼我都信你，你都要信才行。

第二天林先生返工，我去主管房找他，說，附近有沒美沙酮中心，我想去見醫生，飲美沙酮。

醫生開三十度，不算重，不過我天天去。

原來宿舍收精神病人，林先生都沒話我知。小黑入過小欖，掙電視落街，被人告高空擲物，報告說他有精神病，就入了小欖。阿尖做護衛，守大廈說有人害他，等他放工，阿尖報警說被人威脅，跟踪，差人來到不見人，見阿尖說話九不搭八，送阿尖入青山醫院，住幾個月就送來宿舍，食藥控制，食到半張臉抽筋，成日口擊擊。阿尖跟著大頭成，大頭成看來很

正常，在宿舍叫呢個叫嗰個，你，電視開細聲啲，你，不要成日玩電腦，阿尖，你同我打電話叫兩條紅萬，私煙兩條以上就送貨，大頭成買兩條，逐支賣給舍友，每支三元。宿舍不准食煙，成班康復病人，吃完早餐就在停車場行來行去，停車場都沒車，行到盡就點一支煙，不捨得一次過食，食兩口就按熄，一支煙食三次，一日食一兩支，食完就落街，拾煙頭食，有時屋邨街坊見舍友咁淒涼，會醒一兩支，有煙的舍友就坐在公園嘆。林先生都有點怕大頭成，見到他會站遠一點跟他講話，不知大頭成犯甚麼事，阿尖將食指按著唇上，說不要說，還有一個有癲癩症的老炳，老炳不時發病，幾個人按著他，又扯又塞毛巾，又要叫白車，第二日又送回來，又等第二次，老炳自己經常停藥，百罵不聽，只有大頭成罵他，你，還不，吃，藥，老炳又聽他講，死死氣食藥，大頭成說，我又不是護士，我做乜事要日日看你食藥，阿林說，只有你可以話他。宿舍每天早上，吃完早餐阿強或阿駒便派藥，每個舍友都有三五七種藥要食，阿林問我，小黑說你每晚三點都坐起身，好似鬼，你要不要去看醫生，我說，不要，大頭成搭嘴，是呀，有精神才有精神病，沒精神就沒精神病，你看阿難，雙目無神，魂魄不齊，他怎會有精神病，阿林說，每個病友都有權得到醫療照

顧，阿成你記著下個星期一去覆診。

這裡我叫做阿難，沒有人叫我上海仔。

有個家聲，扮晒大哥，說自己在那個那個監房出來，四大的老總，又說十五樓怎樣用狗仔隊跟他，他老婆怎樣罵狗仔隊，講講吓十五樓又變了是廉署跟蹤，他做裝修判頭，收人黑錢，講講吓又說自己一船貨，一百公斤在菲律賓海面被扣，五個兄弟，全部判死刑，每個人使了一百萬港幣，才轉成十年八年刑期，講講吓他又去到南京，話阿媽是解放軍阿頭，在廣州他被公安拉，阿媽從南京坐架軍車來保他，一陣又講慈雲山十三太保，四大潮幫，又唸幾句詩，「天上雷公，地下老東，未有洪門，先有老東」，老東招牌詩，又講牛婆高院潛逃，香港先生何子炎，金山櫛藏屍，他自己講自己聽，上天下地，好比齊天大聖。他真的這麼有把炮，就不會和我們住宿舍，食公援。

我望一望他，又不覺有印象見過他。通常我見過的人，我會記得。

原來宿舍比監房更加吵。在監房吵會有人打，有人管，職員不管社團老總都會管。宿舍沒大佬，成班病人，職員人又瘦弱，又是斯文人，不會

打人，結果宿舍沒王管，隔三五日便叫警察，叫白車，紅車也來過，有個書院仔要跳樓，他食冰食到以為自己可以飛，在停車場站在欄杆上說，我來了，蝙蝠俠要打救黑夜之城，紅車來了，張開救生網，消防員上來停車場，都不敢動，我們站在宿舍門口看熱鬧，大頭成走過去，阿林扯亦扯他不著，大頭成指著書院仔，罵他，你個仆街你給我躡落來，書院仔退後，一隻腳踏在半空，大頭成快手，一扯扯著，書院仔就橫腰跌在欄杆上，說好痛，大頭成扯起他，打了他幾巴掌，說，你阿爸阿媽養到你咁大，你食冰！你最好跳下去跳死。書院仔給打了幾巴掌，定了定，按著臉說，得了，不要打，自己扭身落地，消防員才一擁而上，用氈包裹著書院仔，大頭成說，其實他都沒索嘢，他搞事，他搯了就不會怕痛，這時阿尖原來在我身邊，說，嘩，你知道大頭成那單是甚麼案，你有沒有看報紙，我說，我都不識字，我不看報紙，阿尖細細聲說，賣了成個星期報紙，被人告他，五條人命在手，在官塘，他說是集體自殺，入誤殺。這時大頭成回來，好像禁軍教頭，拍拍雙手，說沒事，夠鐘食飯。

我怕了宿舍吵，停車場那班人又行來行去，似瘋人院，宿舍下午二時關房門，我到樓下公園坐。

我在漆咸道公園識到愛拔度，約西，約奧幾兄弟，葡國仔，不是半唐番，頭髮有點金，講廣東話。他們放學便來打波子，不受阿妹玩，說女仔好麻煩。阿妹自己打韃鞑，從韃鞑跌下來，大聲哭。

愛拔度說，我阿媽以前是護士，我帶你返屋企。他們家住山林道，五樓，連天台，上到樓梯只有一道門，兩個單位打通，間屋好大，天台養著三隻褐色的比格狗，一隻斑點狗，一隻狼狗。

愛拔度阿媽在家裡都塗口唇膏，見到我摸我個頭，說，愛拔度說你沒阿媽，多可憐。

阿妹在我身後，已經停了哭。我叫她，你出來，叫阿姨。

阿姨叫阿姨，愛拔度阿媽，不知講甚麼話，也沒理她，轉身便入了去。出來端了幾碟，又蛋糕又餅，叫我食。

葡國人和我們一樣，要仔不要女。

我說阿妹，不要吃了，我們走。阿妹望著那塊奶白色，不知甚麼餅。

愛拔度這時拿了膠布藥水，他阿媽接過來，叫阿妹，你坐下。

愛拔度阿媽幫阿妹抹乾淨傷口，阿妹坐著，吃蛋糕，吃到一臉都是。

阿爸每天給我們五毫子，叫我們買麵包吃。每天早上九時他返工，便將我們帶到漆咸道公園，玩一天，五點鐘阿爸收工，買了饊，來公園接我們，我們回家，阿爸煮，餐餐都是紅燒牛肉，炒荷蘭豆，第二日，芹菜炒牛肉，菜，第三日又食回頭，紅燒牛肉，炒豆角。食完飯阿爸叫我們沖涼，自己看報紙，星島日報，一份報紙看到關燈睡覺。

住在柯士甸道，近漆咸道，有四伙人，我們住尾房，有個五桶櫃，一張摺檯，幾張摺椅，一張碌架床，我睡上格，阿爸和阿妹睡下格。廁所在四間房中間，有個客廳，包租住頭房，單位外面有個天井。

阿爸只會叫我們，聽話，不要周圍走。我都不知聽誰的話，廣東話我都不會聽。

阿爸間舖頭在赫德道，叫做「貫一洋服」，舖頭櫥窗，有幾個公仔，穿著西裝，入來舖頭，有張長檯，後面是布料，一道門，入去便是阿爸做事的地方，有幾個上海師傅，有兩張裁床，師傅站裁床兩邊，兩台衣車，兩張睡床。阿爸叫我們坐睡床等他。那天是我們落來香港第二天。

我們坐了一天，不准四圍走，又睡不著，好辛苦，我望著阿爸把較剪，望著車衣師傅格嘞格嘞的車衣，嚓嚓聲剪線頭。

阿爸只剪不縫，另外有兩個車衣師傅。

第三天阿爸便帶我們去公園，又是那句，聽話，不要周圍走。明明帶我們去公園，怎叫我們不要周圍走。

那天阿妹吃完蛋糕便看電視，愛拔度家裡有電視。愛拔度帶我上天台，玩槍。五隻狗有兩間狗屋，在裡面汪汪嘈，見到愛拔度，要出來玩。愛拔度跟阿爸去打獵，有長槍，間天台屋掛著個鹿頭，鹿角好長，對眼好大。鹿眼是假的。愛拔度家裡又有三個工人，我們擦槍，愛拔度又教我上子彈，甚麼是保險掣，槍不能開，他阿爸知道會罵。

愛拔度比我大三歲，十二歲。他兩個弟弟，約西和我一樣大，九歲，約奧七歲。

玩完槍下去，桌面放滿食物，又雞又蟹，又有鴨飯，他們三兄弟坐著，他阿媽叫我，你坐，今晚在這裡吃飯。

吃完飯天已經很黑。阿爸去公園找不到我們。我放下刀叉，我第一次用刀叉，好麻煩，愛拔度阿媽教我，食完要將刀叉並放，工人就會收。阿妹有樣學樣，將刀叉放好，餐巾放在碟上，咖喱將白餐巾染黃。愛拔度阿

媽將餐巾抽出來，放在桌面。

我說，我們要走了。愛拔度阿媽說，叫工人送你，你住哪裡。

我說不用，拖著阿妹便走。以後在公園沒有再見過愛拔度三兄弟。

回到柯士甸道，我們沒鎖匙，上到樓便見到阿爸，站在門口，已經開了門。我說，我們已經吃了飯。

阿妹立刻拿衣服去沖涼。阿爸回到房間，摺檯打開，桌面又是紅燒牛肉，炒菜，還有一個油豆腐湯。阿爸沒有說話，自己去裝了飯，吃了起來。我去收起那兩隻碗，兩隻筷，阿爸說，不要動它，我沒有聽他，拿起碗要放入膠櫃，阿爸這時才一巴掌打過來，碗打爛了，玲玲聲，筷子跌下地。我拾起來，阿爸將筷子抽過去，兩隻筷子就折斷。這時阿妹沖完涼，入房間見到碎碗斷筷，又哭起來。阿爸將所有饅菜掃到地上，說，以後你們自己去茶餐廳食飯。

我第一次見阿爸，他在羅湖橋的另一邊，我有一張他的照片。

帶我們去香港有一個中國旅行社的職員，他坐一個位，我和阿妹坐一個，兩個縮著一起睡覺。

奶奶和爹叔送我們去火車站，叫了一架三輪車。奶奶在布袋裡塞了很多個番茄，說我們餓的時候，可以吃。

那時候沒得吃，巷子裡賣的蔥餅沒油，又加番薯粉，甜甜的，好怪味，我不喜歡吃，奶奶說，不夠糧票，小孩子不要到處吃東西。

阿爸去了香港，阿媽我沒有見過，相片也沒有，但有個阿姨，住好遠，要搭船，又行路，去到有間大屋，有兩個表妹，講鄉下話，住了一個星期，跟表妹出去耕田，那個女人叫阿姨，鄉下在寧波周山，那個阿姨是我阿媽妹妹。

阿姨說我阿爸打我阿媽。我阿媽去了台灣。

跟我講這些做甚麼，我家裡有奶奶爺爺，有爹叔，有大姑姑二姑姑小姑姑，奶奶好惜我，幫我做鞋，見我出街鬥蟋蟀又不罵我，還說我爹叔，不要罵他，小孩子，現在沒啥好玩。

我們住那間房子，在二樓，下面沒人住。行出弄堂，有個阿叔賣蟋蟀，好貴，要幾元一隻，我的蟋蟀都是別人不要給我的，我買的也很便宜，幾毛錢一隻，每次鬥都輸。

奶奶不識字，我七歲要我返學，帶我到學校，要我坐著。

我不喜歡返學，奶奶送我去學校，我便溜走，去鬥蟋蟀，去看六齡童做戲，扯衫尾入去，六齡童有很多齣孫悟空，大鬧天宮，打白骨精，蜘蛛精，飛來飛去，很好打。有時跟入去看戲，戲已經看過，我便出來，在街上和人打波子，鬥煙盒，將煙盒壓扁，用紙皮撥，看哪一個的煙盒翻到底面。奶奶給到的錢，儲幾毛錢，可以買一隻便宜蟋蟀，裝在泥盆裡面，夜晚會叫。有一次在街上玩完回來，背著書包，回到家見到老師坐在客廳，我在門口不敢進去，老師起身告辭，我躲在隔鄰王寶榮家門後。王寶榮阿妹王秋靜，見到我便說，你逃學，你爺爺知道了，打死你。我罵她，你閉嘴。

回到家奶奶只說，阿難，阿拉告儂爺爺，儂爲啥不上學。

奶奶亦沒告訴爺爺，第二天奶奶送我到學校，等我入課室才走。

爺爺做掌櫃，每天下班回來上閣樓，聽短波收音機，奶奶說，不要告訴人，爺爺聽收音機。

大姑姑出外做事，二姑姑讀中學，小姑姑都上學，爹叔做事，不知他做甚麼事，每天踏單車出去，夜晚他負責倒夜香，馬桶拿到巷子外面去。

回來奶奶洗馬桶。

我偷過奶奶一次錢，我和奶奶同床睡，爹叔同一個房間，另外有一張床。奶奶的錢就放在房間的櫃裡面，最上一個櫃桶，偷了五元，好開心，去巷子買了一隻蟋蟀，一個竹筒，又去檔口買了白兔牛奶糖吃。第二天奶奶問我，你爲甚麼有錢買蟋蟀，我說沒有，都是人家給我的，奶奶說，賣蟋蟀的已經告訴我，你用一張五元去買的。我唯有說，我捨的。奶奶拿出布頭來，用針扎，給我打鞋子，說，你還說謊。她嘆了一口氣，說，你跟你阿爸小時一樣。

爺爺只打過我一次，他返工我溜上去他二房間，爺爺自己一個睡二房間，我想聽他收音機，開了沙沙聲，講甚麼話我又聽不懂。爺爺床下有個木箱，我打開見到好多工具，有一把錐，就試著錐，閣仔地板是木條，很容易錐的，錐出了一個洞，嚇得我，扔下錐便下樓去。晚上爺爺回來，上了閣樓，問，爲啥地板那麼亮，有燈，誰錐開了我的地板，奶奶就知道是我，將我拉到身後，說，不要打他，爺爺下來說，他還弄我的收音機，爺爺揪著我，說，有人知道我聽收音機，會舉報我，我不知甚麼是舉報，但看爺爺的樣子，舉報是很壞的，爺爺喝我，你跪下，我便跪下哭了，說，

爺爺，不要舉報我，爺爺聽我這樣說，叫我站起來，去拿雞毛掃打了我幾下，奶奶便將我扯了去，說，夠了夠了，小孩子懂啥，我們現在還受不夠麼。

爺爺死了。那天晚上家裡沒有大人，只有我和妹妹。

他們都出去了，回來說爺爺不知甚麼病發，在賬房死了。過幾天又是沒有大人，大姑姑二姑姑小姑姑和爹叔，穿了一樣的衣服出去，胸前掛一塊小黑布。

爺爺死了二房間就沒有人上去，吃飯的時候少一雙筷。

阿爸從香港寄拖肥糖和煉奶回來，好開心。

我和妹妹坐火車來香港，三天二夜。我從此再沒有見過奶奶，爹叔姑姑，上海話我都忘記了。

跟阿爸坐火車到尖沙嘴站，見到很多高樓大廈。那時是秋天，我穿一件短袖衫，一件冷衫，一條橡筋頭藍褲，一對布鞋，阿妹也一樣。到了尖沙嘴，阿爸帶我們去買衣服，買了一件T恤，一條西褲，一件毛衣給我，阿妹買了一條紅色裙，一件紅色毛衣，阿爸說，舊衣服扔了它，連奶奶給我們做的兩雙布鞋都扔了，買了新的膠底皮鞋，沒有奶奶做的舊布鞋那麼

柔軟好穿，但我不敢跟阿爸說。

大頭成來公園找我，說，我想我快要跳掣了，我望他一眼。

精神病人知道自己有病，知道幾時發，幾時被人屈的，他說。

食煙。大頭成請我食煙。紅萬，很久沒有食過紅萬。

我亦沒甚麼話，兩個人就食煙。

食完一支煙，坐了一陣，樓下小食店傳來陣陣炸雞香。大頭成起來說，我走了。

當晚大頭成便發病，捏著阿尖喉嚨，阿尖小聲說，大頭成，是我呀，你想掐死我嗎，林先生不在宿舍睡，阿駒叫了白車，阿強叫小黑幫手，兩個撲上去拉著大頭成，大頭成發起病來好大力，說，你不要扯我，不要鎖我，我阿爸，你知他做甚麼，他用狗鍊鎖我行彌敦道，我有幾多歲，狗鍊呀，我不是人呀，他拉著阿強阿駒的手，說，我不是人呀，我在法庭都這樣問，我在小欖又這樣問，那個主診醫生雷聲隆呀，他都不敢答我，我是不是人呀，阿駒說，你回去見雷醫生，他很熟你，這時白車已經到了，有個粗口王叫阿小，站在一邊看，在拍手掌，哈，哈，阿駒說，阿小

你要吃藥，不要笑，兩個男護進來給大頭成罩了白衣，縛著，大頭成竟又跟著他們去了。

大頭成走了，宿舍靜了下來，有個新來的在唱革命歌，草原上的紅太陽，阿小罵他，你食藥喇，你有沒有食藥。阿尖剛從廁所出來，身上還帶著一種很刺鼻的尿臭，是他的藥味，每次他去完小便都有這種尿臭，拍拍我，問，有沒有煙仔。我說，我哪裡有。他說，大頭成不是請你食紅萬嗎。大頭成食飯之前，塞了幾包紅萬給我，說，他們會縛我，這些煙我都帶不著。我袋了一包在身，掏出來給阿尖一支，他說，怎止，一包搶了過去。

那晚我聽到有人在大叫，我是不是人哪？你是不是人哪？醒來我坐在床上，不知幾多點。睡不著，我在康樂室坐著，開了燈，阿尖起身去廁所，見到我，閃到我身邊，坐下，在我耳邊細細聲說，大頭成說，這個世界很多鬼，他見到很多鬼跟著人，等送終，每個人都有很多鬼送他終，你有沒有見到，你身後就有三隻，一，二，三，有個男人，短頭髮，很瘦，有個阿婆，有個男人，眼大大，頭有點禿，是你甚麼人？講到我周身冷冰冰，想到我阿爸，奶奶，阿牛。我說，睡覺喇，睡著那些鬼便走，我便起

身入房，不理他。第二天林先生叫我入主管房，說，你晚晚失眠，不如去見一下精神科醫生。

有藥吃就可以睡，就可以不用聽到有人問我，這是不是你，你知道你是你嗎？

醫生問我，有沒有聽到聲音。我說，有。他問我，你聽到甚麼聲音，我說，我聽到你說話。他看我一眼，再看我的病歷，問，有沒有見到甚麼，又加了句，除了我以外，有沒有見到不存在的甚麼？我答，我沒有見到不存在的甚麼。我可以見到的，對我來說，都在這裡。

醫生說我，抑鬱。我沒有說話。不知沒有說話是否就是抑鬱。

又說，開這些藥給你，一定要食，不能停，停了你會更加抑鬱。出去姑娘會給你下次覆診日期。

阿駒陪我去精神病院的門診部，五分鐘看一個病人，我不知道醫生可以看到甚麼。

阿駒和我也沒有甚麼好說。他是職員，我是舍友。

回到宿舍，林先生叫我入房，跟我說，下一次覆診，你記著日子，你

自己去，醫生說甚麼，回來告訴我。我說，好。我覺得下一次覆診，阿林不會在這裡。但我也沒說甚麼。

現在說話愈來愈少。說了又如何。阿林不在這裡做，會在別的地方做，這裡又會有新人來做。叫阿張，叫阿陳都一樣，像我們，大頭成，阿尖，阿小，小黑，我，都一樣，一個客，一份檔案。

美沙酮減到十度的時候，每兩個星期減五度，天天去，減到隔天去飲，有數得計，三個月後去醫院覆診，還有四個星期，我去職員房找阿林，告訴他，我要去見出公援的社工，他叫我坐下，揉揉手說，會有一個張先生來接我位置，一切都一樣，你找他便行。

小黑走了，回了家，他有家人的，有個阿媽，未入到院舍已經聽到她聲音，阿仔呀，阿仔你來，嗡嗡聲，怪不得小黑會出事。這間宿舍叫做中途宿舍，只能住兩年。阿尖說，你知道，大頭成剛好夠兩年，他不想上樓，一個人。他全家都死了，他說自殺，老婆，兩個女，還有兩個黑社會兄弟，他自己沒有死，他吊頸也不死，有的人命很強，有的人，打個乞嗆都會死，說完就打了個大乞嗆。我睬，他說。

* 乞嗆：
噴嚏。

* 睬：
去你的，呸。

新來的那個紅太陽，成天飲水，張先生說他，你再飲我叫白車送你入院，紅太陽就將正在飲的水倒掉，他已經飲了幾樽水，個肚脹鼓鼓。他不飲水便去沖涼，沖了一個小時還在沖，阿尖叫職員關掉水喉，拉他出來，紅太陽鬼殺咁嘈，叫，我還沒有沖完，我要沖涼，夠鐘吃藥，吃完藥紅太陽就呆了，歌又不唱，涼又不沖，說做人有甚麼意思呀，做人沒意思。

每晚要吃三種藥，吃綠豆仔可以定躁狂，但我都沒有躁狂，吃白瓜子可以睡，睡到早上五六時，宿舍七時開燈，我早起來就自己坐在客廳，開了個電視，早晨都是新聞和交通消息，天氣報告。我覺得天氣報告很好看，世界各地天氣報告，這時蘇黎世是夜晚，雪梨已經是中午，這個世界總有一半在日頭，一半在夜。日夜之間，是黃昏或黎明。時間這樣過。

我又掉了一隻牙，食食吓飯，以為有一粒大沙。我跟張先生說，牙醫排期到了，我要去見牙醫，做一副假牙，宿舍的餸我都不能吃，有骨頭不能吃，大塊肉不能吃，菜也不能吃，只能吃瓜，豆腐，肉碎，喝湯，我說我要去買營養奶粉。營養奶粉好貴，二百幾元一罐，公援我每個月只有三千六百，交租伙食二千六百，夏天冷氣費二百，零用錢一個月八百到一千。

好在沒有甚麼錢要使。沒有甚麼想頭，就沒有甚麼錢要使，這裡有吃有住，我只要錢買煙仔。

美沙酮減到五度，我覺得在滷味站外面那班人，臉黃黃，又瘦又小。

我也不識這班人。喝完我便走，不想在診所外面和這班人吹水。

路人都不敢走近這班人，怕他們會偷東西，或不知會做甚麼。

搵甩不難，次次坐監都搵甩，出來以後，不食就好難，要斷。

有個人問我，有沒十元，我說十元你都要。我有我也不會給你。那個人罵我，你個仆街，你不一樣食白粉，你扮乜春嘢。我看著那個人，食白粉幾十年，個個樣子一樣，灣仔那班兄弟，未死的話全都是這個樣。

大佬死了，我記得的王天瑞，老總講起的王天瑞，都是那個頭髮長長，著件花恤衫，戴條粗金鍊，永不會老的王天瑞。

有一次，大佬叫我和他捉棋，在酒吧。那時酒吧已經打烊，阿牛阿生阿物，已經行了帆布床出來，大佬說，你們要睡就睡。大佬關了燈，只剩下吧檯後面一截霓虹光管，寫著生力啤那個英文字San Miguel。大佬見我

◎ 搵甩：
即戒毒。

望著那截紅燈，便說，這不是英文，是西班牙文，是聖米高的意思，你知道聖米高嗎？我說不。

我好眼瞓，我也不想知道誰是聖米高。

大佬叫我，你開棋。

燈光好暗，我都看不清楚棋盤，估估吓。

其實大佬不是想捉棋，我行一步他想好久。

我知道他不是在想怎行棋，我棋法不是那麼高，會行，會將軍抽車，重炮將，就是那麼多。

大佬食了我的馬，說，如果你一生人是一盤棋，你可以想幾多步，你可不可以看通自己全盤棋，你幾時先知道是贏是輸？這盤棋有沒人贏過？

我知道大佬也不是想問我。他問他自己。我不是他自己，我沒有答。

我說，大佬，該你了。

不知大佬心情不好，沒心捉棋，還是那截燈太暗，看不清楚，大佬那盤輸了，輸得很快，他雙車雙馬都齊，給我重炮將。

我擺第二盤棋，大佬推開棋盤說，差不多了。你睡吧，大佬說。

我說大佬沒事吧，他站起來，腳步有點不定。

*眼瞓：
想睡覺。

他說，還會有甚麼事，已經行到這一步。又說，你知嗎，現在四月，英國很多花的，三四月就開始開，那些玫瑰，好大朵的，一年開足半年。在英國那幾年，我最開心。

他沒有理我，自己去開門，出了去，我跟著出去，要鎖門，推開門看看，已經不見了大佬。

不知那一晚大佬是不是吃了甚麼藥，或喝了酒，但我聞不到有酒味。可能他很清醒，比他任何時候都清醒。

那味嘢令你忘記時間，忘記自己，忘記這個世界。

這種快樂，可以有幾個小時。醒了，就很想快點再忘記，就要再食第二次。

成世迷迷糊糊，最好永遠不會醒過來。

阿生帶過我去探修士，他說，修士是我在澳門寄宿學校，宿舍的舍監，米基爾修士，宿舍有十六張床，修士睡在最裡面，我新來，睡最外面那張。在歌連臣角，我寫信給修士，他過來香港探我。我阿叔都沒來過，

不理我。

阿生入過一次歌連臣角教導所，六個月。

修道院在香港仔，工廠大廈後面，要行上去山，在外面根本不知道山上有個修道院。

澳門他不回去，他說不想見阿叔，盲阿哥當大家死了。阿生說，不要叫阿牛去，我說，爲甚麼，他說，阿牛看我不順眼，他長得高大，我長得小，又沒他長得好看。

入到修道院，我問阿生，這樣你不做修士，阿生說，修士叫過我入修道院，我怕早起身，又要唸拉丁文。

有個看門的阿伯，叫我們在一間房間等，那間房間空蕩蕩，有一支蠟燭，一個燭台，一張桌，一塊白布，牆上有一個金色的木頭十字架，釘著一個耶穌，手心和腳背，流著血。

入到修院，我都不敢講話，門口那個阿伯，講說話都好細聲。

修士一見到阿生，便抱著他。見到我，便和我握手，拍拍我的手背，也沒有問我名字。

修士講廣東話，臉上長滿褐色鬚根，手背好多淡金色長毛，成隻狐

狸。

修士說正在種田，要不要下田去看看。

那塊田在山邊，種滿果樹，我見到樹上結著紅斑斑的荔枝，又有龍眼樹，龍眼還是青的，很小，又有番石榴樹；田裡就種了番茄，花生，洋蔥，枸菜，又有一個葡萄架，沒有葡萄，葡萄架裡面有一張桌，一張長椅，修士說，你見到有甚麼蔬果，喜歡便摘來食。

修士跟阿生，在田的另一邊講話。我摘了荔枝又吃番石榴，葡萄架下很蔭涼。

我躺在長椅上睡著了。

阿生叫我，回去了，太陽已經開始落山。我坐起來，天有點暗。

修士說，再摘點帶回去，我說，不了。

修士就送我和阿生到修院門口，他抱著阿生，拍拍他的背，和我就跟進來時一樣，握著我的手，拍我的手背，說，厄瑪奴耳，願天主與你同在。

我們下山，我問阿生，天主與你同在是甚麼意思。阿生說，即是說，你每行一步路都要很小心，都有天主看著的。我說，天主？天主住哪裡，

吃甚麼？阿生指著我們地上的影子，影子好暗，但可以見到，阿生的影子，我的影子，在我們前面，阿生說，天主就住在這裡。

他沒說天主吃甚麼。阿生只望著我們的影子，天黑了，我們到了馬路，等巴士去筲箕灣，轉車回灣仔，燈光之下，影子很小。

阿生說，修士要去汶萊。我說，汶萊？

阿生在那程回灣仔的巴士上，沒有再講一句話。

那晚回到宿舍我晚飯都沒吃。

第二天我去主管房找阿張，問他我幾時可以上樓，可不可以幫我申請恩恤上樓，我想快點走。他問，職員有甚麼做得不好，我說，沒有呀，很好。阿張打開我的檔案，說，你在這裡差不多都有一年，通常兩年之內會有消息，你等等。

我都知道答案。在這裡住，連美沙酮都戒不掉，但跟阿張說都沒用。

美沙酮五度，我飲了六個月。

這天晚上我食了兩粒白瓜子，但沒用，頭開始痛，骨頭好像有白骨精，要飛天，但我又不能飛。

我坐在床上，隔鄰床來了有個阿啓，罵我死道友，我站在他床前，看著他。他張開眼，見到我站著看他，說，走呀你，好得人驚呀，你對眼。我還是不走，阿啓用被蒙著頭。其實我好辛苦，如果他一伸手碰我，我會跌低，明天一早第一件事便是打電話給阿軍，或走去灣仔找兄弟開檔。阿啓卻沒打我，伸出頭來，見我還是在看著他，說，走呀，你啲道友比我們精神病更折墮呀，你是自甘墮落，我們沒得揀。

我走到大廳去，在沙發坐著，等天亮，到時開電視，可以看到天氣報告，世界還有很多地方，有晴有暗。

阿爸爸也沒有望我一眼，我給他的錢，放在摺桌上，他說，你拿回去，我不要。

我知道他知道了，但不知道他知道甚麼，知道我食白粉，我學壞。或者他不知道，阿爸時常很乾淨，穿一件恤衫，一條西褲，冬天打領帶，穿件灰色或黑色西裝外衣去返工，在家裡就穿一件白汗衫，一條唐裝褲，都洗得很乾淨，衣服他天天洗，連我們的衣服都洗得乾乾淨淨。阿爸一定覺得我離家以後，穿的衣服都很髒，身上又有一種氣味，大檔點香，每個人

都食煙，人又流汗，在大檔賭完錢出來，都有一種大檔味，在廚房做嘢，會有一陣無水醋酸的酸味，在酒吧有酸酒味，我又只得一對皮鞋，穿久了不洗，會有皮臭加汗臭；阿爸拿起葵扇來撥，也不理我，看著那份「星島日報」，我坐著點了一支煙，阿爸沒說甚麼，葵扇撥得更大力，我再點第二支煙，煙燒完了我便走，阿爸說，桌上那些東西，你要拿走。我便將那一疊錢，塞進西裝褲袋裡，阿爸說，你不用回來看我。阿妹開了張摺凳在做功課，不敢出聲。

隔幾個月我都會回去，每次我都會放低錢，阿爸都說不要，我就塞給阿妹，叫她買點東西給阿爸吃，剩下的自己喜歡怎樣用便怎樣用。

最後一次見阿爸，那時阿妹已經去了美國。阿爸不在，包租認得我，開門讓我入去，我坐在客廳等，包租有電視，下午做卡通片。我那次好開心，有三百美元，放在報紙婆給我那個雞皮紙袋裡，我要給阿爸。等到快天黑，五點幾，阿爸放工回來，見到我，說，你入去，你阿妹寄了錄音帶來。原來阿爸買了卡式機，爲了聽阿妹寄來的錄音帶，阿爸平日連收音機都不聽，房間又沒有電視，他一份報紙可以看幾個鐘頭。

入到房間，阿爸叫我，坐。我自己去倒了一杯茶，又倒了一杯給阿爸。那個雞皮紙袋，我放在摺凳上，坐著。

錄音機放在摺檯上，阿爸按著了，聽到阿妹的聲音，阿爸，阿哥，你們可好，我現在在這裡，很好，房子很大，又有車。你們有甚麼需要，寫信告訴我，我的地址已經寫好了。阿爸這時在五桶櫃頂找到一張紙，摺好的，打開給我看，我給你抄下了，這是你阿妹的地址。

其實只得幾句話，聽完了，阿爸沒有按停錄音機，卡式帶嚓嚓聲。茶已經冷了，我喝著，聽著那些卡嚓聲。茶喝光了，錄音帶也走到盡頭，停了。阿爸說，我要去沖涼，洗衣服。我只好站起來，說，我走了。阿爸將有阿妹地址那張紙條給我，我站起來，他見到凳上那雞皮紙袋，拿起來，塞到我手裡，說，不用了，你拿回去。你阿妹地址你都有了，不用再回來了。

再下一次回去看阿爸，包租說，你阿爸搬走了。我走到去赫德道，「貫一洋服」還在，我在門口站了站，那幾個公仔看著我，其實只得半個身。街好亮，是正午，我見到我自己的倒影，因為陽光很猛，眯著眼，和阿爸一樣，穿一件白恤衫，領一定有點灰，一條西褲，我有錢，買了一雙

格士黑皮鞋，舊那雙實在太臭，頭髮也像我阿爸，剪得短短的，軍人裝，我一定要去船街那間髮店去剪，他們會剪軍人裝。我沒有進去找阿爸，找到也沒有甚麼話說。

在和昌大押前面有個寫信佬，我叫他寫信。寫信好貴，收二元。我說，阿妹，阿爸已經搬走了，但我想他平安沒事。我也很好，沒有甚麼需要，在外面就做生意，在裡面日子也很快過。你好嗎，請寫信給我，然後叫寫信佬，這一句不要了，阿爸給我那張有阿妹地址那張紙，不知有沒有拿回，我沒有再見過這張紙，我也沒有地址給阿妹，出出入入，我也不知在哪個監房，出來又不知住哪裡。以後我就沒見過我妹妹，也沒有見過我阿爸，好像我是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，以後也是一個人。

在大廳坐了兩晚，等天光，開電視看天氣報告。

日間沒甚麼事的，和平日一樣，只是入夜就難捱，到第三天晚上，照舊吃一粒白瓜子，可以睡，到早上五六時。

連美沙酮都戒了，這次跟以前不同，從前我被逼，這次是我自己想戒。

戒不掉也無所謂，沒有人逼我，我可以去診所見醫生，叫他給我三十度。

美沙酮沒有感覺，不過可以頂白粉癮。香港就是這樣，用一種合法毒品去頂另一種非法毒品的癮，免你班人癮起來，甚麼事都可以做得出。

在診所外見過一次家明，是我從前的客，問我拿貨。

他見到我，呆一呆，我入監房又出來，都有七八年沒見。

家明做正行，他阿爸在灣仔開了一間藥房，乜都賣，假藥又賣，咳水又賣，家明是太子爺，有時落舖頭幫手。

他沒有叫我，沒有說話。我也望著他，像不認識他。

不知他爲何會來到這間滷味站，不知他灣仔藥行還有沒做。

家明累過我一次，打電話拿貨，叫我下樓，我下樓見到他，兩個差人來擒我。我說家明你好累我，他說，差人夾我，我也不想。

可能家明覺得他累了，見到我都不打招呼。

其實我都沒所謂，不是這樣就是那樣，做得犯法事，就會被人拉。

其實我想跟他說，不用再來那些地方，還有一鋪癮，給這鋪癮縛著。

當初有這鋪白粉癮，是因爲感覺。但貨愈來愈不似樣，又貴，每次

百五，有時貨緊又要周圍撲，慘過老婆仔女被人標參，有人連藍仔都殺，我見過阿傷，那天我去瑪麗醫院覆診，看糖尿病，在四十號巴士見到他，在羅便臣道上車，他吊癱吊到成頭大汗，我說你去半山做甚麼，他說去看醫生。在羅便臣道有個無良醫生，不知讀乜書，專開藍仔，阿傷打藍仔溝必理痛，打到肚皮爛，大腿開花，揩藍仔，得個暈字，哪值得。

阿傷不知是否怕我話他，擒擒青，講完一句就上了上層，我在灣仔下車，都沒見到他落來樓下。

大佬是不是想畀火燒死？他是死了才可以得到自由？他行一條甚麼路？

大佬最後那晚去黑白酒店，藍月那單案，阿物判幾個月，最快坐完出來，在海洋酒吧睇場。阿物說大佬在黑白酒店租了一間房，107號，給藍月那個杜冰，火燒前一晚有個牛婆來酒吧搵大佬，叫大佬不要再去黑白酒店，大佬說，我可以不去，但杜冰會來。你知道那個牛婆？阿物問我，我說你講喇。

阿物細細聲在我耳邊說，開架富豪AC657，當年在中環高等法院上

* 標參：

綁架。

* 擒擒青：

很急，等不及。

庭，都給他走甩那個牛婆。他走甩後沒著草，回到大坑等差人來拉。當年域多利阿一同牛婆講，你是大坑之虎，吓，不一樣被人拉，入來要搜身通櫃，牛婆說，我要走還是可以走。牛婆在高等法院走，是要刺域多利阿一眼眉。杜冰是牛婆條女嗎？我問，阿物說，這又不算是。牛婆是杜冰的客，他當足杜冰是自己條女。

牛婆胸前有紋身，一隻牛，有個綠手女人在牛背盤坐。牛有三角三眼，女人手握蓮花，右眼有一滴眼淚，叫做綠度母，阿物說，看過他紋身的人，說女人是阿婆，不是後生女，所以叫牛婆。牛婆看大坑的白粉檔和雞寶。

成個灣仔都說黑白酒店那單火警是牛婆做的，二死八傷，大佬死時，門孔被釘塞著，不能開。阿物說，但我覺得是大黑那邊做的，大黑被灰哥搞他的場，你說，人會為錢殺人，還是為女人？我說我怎知，阿物說，錢難搵，女人多，當然為錢。

可能那個牛婆收到風，叫大佬不要去黑白酒店，阿物說，這件事，沒有人知道真相，消防局做完調查，相信是縱火謀殺，交給警方，差人在大佬的喪禮，等大黑行完禮，殯儀館門口拉他，差人好賤，要做嘢給人睇，啲

成個灣仔社團兄弟面前拉他。大黑被控謀殺，大黑在差館，一句話都未講過，庭上只講了一句，我明白。在域多利拋了差不多一年，差人那邊不夠料，上葛仔說將控罪撤回，即不告，放了他。牛婆都比差人請過返差館，落了一份證人口供，牛婆又不在現場，案發時他在澳門賭錢，有出入境紀錄，差人無證據告他。

大佬明知危險，爲甚麼那晚還要去？

如果他不去，即是說他怕危險。大佬覺得，擺出來，他不怕危險，比自己條命更重要。

但杜冰，我問阿物，杜冰不知道不知道這件事。阿物說，我不知，我想她不知，她知道不會上去那間房等大佬，女人不會和你冒險的。

如果杜冰不知道，大佬又沒有叫她走，即是說，大佬想杜冰和他一齊，如果不是一齊死，都一齊冒險。

如果杜冰知道，她會不會上去那間100號房？如果她不去，大佬自己在等她，燒死了，這樣她會怎樣想？

我愈想愈恐怖。

大佬爲何要行一條路，那麼絕？

阿牛說過大佬在英國犯過事，給人驅逐出境，不知他犯甚麼事。回到香港他去考警察，他明知自己阿爸是黑社會，香港公務員是有品格檢查的，他去考警察，不是給自己一條絕路，阿牛說。他一定考不到的。

他考到了，見習督察，過不了品格檢查那一關。可能大佬想阿爸知道，你看你累我一生。

大佬要行一條絕路，是不是行了這條路，他才是自由的人？他可以做他想做的，即使他做的，令他死無翻身之地。

再行一次，我會不會行這條路？

但不可以再行一次。

我們幾時才知道，是對是錯？大佬問，幾時才知道是贏是輸？

我沒有告訴大佬，杜冰來找過她。我沒有告訴大佬，她望著街景，食了半支煙。沒有告訴大佬，杜冰說小姐不能返工。

如果我告訴大佬，大佬會不會這樣，撇了杜冰？大佬撇了她，就不會上黑白酒店107房間，就不會發生黑白酒店火警，這樣救了大佬條命。

是不是因為我講少兩句，沒了兩條人命？

還是，天命不可違，大佬和杜冰，一定要死，還要是橫死，早死。

我在他人的命運裡，有一個角色嗎？像范麗麗？愛麗思？阿嬌？

如果我們的命，不是我們自己的，還會是其他人的，這樣我們每做一件事，都不只是我們自己的事。

這樣太可怕了。

阿傷說，路不是我們揀的。阿傷那條路，當然不是他揀的，他爲了幾粒藍仔，香港仔油麻地他都去，好像天氣報告員，說今天全港九的藍仔搶到一百元一粒。

阿生要揀一條他要行的路。他要去找修士，可能當時他想著，他要行的路。

我和阿牛阿生，在李節街廚房做嘢。阿生給無水醋酸灼傷了手，手背一陣煙，一陣焦味。青雲傑拿了一樽豉油，倒在傷口上，又找到廁紙，抹乾淨豉油，再用一疊廁紙包裹。沒有人說要送阿生去醫院。阿生說，得了，自己又坐在凳仔上，繼續開工。

阿生第二天開始發燒，傷口起水泡，阿生說，想去醫院看急症。阿牛說，你去看醫生，你不要說給醋酸燒傷，醫院急症室有差人的。阿生說，這我不去了。後來青雲傑帶阿生去九龍城寨看黑市醫生，阿生的手爛了流膿，他又高燒不退。

阿生發了兩個星期燒，打針食藥，大佬給的醫生錢，阿牛回到天台屋，見到阿生滿身通紅的在睡，叫他，來了一批貨，做死我們，你還不下來開工。

阿生發著燒都去廚房開工。幾天後他的燒便退了。
傷口好了以後，阿生的手背有一大塊紫紅色傷痕，不會褪。

阿生入了赤柱二倉，使用虛假文件，電視新聞都播了好多次。他被人拉時，差人不知是否特意羞辱他，用鎖鏈鎖他身，當足他是〇〇〇犯，其實都未判，釘不釘都未知，不過是疑犯。

我們行B河街，新人行A河街，我們不會見到他們的。

在赤柱，商業犯還商業犯，白領還白領，社團還社團，各有各。

我一點都不覺得奇。

他以為他可以走另一條路。他以為我們是地底泥，坑渠老鼠，他不想跟我們一樣。

阿生傷口好了以後，他就不大跟阿牛和我，賭檔又不跟我們去，那時我們還不大癮，幾天才開一次檔，打針追龍，阿生說好污糟，不要。我們回到天台屋開檔，他就自己落街蕩，不知他去哪裡。

有一晚沒有回來，第二朝才打電話來，原來他在街上和人打交，入了灣仔差館，叫我們保。我和阿牛去保他的，問大佬拿了一百元。保了他出來，他唔該都沒句，跟著我們，行後兩步，跟著問我，有沒錢，他想去檔口買炸雞髀食。我說我和你去吧，我都想食，他說不用，給我十元，我給了他，他就自己去了買嘢食。

阿牛望著他，說，是我不會保他。

阿生那次在街上打交，那個人他根本不識，在街上踩到，無端端打人，他判了入教導所，我犯過事，有底，阿牛不想去，沒人去看他，只得一個修士。

阿生覺得全世界都欠他，阿牛逼他開工，他燒死的阿爸阿媽，沒養大他，他阿哥盲了，看不見，他阿叔扔他入寄宿學校，可能我都有份，不

* 唔該都沒句：
連謝謝都沒說。

知哪樣，乞他憎。他行了第二條路，他的大學文憑是假的，英國的律師專業證書是假的，議員到後來都是假，沒得做，他人還是那個人，只有他的本性是真的。

阿生行那條路，有沒得揀？

他揀了，竟然行回頭。

自己揀的路，不是絕路，又會行回頭。隨處飄流，好像灣仔那班兄弟，為幾粒丸仔，全港九周圍撲，為幾粒白粉，六親不認，一生人有大半世坐監，又不見得很自由。

去見了牙醫，給我配了一副假牙，兩個月後去拿。上次去醫院覆診又叫我驗血，驗到有丙肝，肝酵素又高，去油麻地診所跟進，又加了兩種藥，一天要食五種藥，有的兩次，有的三次，有的一次，一天要食十幾粒藥。油麻地診所醫生問，現在還有沒有吸毒，我說，無，問，沒吸毒多久，我說，幾年。問我，幾多年，我說，太陽谷過界到赤柱，一共十二個月，出來住宿舍，一年零二個月，中間又吸了一次，如果不計這一次，一

共二十六個月。得了得了，那個醫生說，其實又是他要問我。我問醫生，肝藥是不是要食成世，醫生問，要用藥物控制，因為丙肝無法治癒，你一旦感染了，一生都會有。我說，原來是這樣，搵甩一樣，又有另一樣。

阿啓有時下來公園找我，問我拿煙食。我說沒有，他又不走。我給他一支紅萬。

他說煙頭煙尾，唔係friend唔畀。我說你不要問我拿第二支。

阿啓說青山醫院樓下有個煙竇，啲病人在那裡食煙。

住了一世精神病院，阿啓說，最開心有支煙食。有一次去騎馬，阿啓隨身袋住一個銀包，銀包裡面不見有錢，只有幾張相，身分證，銀行提款卡都沒張。銀包已經很舊，黑色皮，我阿媽送給我的，阿啓說，那個銀包包邊披開，皮爛了變灰色。

阿啓給我看幾張照片，黑白那張，他看來只有十一二歲，阿啓說，你看我幾靚仔。我說，是你嗎？那個小男孩，粗眉大眼，有點像阿牛。

這是我阿爸阿媽，你看，虎豹別墅，現在拆了。我說，你出世了嗎？他說，他們還在拍拖。如果他們沒有結婚，就沒有我。阿爸說，阿媽佢我

* 唔係friend唔畀：
不是朋友不給。

時，成日喊，不知她喊乜。我本來有個妹的，在胎中死了，我阿媽執番條命，以後和阿爸分床睡，兩張床中間拉道簾，不敢生。

我四歲腦膜炎，燒壞了腦，阿啓說。

阿啓給我看去騎馬的照片，說，那次幾開心，這個是護士，東區醫院的，一次醫院帶病人出去騎馬。護士穿著飛機恤，牛仔褲，一對波鞋，戴個眼鏡，是個後生仔。阿啓那時還好後生，高高大大，一樣濃眉大眼，都可以做華英雄步驚雲，或紋在灰哥手臂上的武松。

我說那隻馬這麼小的，他說，是隻侏儒馬。馬好漂亮的。

我問你有沒有騎，他說，沒有。有個馬伕，帶我牽著馬，走了一圈，又到第二個病人，走一圈。

這張，阿啓給我看，這是會的總幹事，是我表哥，你看。那張照片，飲宴上拍的，一堆人，其中一個是阿啓，臉有一點歪，鬚又沒剃，有點灰白，穿一件西裝樓，鈕扣錯了，有點歪。

阿啓將照片收回，很小心的放回銀包去，怕整爛，說，下個星期過中秋，你要不要跟我回家食飯。我說，不了。

我給他第二支煙仔。

我和魷魚仔去過台灣一次，魷魚仔說雙十國慶，有招待，有吃有住，去看閱兵，我說，招待甚麼界，黑社會界？魷魚仔說，你理那麼多，愛國僑胞囉，你到底去不去。我說，好呀。

原來我們是「愛國青年商人」，有個帶團在啓德機場等，我和魷魚仔，自然話都不敢多講一句。去到酒店入住，有架旅遊車在外面等，車到成團人去吃飯，飲那些好難飲的白酒，吃飯又有人演講，悶得很，魷魚仔說，不如走，橫掂現在又入住了酒店，機票又拿到手。

兩個人飯都沒吃便走。不知自己在哪裡，只叫了架的士去西門町，周圍行。

西門町好多火車經過，我站在轉來轉去的行人天橋上看火車。魷魚仔說有甚麼好看，拉我走。

第二天我和魷魚仔去了野柳，去台北車站坐巴士，個多小時，去到海邊，好大風，石頭好大，侵蝕到有很多洞。夜晚我們去萬華，那裡好多小姐，小姐都好老，我不喜歡，魷魚仔說，見到小姐沒胃口，不如去吃東西。

*橫掂：
反正。

台灣的夜市，很多東西吃，我又食冰，那晚回到酒店便肚屙，屙了五六次，魷魚仔說，成間房畀你搞到好臭，你明天甚麼都不要吃。

第二天我都手軟腳軟，魷魚仔說，不如去北投沖涼，三溫暖，抆骨。我說，一早起身就要沖涼，魷魚仔說，你可以順便睡覺。

那晚屙到我都沒睡過，去浸溫泉，浸完去按摩，叫到個小姐，在摸吓，我睡著了，亦不知她有沒抆，晚上我們去中山北路，吃清粥小菜，我都吃不下。

第二天早上便走，沒看過閱兵，見到成街都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，我覺得好煩。飛機離開松山機場，望到那個圓山大飯店，蔣夫人宋美齡的私人招待所。

爺爺說，你阿爸是特務，跟戴笠。特務專殺日本仔的。

阿爸從來沒有講過。有一年過年，阿爸給我和阿妹都做了新衣服，給我做一套西裝，深藍條子的，料子我在舖頭見過，恤衫的料子和阿妹的裙一樣，咖啡色底，黃花白花，阿爸說，這料子美國寄來的，有一個客。我見過阿爸開了摺檯在寫信，我已經睡了，燈光好刺眼，我用被蓋著頭睡。

第二朝我見到他寫好了信，地址是英文的，桌面還有一本英文字典。爺爺說過，你阿爸去過警察學校讀書，學校裡面要學英文的。

我見過爺爺床下有幾本舊英文書，很多字的，沒公仔。

我都不知道戴笠是誰。爺爺說，戴笠在上海很有名的，人人聽到他的名都會驚。我問爺爺，日本仔不是走了，日本仔走了，特務做甚麼，爺爺嘆一口氣，說，特務甚麼都做。

我和隔鄰王寶榮，王寶新兩兄弟打交，他們兩個打我一個，我大聲罵他們，你們小心，我阿爸是做特務的，他從香港回來，會對付你們的。奶奶過來，拉我回家，一邊拉我一邊罵，你說啥呀你，你不要再說你阿爸。

王寶榮後來見到我，就罵我，你阿爸殺人搶劫的，特務就是殺人搶劫的。奶奶不准我再跟王寶榮，王寶新兩兄弟玩，奶奶見到王寶榮阿爸阿媽，也不睬。

我和阿妹落了來香港，不知道爹叔有沒有跟阿爸通信。爺爺死了，奶奶不識字，大姑姑又嫁了，少一個人食飯，奶奶說，嫁了好。

大姑姑嫁那天，我亦不知，放學回來，家裡好多人，有一半人我不識，奶奶叫我，大姑丈，奶奶，爺爺，我說，不是已經有奶奶爺爺了

嗎。奶奶說，小孩子，叫你做啥就做啥，不要問。接著又說，這你叫姑奶奶吧，姑爺爺吧，我便叫姑奶奶，奶奶，爺爺，姑爺爺。

大姑姑穿了一件紅色旗袍，沒說甚麼話，平日一樣，和那個大姑丈坐在一起。

吃完飯，那些人拿了一個皮箱，大姑姑換了藍衫藍褲，跟那些人走了。

阿爸沒有和我們講過上海。我去舖頭找阿爸拿錢，我聽過阿爸跟師傅講，上面反右，又大饑荒，幸虧走得快。

文化大革命時，即香港暴動，我已經在裡面，只在裡面見過左仔，沒見過外面的炸彈。

阿爸過得反右，捱得饑荒，都不會過得文化大革命。

如果沒有國共戰爭，阿爸就不用走來香港，阿媽也不會走去台灣。如果我跟阿爸阿媽在上海住，解放之後，上海都沒黃賭毒，幫會都掃清，我都不會學壞。我會是個怎樣的人？

我會去當兵。當兵可以離開上海，周圍去，見不同人，一個不同的世

界。

經歷不同，我還是那個人。

阿爸阿媽生我成這個人，阿爸阿媽又有阿爸阿媽生。

我覺得爺爺，阿爸，和我，都一樣，都很少和人講甚麼，我在監房更沒有甚麼話講，大家都想講自己，各有前因後果。

沒有見過阿爸和女人來往，阿妹也說沒有。

阿爸也沒有朋友，返工放工，就和舖頭的師傅講幾句，回來他就煮飯看報，包租校了電視，他亦不出去玩，知我學壞，他亦不問，也不講。

他出了糧，會帶我們去金巴利道京菜館吃北京填鴨，燒雞，或者到加連威老道上海館吃糖醋魚，賽螃蟹，龍井蝦仁。他不喝紹興酒，只喝茶。我離家後，阿爸沒有再和我們出去食飯。

阿妹和我一起讀漆咸道言教小學，我讀一年級，她也讀一年級。她讀二年級我讀一年級，她知道我沒有上學，逃學去公園玩，她說，我要告訴阿爸，我便嚇她，你告訴阿爸我打你。阿妹便不敢告訴阿爸。

阿妹升到上中學，讀格致，我已經離開了屋企。那時她已經讀到中三，穿條藍色半截校服裙上學。有一次我回家，見到阿妹，穿得好靚，穿

條短裙，一對魚網絲襪，一對水松厚底高跟鞋，還化了妝，塗到對眼又藍又黑，嘴唇鮮紅，還戴對大耳環，我說你去邊，她說，返工，我說返甚麼工，她說，酒吧，我問，哪一間，她說，會所，在金巴利道，樓上會所，我還未夠年齡。我問，阿爸知道不知道，阿妹說，他沒問。我說，這你小心些。阿妹說，得了。

我不知應該講甚麼。可能阿爸都一樣，不知講甚麼。

阿爸不說，但我想他沒有忘記他的過去。

阿妹在上海讀書時，好成績，可以戴紅領巾。

阿啓和我去看樓，阿陳說，現在房署給你們分配二人單位，你們去看，我說，我不想跟阿啓住。

阿張又走了，換了一個阿陳，我在宿舍兩年，主管換了三次，職員全部換過。阿駒被人炒了，他有一天沒返工，阿陳好狠，即炒，說甚麼理由都不可以不返工，我們幾十人要是有人照顧，那幾個後生的，成日躲在職員辦公室打電腦遊戲，外面吵到震天，都要等阿駒回來才敢出來。阿尖說，阿駒是個好人，他有心照顧我們這班人，叫我去叫阿陳不要炒他，我說人

家辦公室，有他們的規矩。阿駒走了兩個月，才請到一個阿石，我們叫他平光鏡，他戴個眼鏡沒度數，同他講甚麼，都說好好好，托吓眼鏡，做個很嚴肅的表情，但不見他做甚麼，後來我們有乜要求，小至肚餓想拿一包即食麵，都直接找阿陳，始終是主管。阿陳不在就找阿歡。阿歡脾氣很好，又不怕我們笑她肥，笑她沒男朋友，成日笑口嚙嚙，真是福氣，帶我們出去海洋公園旅行，海洋公園會送票給慈喜團體，讓會員去玩，她坐在看台上，看海豚表演，都可以睡得著，頭撐在膝頭上，打鼻鼾。後來阿歡說要去讀書，旅行，就沒做，又來了一個實習生，李姑娘，做六個月，說要做研究。做得最久是洗碗那個薇姐，過年過節，宿舍加餸，我便幫她洗碗，讓她可以早點走，她平日收八點，回家還要煮飯給三個仔女及老公吃，女人好捱得，她早上還有另一個中心的清潔工要做。

也怪不得那些職員，對著我們這班人，不知這班人想甚麼，這班人又醫院監獄，出完又入，在宿舍做，人工又不多，工作時間又不穩定，不時還會被舍友破口大罵，粗口乜都齊，拍檯拍凳事小，躁起來開口要打職員，真是打我就沒有見過，這班人惡極都有理智，打職員對自己沒甚麼好處。阿張要走是因為結婚，老婆叫他找份老人中心的工，八小時當更，老

人行動慢，比較清閒。

我和阿啓都打過一次交。阿陳報了警，兩個都拉上差館，去到差館阿啓說沒事，要走。差人說兩個都要告，普通襲擊。

兩個都要交五百元擔保，阿陳跟到上差館，說這些錢我拿不到主意，我不方便私人借給你，公款我不肯定可以這樣用，我要和老細商量。阿啓說，這樣我叫我阿媽交一千元，保我和阿難。然後阿啓就罵我，最衰你，打乜交，現在兩個一齊衰。他叫阿媽保我，我便由他罵，不出聲。

出了差人房，阿啓阿媽在差館報案室等，見到我和阿啓，便問阿啓，做乜你同他打架，要我保埋佢。阿啓說，因為我有阿媽，他沒。他成世沒見過他阿媽。說得阿啓阿媽，不好說下去，又哦阿啓，這樣搞又要使錢請律師，阿啓說，認罪便不用請律師，我們自己求情。阿啓阿媽說，這你用甚麼理由求情，阿啓說，我說和阿難是朋友，沒打交，我沒打他，他又沒打我，他是個好人，他給煙仔我食。

阿啓不肯吃藥，半夜大吵大鬧，我說你食藥，他納凳車過來，我還拖，搶他凳，我十二歲開始打交，他哪裡夠我打。凳打在他頭上，爆缸。他見血便腳軟，用枕頭按著，樣子好驚。我放下凳，說，你坐下，不要

* 做乜你同他打架，要我保埋佢？
為什麼你跟他打架，要我保他？

動，傷口會止血，我給你去大廳藥箱，拿棉花藥水。

上庭齊齊認罪，官問我有甚麼話說，我說我沒有甚麼話說。官問你不想求情，我說，我坐了成世監，我從來沒求過情。官說，這好。官又問阿啓，有甚麼話說，阿啓說，你們不會明白，病人的生活。官說，即是說，沒有求情理由。

每人罰款一千五百元，算輕。

公屋單位在天水圍，轉幾次車，落車還要行。去到房署辦事處，有個人帶我們看單位，單位好細，比宿舍還要細，要自己煮食，沒爐沒櫃，間屋空窳窳，地是水泥地，又西斜，日落時太陽照到人眼盲。

我回去跟阿陳說，我想要單人單位，阿陳說，單人單位很少，要再等。

結果和阿啓搬到上水老人院。上水老人院是私人院舍，沒社工，老闆是個離職護士，劉姑娘。劉姑娘有一間老人院，一間中途宿舍，我去看，阿啓又要跟我去，我說我又不是大佬，我也不想做大佬，有人跟著自由。阿啓說，我又不是跟你，你去得我去不得，那間老人院又不是你一個

人包起。

中途宿舍有個蔡先生，每天來煮三餐，派藥，他住在附近，開一架電單車來院舍。

院舍都有啲很靚的名，「雙溪園」「彩虹軒」，其實不過幾間三層村屋，門前有幾列竹樹，對面馬路堆滿村民搬走以後，扔下的祖先神位。我和阿啓坐小巴，從沙田入來，拿個紅藍白膠袋，大聲叫，神主牌面前落車。小巴司機又知道在哪裡停。

地下那層有間房，有張床，有事蔡先生可以在這裡睡。有事即是有人發癲，入院，昏迷，死了，都不是甚麼好事。

我和阿啓住二樓，有四張床，有人搬走，二樓沒人住。我說，你不要睡在我隔鄰，怕你無端發癲，睡著捏著我的頸，阿啓說，我都未怕你半夜睡不著，站在我床前看我，你知不知道，你那雙眼好得人驚。阿啓和我，中間就隔一張床。

三樓有四個病人，已經住滿，我很少上去，有時在樓梯碰到，有個彼得，我叫他阿彼，成日講英文，有個阿度，是個大肥佬，見到我便說，這裡很得人驚，我要走。我沒睬他，這個地方不得人驚，你班人住到這個地

方得人驚。

早上有雀仔叫的，幾好。

我們單位有個露台，有兩張凳，可以坐。露台外面是一株大樹，枯了，百年大樹，比三層房子還高，樹上掛著膠袋，有雀仔站在枯枝上。大樹下面是幾間破屋，屋頂穿了，野草在牆頭生長，生得好高，中午太陽照在破屋上。

我們可以在露台晾衣服。我天天洗衣服，衣服曬了陽光，有一種乾燥的味道，好香。

晚上有蟲聲。我小時候養的蟋蟀，夜晚就叫。

鬥蟋蟀的時候，要撩它，蟋蟀才會鬥。鬥輸了，蟋蟀會跳走，不會拚命。

老人院及宿舍七時半吃早餐，十二時吃午飯，五點鐘吃晚飯。

不像監房或會舍，日間不能入倉或入房間。睡到幾點都沒人理，成日不起來又沒人理，幾時出去幾時回，沒人理。

有時我會和阿啓去上水飲茶，打遊戲機。

阿啓說做人真無聊。我說到今時今日，你還不慣嗎。

阿啓都有五十幾，少我五六歲。

我們叫做病人，其實行得走得，食完早餐我們落老人院，幫老人院做清潔，掃地，有時剪一下樹枝，搵野草。

阿啓去過車房做噴油，做幾做又發病，打爛啲客的車的車頭玻璃，阿媽叫他不要再出去做事，他惹麻煩，她要使好多錢。賠塊車頭玻璃要幾千元。

阿啓又收埋一個姑娘照片，和他一起拍的，那次都沒給我看。

那個是陳姑娘，阿啓說，以前我住一間中途宿舍的社工，很好人，叫我出去做義工，幫阿婆阿公整水喉，我都不識整，不過我夠大力，拆開，再嵌埋，有時又沒事，整好。

我看一看那個陳姑娘，長髮長長直直，三十多歲，沒化妝，樣子算甜，望著鏡頭微笑。我說，人家打工，你不要想無謂的事。阿啓說，是呀，她後來轉了去另一個院舍，有次回來探同事，或者收拾些甚麼，見到我，我叫她，陳姑娘，她點一點頭，好像不記得我是誰。阿啓說，她在我住那間宿舍返工時，見到我都叫我，阿啓，有沒有吃藥，手還有沒有震？

◎打爛啲客的車的車頭玻璃：
打爛那些客人的車的擋風玻璃。

問我這樣，問我那樣。我說，這張照片扔了它。阿啓立即搶回。

老人院有個滿臉雀斑的女人，三四十歲，不知甚麼病要住老人院，見到阿啓，問他，你是不是又被人遺棄？阿啓罵她，收聲。不過阿啓後來成日坐在老人院空地那裡，坐在棚架的舊沙發上，和那個女人，叫阿蓮，一人坐一邊的傾偈，晚上都不回來食飯，我說，你去了邊，阿啓回來已經七時多，他說，我和阿蓮出去睇戲。

阿度走了，甚麼都沒拿走，房租是政府付的，老人院沒報他失蹤了，錢照出，劉姑娘說他隨時會回來。

阿蔡說，阿度在外面死了，死時好瘦，他睡街，肥佬變瘦佬。

阿度或者真的覺得這個地方很恐怖，寧願在外面街上死，都不肯回來。

阿蔡說阿度的社工沒法聯絡他家人，他的物件老人院可以自行處理。阿蔡叫阿啓和我，他們上面沒人肯碰他的東西，你們跟我上去看看，不要的便扔。

我和阿啓將阿度的遺物，扔到路邊神主牌堆裡，有幾件衣服，牙刷牙膏，一大包藥，一架小收音機，一個沒錢的舊銀包，有錢都被別人偷了。

每次我要出去覆診，在神位堆前面等小巴，都見到阿度那堆遺物，衣服慢慢爛掉，收音機散開。神主牌已經蛀滿了白蟻，站在前面，會被蟻咬，好痕。

阿啓說要和阿蓮結婚，我說，吓，你想清楚。阿啓說，人家是黃花閨女，不結婚不好。

阿啓和阿蓮半夜在老人院空地，棚架下的舊沙發上搞嘢，有個阿伯投訴說好嘈。劉姑娘說，院友都有人權，人權包括戀愛權。在老人院的告示板上，貼了一張告示：本院尊重院友談戀愛的權利，但本院採取男女分住的政策，請院友遵守規則。成班老人，鄉下話又有，白話又有，癡呆話又有，在飯堂打麻將，在空地食煙仔，都在講阿蓮同阿啓，阿伯說，那個阿啓幾猴擒，我見到他攞阿蓮博落，阿蓮個胸幾大，幾十歲先來學壞，享受到吱吱聲，講到成班老男人大笑。

阿啓說不結婚不行。結了婚可以申請上樓，我們傷殘，有恩恤安置，好快的。

阿啓接阿蓮回家吃了一餐飯，老人院和宿舍的人，只請我去。阿啓住

屯門公屋，前一晚阿啓已經帶阿蓮返屋企，朝早要斟茶給家公家婆。阿蓮只得一個家姐，阿啓叫阿蓮打電話給家姐，阿蓮不肯，阿啓叫了幾次，阿蓮卒之打，家姐在快餐店做收銀，說開工，遲點再打過來。阿蓮再打去已經關了電話。阿媽只好帶阿蓮上深圳，做了一條紅色長裙，阿啓就做了一套西裝。他剪了髮，頭髮染了棕色，打了一條紅領帶，好靚仔。

阿啓要在老人院再搞一餐，請個大廚到會，擺了兩圍，就在老人院空地，鋪了兩張紅檯布，劉姑娘和我都有份坐主家席。上菜也學足婚宴，有處女豬，阿啓也有請講他那個阿伯，還給他夾一塊處女豬，說你吃，真的你沒得吃，吃塊乳豬。阿伯也沒所謂，照吃。

阿啓阿蓮，站起敬飲。老人院不准喝酒，大家飲茶，飲汽水。

吃完大家回自己房，阿啓回到自己床上，不知是否真的很累，西裝都沒脫，呼呼的睡著。我半夜醒來，睡不著，自己行出露台，點一支煙。天是深藍色的，晚上都可以看到雲。

我回到房間，在阿啓床前，看看他睡著了沒有。他不知何時已經脫了西裝，還換了T恤，睡褲，翻過身去，用被蓋著頭。

阿啓很快便上了樓。老人院賣了，轉了手，劉姑娘叫我們不要再下去

老人院，已經不是她的。宿舍又要申請牌照，要裝修，劉姑娘說，我都沒錢做消防設備，可能要關。現在不會再收新人了，你先住著，要搬通知你。

始終都是寄住，搬來搬去。

阿度死了，阿彼又跳掣，給送回去青山，他大吵大鬧，附近村民投訴，舍友又投訴，阿啓走了，宿舍只得幾個人，阿蔡還一樣來煮飯，換了架私家車，有時帶他個女一齊來幫手，說，讓她從小見不同的人，知道這個世界上，有很多人在生活。

阿蔡自己租到農田耕田，種有機菜，我說，我也會種，在監房種過菜。

過年過節加餸，我會幫阿蔡去街市買餸，宿舍我會幫手做清潔，洗碗，阿蔡說，阿難真肯幫手，我說，沒甚麼，我又沒事做，我又怕污糟。

星期日阿蔡和他老婆和女兒去上水飲茶，會叫我，不過他不會來宿舍車我，說別的舍友見到，不好意思，難做。我說，我自己坐巴士來，很快。

宿舍在金錢村，離上水墟七八分鐘車程。

和阿蔡一家人去飲茶，有女人，有細女，好像一家人。沒有人望我一眼，沒有人見到我繞路走。我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人。警察見到我也不會望我。

爲甚麼這條路要行這麼久，才行到這一步，我沒有甚麼需要防人，我沒做甚麼，我也不需要甚麼，人也不需防我。

藍天會每兩個月有個社工史提芬來探我，來坐十分鐘便走，問，有沒去覆診，有沒減藥，假牙怎樣，公援幾時到期，幾時再去見社工。他每次去探訪，都要探很多舍友，每次他都說，趕著去見下一個。一次史提芬叫我，下個月三號去沙田吃飯要不要，我們藍天會五十周年紀念，請宿友和職員食飯，我說，這樣不是要用很多錢，連我都請。史提芬說，有人捐的，不很多，但還是有人肯捐的。

我的那副假牙，很不舒服，做了我都很少戴，叫阿蔡，餐餐弄點豆腐，肉碎，雞蛋，我不戴假牙都可以食。去到酒樓，掛滿粉紅氣球，又粉紅絲帶，我以爲去了婚宴廳，見到阿陳，拉著我，說，阿難，你來了，你

去阿啓那一樓坐。

阿啓帶著阿蓮，見到我，兩個都站起來，阿啓說，乜你還未死。我說，你死先喇，我見到阿蓮原來大了肚，只好改口，你不死得，你還要養細的，問他，啤啤幾時出世，阿啓說，這些女人嘢我不知，你問阿蓮。我亦不好問阿蓮，只和阿蓮點個頭，說幾句吉祥話，恭喜恭喜，萬事順利。阿蓮居然從手袋裡面，拿了一封利是給我，說，難哥，給你一封利是，他倆當足我是大佬。阿蓮說啤啤出生了，過年去你處拜年。我說，那些地方，你離開了就不要再回來。

原來阿蓮有腎病，每星期要去醫院洗三次腎。社工幫阿蓮申請了家居洗腎服務，向醫院借了洗腎機回家，不用去醫院洗。

一個精神病，一個腎病，他們樣子還很高興的，等孩子出生。

上了菜，有個蝦丸，我可以食，再來一個瑤柱蛋白西蘭花，我沒有戴假牙去，我不想戴，阿蓮將瑤柱絲和西蘭花挑出來，給我蛋白，說，這個你可以吃，叫一個粥，調著吃。

可以喝啤酒，但我不喜歡喝，苦到死。

吃甚麼，喝甚麼，都無所謂，茶我也不要，叫姐姐給我一杯熱水。

阿陳走過來，搭著我的肩，說，未難，有件事請你幫幫忙，我說，我有能力做的，沒所謂。他說，只有你才有能力做，我們都不行，要靠你。

一個星期都要出去兩三天，阿陳叫我去黃大仙藍天會去上一個訓練班，那裡有一個活動中心，有導師教，愛滋病和丙肝是病毒，一旦感染，只能控制，不能治癒，愛滋病和丙肝是透過血液和體液傳播，所以不能共用針筒。那班人，哪有心情時間，去藥房買新針筒，針筒拔支針出來，一粒兩份，你過我，我過你，針筒用完又用，吸得毒哪理得有愛滋病或丙肝，死了愛滋病都未發喇。不過叫我去講，上堂有錢的，上完堂出去做義工，又有錢，六十元一小時，每次兩個鐘，有一百二十元，扣車錢飯錢，還有錢買一包私煙紅萬。上完訓練班，每次去香港九龍新界，不同地方的滷味站，美沙酮中心，去宣傳不要共用針筒，我又可以出去行吓，好過去上水打電子遊戲機，阿啓走後，我都沒有再去打機，一個人，費事。

我賺到錢，等阿蓮生了啤啤，可以給她回一封大利是。

訓練班有十幾人，有幾個仙姑，幾個過來人，我都不識。

出去開工就兩個人一組，社工不跟我們出去的，給我們美沙酮中心的地址，每個月有張更表，自己跟著去開工。

一齊開工的人，不是固定的，大家過來人，沒甚三兩句，過去的事，大家都不想講。

其實我都驚碰到自己識的人，不知怎樣講。

我現在又不是行正，又不是撈偏，又不是信了教，這一份也不算是一份正式工。我跟職員說，可不可以不編我回灣仔。職員亦好識做，沒有問甚麼，說，好呀，你覺得可以去灣仔，再通知我們。

職員都沒叫我們勸人不要吸毒。他們做了這麼久，也知道，癮這回事，沒有人可以勸得到，除非他自己決定。阿陳就說過，他在不同中心，做了都有十年，成功的例子，不知有沒十個。阿陳搖頭，賭，毒，酒，心癮來的，好難。

我都不知我爲何就戒了。啲粉好貴，又沒感覺，原來感覺過去了，就不會回來，一次一次，又一次一次，好多次好多次，我慢慢心就死了。

對這味嘢心死了，沒被它縛著，就自由了。

第一次去土瓜灣，那班人就坐在滷味站對面的花槽旁邊，面黃黃，瘦

瘦小小。我走近去，他們望一望我，沒理我。我沒一個認識，我說，老友，可不可以傾幾句，一個說，有乜你就講。

多去幾次，膽就大了些，見到那些人，講幾句，這個會可以幫你戒毒，幫你找工作做，我和拍檔又派單張，用卡紙玩遊戲，我自己就開始添加內容，你看我，啤灰都有五十年，那個人望一望我，我又不是你。我說，你不是我，但你也人。

一個人與另一個人，可以有幾大分別。我們不過以為自己，與其他人不同。

有一次在油麻地碰到阿華，他那架的士還停在路邊，他從滷味站出來，和我面對面。他見我拿著單張，他企定了，問我，你搵甩了？我說，都幾年了。他說，你就好喇，我說，我有乜好，拿公援，每個月僅僅有食有住，還要搬來搬去，自己一個，你還有份工。阿華說，成日要服侍鋪癮，好像長期病患。我說，你自己想想吧，他說，下次你要搬，打電話給我，我幫你車嘢。我說，我都沒甚麼要車，阿華說，沒嘢車都可以打給我。

我不會打給他，除非他打給我。

從油麻地坐巴士回上水，巴士行經吐露港公路，可以看到海。

我在巴士樓上靠窗的座位睡著了。我收五點，返工的人沒那麼早放工，巴士還很空。

從上海到香港，坐三天兩夜的火車，來到香港是下午，我和阿妹，見到好多高樓大廈，有個海，打著藍灰色的浪。上海有一條河，在我家後面，奶奶帶我過河去買菜，買完菜，坐三輪車回家，奶奶說，河的另一邊，菜賣得便宜一點。那條河有好多條橋，過橋的時候，可以望到其他橋，橋上有好多人，行來行去。奶奶說，這是蘇州河。在漆咸道公園，和阿生賭波子，我輸了，欠阿生錢，阿生叫我一齊去碼頭開車門賺錢，賺到錢可以還他。賺到錢我們去租單車，我們見到海，阿生說，我們過海去玩，過海好玩多了。那天過了海，我就沒有回家睡，不知阿爸那一晚，有沒有到處找我。我後來回家，他都沒有問我去了哪裡。我不敢問阿妹，那晚阿爸有沒有找我。我想他有。

我永遠都不會知道。如果他找到我，我人生後來的道路，會怎樣。

我醒來。巴士已經到終站。

都過去了，無所謂了。

職員再打電話來，給我下個月的更表，我可以告訴他，再下次可以編我去灣仔，沒所謂，我也想去看看，灣仔現在好靚，也不是我以前的灣仔了。



智慧田 103
黃碧雲◎著

烈佬傳

出版者：大田出版有限公司
台北市 104 中山北路二段 26 巷 2 號 2 樓

E-mail：titan3@ms22.hinet.net <http://www.titan3.com.tw>

編輯部專線：(02) 2369-6315 傳真：(02) 23691275

【如果您對本書或本出版公司有任何意見，歡迎來電】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 397 號

法律顧問：甘龍強律師

總編輯：莊培園

主編：蔡鳳儀

編輯：蔡曉玲

企劃統籌：李嘉琪

行銷統籌：蔡雅如

校對：蘇淑惠、黃碧雲、蔡鳳儀

視覺構成：好春設計·陳佩琦

承製：知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：(04) 23581803

初版：二〇一一(民國 101) 十二月三十日 定價 250 元

總經銷：知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郵政劃撥：15060393

(台北公司) 台北市 106 羅斯福路二段 95 號 4 樓之 3

電話：(02) 23672044/23672047 傳真：(02) 2363574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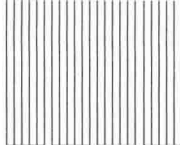
(台中公司) 台中市 407 工業 30 路 1 號

電話：(04) 23595819 傳真：(04) 23595493

國際書碼：978-986-179-268-2 CIP：857.7/101021280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



廣	告	回	郵
北區郵政管理局登			
記證北台字1764號			
免貼郵票			

To :

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編輯部收

地址：台北市 104 中山北路二段 26 巷 2 號 2 樓

電話：(02) 23696315-6 傳真：(02) 23691275

E-mail：titan3@ms22.hinet.net

From :

地址：.....

姓名：.....

※請沿虛線剪下，對摺裝訂寄回，謝謝！

讀者回函

你可能是各種年齡、各種職業、各種學校、各種收入的代表，
這些社會身分雖然不重要，但是，我們希望在下一本書中也能找到你。

名字 / _____ 性別 / 女 男 出生 / _____年 _____月 _____日
教育程度 / _____

職業：學生 教師 內勤職員 家庭主婦 SOHO族 企業主管
服務業 製造業 醫藥護理 軍警 資訊業 銷售業務
其他 _____

E-mail / _____ 電話 / _____

聯絡地址：

你如何發現這本書的？

書名：烈佬傳

書店閒逛時 _____ 書店 不小心在網路書店看到（哪一家網路書店？） _____

朋友的男朋友(女朋友)灑狗血推薦 大田電子報或編輯部部落格 大田FB粉絲專頁

部落格版主推薦 _____

其他各種可能，是編輯沒想到的 _____

你或許常常愛上新的咖啡廣告、新的偶像明星、新的衣服、新的香水……

但是，你怎麼愛上一本新書的？

我覺得還滿便宜的啦！ 我被內容感動 我對本書作者的作品有蒐集癖

我最喜歡有贈品的書 老實講「貴出版社」的整體包裝還滿合我意的 以上皆非

可能還有其他說法，請告訴我們你的說法

你一定有不同凡響的閱讀嗜好，請告訴我們：

哲學 心理學 宗教 自然生態 流行趨勢 醫療保健 財經企管 史地 傳記

文學 散文 原住民 小說 親子叢書 休閒旅遊 其他 _____

你對於紙本書以及電子書一起出版時，你會先選擇購買

紙本書 電子書 其他 _____

如果本書出版電子版，你會購買嗎？

會 不會 其他 _____

你認為電子書有哪些品項讓你想要購買？

純文學小說 輕小說 圖文書 旅遊資訊 心理勵志 語言學習 美容保養

服裝搭配 攝影 寵物 其他 _____

請說出對本書的其他意見：

大田出版有限公司編輯部 感謝您！

小說叫《烈佬傳》，對應我的《烈女圖》。小說也可以叫《黑暗的孩子》，如果有一個全知並且慈悲的，微物之神，他所見的這一群人，都是黑暗中的孩子。小說當初叫《此處那處彼處》，以空間寫時間與命運；對我來說，是哲學命題；在一定的歷史條件裡面，人的本性就是命運。時間令我們看得更清楚。

我曾經以為命運與歷史，沉重而嚴厲。我的烈佬，以一己必壞之身，不說難，也不說意志，但坦然的面對命運，我懾於其無火之烈，所以只能寫《烈佬傳》，正如《烈女圖》，寫的不是我，而是那個活著又會死去，說到有趣時不時會笑起來，口中無牙，心中無怨，微小而又與物同生，因此是一個又是人類所有；烈佬如果聽到，烈佬不讀書不寫字，他會說，你說甚麼呀，說得那麼複雜，做人哪有那麼複雜，很快就過——以輕取難，以微容大，至烈而無烈，在我們生長的土地，他的是灣仔，而我們的是香港，飄搖之島，我為之描圖寫傳的，不過是那麼一個影子。

<http://www.morningstar.com.tw>

ISBN 978-986-179-268-2



大田出版

NTS250



晨星事業群
Morning Star Group